

## 战国策卷二十三

### 魏策二

#### 犀首、田盼欲得 齐、魏之兵以伐赵

犀首、田盼欲得齐、魏之兵以伐赵，梁君与田侯不欲。

犀首曰：“请国出五万人，不过五月而赵破。”田盼曰：“夫轻用其兵者，其国易危；易用其计者，其身易穷。公今言破赵大易，恐有后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难以惧之，是赵不伐，而二士之谋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难构而兵结，田侯、梁君见其危，又安敢释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劝两君听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齐、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战败也，悉起兵从之，大败赵氏。

#### 【译文】

魏将犀首和齐将田盼想率领齐、魏两国之兵去攻打赵国，魏君和齐君不同意。

犀首说：“请求两国各出五万人，不超过五个月，赵国就会被攻下。”田盼说：“轻易用兵的人，他的国家就容易危险，随便出谋的人，他自己就容易受困。您现在说攻下赵国很容易，将来恐怕会有后患。”犀首说：“您可太不聪明了，齐、魏两君本来就不同意出兵，您现在又说有困难，来吓唬他们，这样，赵国不被攻打，我们两人的图谋

就要受阻。如果您干脆说容易，那末战事就可开始。等到双方交战，短兵相接，齐、魏两君眼看形势危急，又怎么敢置之不顾，不给我们出兵呢？”田盼说：“好。”于是就劝齐、魏两君听从犀首的。犀首、田盼终能率领齐、魏之兵。军队还没有开出国境，魏君、齐君担心他们到了赵国会战败，又调集所有军队跟在他们后面，因此就大败了赵国。

#### 犀首见梁君

犀首见梁君曰：“臣尽力竭知，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田需从中败君〔臣〕，王又听之，是臣终无成功也。需亡，臣将侍；需侍，臣请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为子之不便也，杀之、亡之〔之外〕〔外之〕毋谓天下何！内之无若群臣何也！今吾为子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为子杀之、亡之，胡如？”犀首许诺。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

#### 【译文】

犀首拜见魏君，说：“我尽心竭力，想为大王夺取更多的土地，抬高大王的声誉，但田需从中破坏我，大王又听从他的，这样我终究干不成事。如果田需要走，我就侍奉大王；田需要侍奉大王，我就走。”魏王

说：“田需，他是我的亲近大臣，如果认为对您不利，即使杀掉他，赶走他，内外诸侯和群臣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现在我就为您让他不敢干预您的事。如果他干预您的事，我就替您杀了他，赶走他，怎么样？”犀首同意了。于是他到齐国去会见田婴，和他结盟，并邀他的儿子田文去魏国帮助犀首，犀首便又在韩国出任相国。

## 苏代为田需说魏王

苏代为田需说魏王曰：“臣请问文之为魏孰与其为齐也？”王曰：“不如其为齐也。”衍之为魏孰与其为韩也？”王曰：“不如其为韩也。”而苏代曰：“衍将右韩而左魏，文将右齐而左魏。二人者将用王之国，举事于世，中道而不可，王且无所闻之矣。王之国虽（渗乐）（消烁）而从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侧，以稽二人者之所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举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为，之利于魏，与不利于魏，王盾需于于侧以稽之，臣以为身利而便于事。”王曰：“善。”果盾需于侧。

### 【译文】

苏代为田需游说魏王说：“我请问大王，孟尝君田文对魏国尽力，还是对齐国尽力？”魏王说：“他对魏国不如对齐国尽力。”公孙衍对魏国尽力，还是对韩国尽力？”魏王说：“他对魏国不如对韩国尽力。”于是苏代就说：“公孙衍必会亲近韩国，疏远魏国；田文必会亲近齐国，疏远魏国。他们两人将利用大王的国家在诸侯中图谋事变，保守中立则不可能，大王（对诸侯的情况）将会一无所知，大王的国家只会随之而削弱，能这样做吗？大王不如把田需安置在身边，好考察他们两人的所做所为。两人会暗想：田需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办事如果不利于魏国，田需一定会在魏国面前毁伤我们。’他们二人就一定不敢有外心了。他们的所做所为，有利于魏国或不利于魏国，大王安置在身边的田需已经考察到了。我认为这样既有利于自己，又便于行事。”魏王说：“好。”魏王果然把田需安置在身边。

## 史举非犀首于王

史举非（通诽）犀首于王。犀首欲穷之，谓张仪曰：“请令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衍请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王闻之而弗任也，史举不辞而去。

### 【译文】

史举在魏王面前说犀首的坏话。犀首想困住史举，便对魏相张仪说：“我愿让魏王把魏国禅让给先生您，魏王就成为尧、舜这样的贤君了，如果先生不接受，也是许由这样的人了。我愿意又请魏王给先生一个万户的都邑。”张仪很高兴，就要史举多次去拜见犀首。魏王听说史举这样，就怀疑史举，史举便不辞而去。

## 楚王攻梁南

楚王攻梁南，韩氏因围（菑）（蓄）。成恢为犀首谓韩王曰：“疾攻蓄，楚师必进矣。魏不能支，交臂而听楚，韩氏必危，故王不如释蓄。魏无韩患，必与楚战。战而不胜，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蓄乎？若战而胜，兵罢散，大王之攻蓄易矣。”

### 【译文】

楚王进攻魏国的南境，韩国乘机围攻魏国的蓄地。成恢为犀首对韩王说：“极力攻蓄，楚国的军队必然前进，魏国不能支

撑,只有恭恭敬敬地屈服,听命于楚国,韩国(因楚、魏联合)处境必然危险。所以大王不如放弃蓄地,魏国没有韩国围攻的顾虑。必然与楚国交战。如果不能战胜楚国,大梁就保不住,更何况能保住蓄地呢?如果战胜了楚国,魏兵已疲困不堪,大王进攻蓄地就容易了。”

## 魏惠王死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栈道而葬。群臣多谏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病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丧,不义也。子勿复言。”

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

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

惠子非徒行其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

### 【译文】

魏惠王死,安葬期已定。却逢天下大雪,积雪数尺,破坏了城郭,只得准备修栈道去下葬。大臣中很多人规劝太子,说:

“雪这么大,却举行丧礼,人民是会感到很困苦的,国家的开支恐怕也不足,请求改期安葬。”太子说:“做儿子的因为人民困苦,国家开支不足的缘故,就不举行先王的丧礼,这不合礼法。你们不要再说了。”

群臣都不敢说了,就把这事告诉给犀首。犀首说:“我没有什么说的,对这事大概只有惠公可以吧!请去告诉惠公。”

惠公说:“好吧。”便驾车去见太子,说:“葬期已定了么?”太子说:“是的。”惠公说:“从前王季历葬在楚山脚下,浸出的水冲坏了墓穴,棺木的前头也露出来了。文王说:‘唉!先君一定是想见一见群臣,百姓吧,所以让水流了出来。’于是他把先王的棺木拿出来,为他设朝,大臣朝拜,百姓也都来拜见,三天以后改葬。这是文王的礼仪啊。现在葬期已定,雪下得很大,有好几尺深,很难举行葬礼,太子因为要及时下葬(不顾困难),这岂不是稍嫌急躁了吗?希望太子改期,先王一定想少待一会,想亲近国家,安慰人民,所以才要老天下大雪。因此就推迟葬期重新选定安葬的,这是文王的礼仪。如果这样还不去做,或者是以效法文王为羞耶吗?”太子说:“太好了,那就改变葬期吧。”

惠施不仅实行了他的主张,还让魏太子没有葬其先王,而且又阐述了文王的礼仪。向天下宣扬、阐述文王的礼仪,难道是小事吗?

## 五国伐秦

五国伐秦,无功而还。其后齐欲伐宋,而秦禁之。齐令宋郭之秦,请合而以伐宋,秦王许之。魏王畏齐、秦之合也,欲讲于秦。

谓魏王曰:“秦王谓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大)国也。乘宋之

敝,而与王争得者,楚、魏也。请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独举宋。王之伐宋也,请刚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为逆者,杀之不为仇者也。王无与之讲以取地,既已得地矣,又以力攻之,期于啖宋而已矣。“臣闻此言而窃为王悲,秦必且用此于王矣,又必且因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讲王,因使王轻齐。齐、魏之交已丑。又且收齐以更索于王。秦尝用此于楚矣,又尝用此于韩矣,愿王之深计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为王计,太上伐秦,其次搦秦,其次坚约而详讲,与国无相离也。秦、齐合,国不可为也已。王其听臣也,必无与讲。

“秦权重(魏)魏(冉)(冉)明孰同熟,是故又通有为足下伤秦者,不敢显也。天下可令伐秦,则阴劝而弗敢图也。见天下之伤秦也,则先鬻与国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搦秦,则为劫于与国,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则先去,而以秦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入者,鬻王以为资者也,而焉能免国于患?免国于患者,必穷三节,而行其上。上不可,则行其中,中不可,则行其下,下不可,则明不与秦,而生以残秦,使秦皆无百怨百利,唯(已)(亡)之曾安。(令)(令)足下鬻之以合于秦,是免国于患者之计也。臣何足以当之?虽然,愿足下之论臣之计也。

“燕,齐,仇国也;秦,兄弟之交也。合仇国以伐婚姻,臣为之苦矣。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黄帝之所难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齐兵矣。

“臣又偏事三晋之吏一奉阳君、孟尝君、韩氓、周取、(周)韩(徐)(徐)为,徒从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丑于秦,扮(初)之,请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传焚符之约者,臣也,欲使五国约闭秦关者,

臣也,奉阳君、韩(徐)(徐)为既和矣,苏修、朱婴既皆阴在邯郸,臣又说齐王而往败之。天下共讲,因使苏修游天下之语,而以齐为上交,兵请伐魏,臣又争之以死。而果西因苏修重报。臣非不知秦劝之重也,然而所以为之者,为足下也。”

### 【译文】

齐、燕、赵、魏、韩五国进攻秦国,没有成功而还。此后齐国想进攻宋国,而秦国制止它。齐国便派宋郭去秦国,要求与秦国联合进攻宋国,秦昭王同意了。魏王害怕齐、秦联合,想和秦国媾和。

〔苏秦〕对魏王说:“秦王对宋郭说:‘割裂宋国、制服宋国的是齐国。乘宋国疲惫,而与齐王争胜利果实的是楚国和魏国。请告诉齐王,不要制止楚国去进攻魏国。那末齐王可以单独灭掉宋国。齐王进攻宋国时,请采取刚、柔并用的办法。象宋国这样的国家,欺诈它不算背理,灭掉它也算不上什么仇怨。和它媾和是为了夺得地盘,已经在得了地盘,再又加紧进攻,目的只在于灭掉宋国而已。’我听到这话,私下为您感到忧惧。秦国一定会用吞灭宋国的办法对付大王。而且一定会向大王索要土地,已经要到了土地,又会加紧进攻大王,它又一定会和大王讲和而要大王轻慢齐国,当齐、魏关系已经恶化,它又将联合齐国,更进一步向大王要求土地。秦国曾经对楚国用过这个办法,又曾经对韩国用过这个办法。希望大王要深思熟虑啊。秦国对魏国友好乃是居心叵测。所以为大王考虑:上策是进攻秦国,中策是对抗秦国,下策坚守合纵盟约假意媾和,而盟国之间要保持密切联系。秦、齐如果联合,魏国就没办法了。大王还是听我的吧,一定不要和秦国联合。

“秦国权力大,秦相魏冉又明于事而

熟于计,所以,有大王打击秦国的,也不敢公开表露。诸侯可要他们进攻秦国,但只是秘密发动而不敢公开进行。见到诸侯在打击秦国,就先出卖盟国而自我解脱。诸侯可要他们对抗秦国,但只是假装受到盟国的胁迫,出于不得已的,诸侯既不能进攻秦国,又不能对抗秦国时,就背离同盟国,把秦国当为友邦,来保重自己。这样的人是在出卖大王,作为他自己的资本,这怎么能使国家免除忧患呢?能使国家免除忧患的,必须深究上、中、下三策,去实行上策。上策不行,就实行中策;中策不行,就实行下策;下策不行,就表明与秦国决不妥协,只要活着就要消灭秦国。要使秦国无多怨恨又无多利益,只有灭掉秦国才能安宁。现在大王舍弃“残秦”、“亡秦”之策,与秦国联合,认为这是使国家免于忧患的计策。我不知此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大王考虑我的计策。

“燕国与齐国是敌国,而燕国与秦国是兄弟之邦。要使互相敌对的燕、齐两国联合去进攻燕国的盟邦秦国,我认为这是实在难以办到的。〔从前,〕黄帝和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的盟邦西戎的军队不来支援黄帝,禹王攻打三苗,三苗的盟邦东夷人也不派兵接应禹王。〔如今〕要兄弟的燕国去攻打秦国,这即使是黄帝、大禹怕也是感到为难的。可是我可以使燕、齐两国出兵。

“我和赵、魏、韩三国的官员都有交往,象奉阳君、孟尝君、韩穰、周取、韩徐为等人,我就对他们谦恭卑下,我担心他们对攻秦之事会三心二意,因而不避秦国会与自己关系恶化之嫌。当初,要求各诸侯国与秦国断交的是我,联络诸侯五国结盟与秦国断交的是我,使五国结盟不与秦国通好的也是我。奉阳君、韩徐为已经同意进攻秦国,主张连横的苏■、朱婴都已秘密地

住在邯郸,我又说服齐王去瓦解苏、朱的连横阴谋,诸侯共同结成攻秦的同盟,于是秦国就派苏■去说服诸侯,不要他们接受联合攻秦的主张,而把齐国当成牢不可破的友邦,并要求齐国出兵攻魏,我就以死去力争齐国不攻打魏国。〔因齐不攻魏,〕苏■终究因此西入秦国再去报告秦王。我并非不知道秦国权势大,但我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大王啊。”

##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 【译文】

魏国的田需、周宵彼此友好,他们打算加罪于犀首。犀首担心此事,便对魏王说:“现在所担心的是齐国。齐威王对靖郭君田婴言听计从,大王想和齐国结好,那末为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出任魏国的相国呢?他一定会使齐国友好地对待魏国。”魏王说:“好。”就邀请田文,任命他为相国。〔田文因犀首的推荐而能任魏国的相国,因而感激犀首,〕犀首便使田文去反对田需、周宵。

## 魏王令惠施之楚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齐(钧二子者),乘数钧。(将测交也,楚王闻之。)

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齐,惠施之楚,钧二子者,将测交也。”楚王闻之,因郊迎惠施。

### 【译文】

魏王派惠施去楚国,派犀首去齐国。

两位使臣用的车辆乘数相等〔也就是说，用的〕礼义、级别相同。

惠施就派人先去楚国制造舆论说：“魏王派犀首去齐国，派惠施去楚国，他们用的车辆乘数相等，礼仪、级别也相同，看看齐国和楚国哪一国尊重魏王的使臣，就可预知哪一国对魏国优厚。〔楚国对惠施尊重，惠施就可以在国内受到尊重。〕”楚王听说后，就以厚礼亲自到郊外去迎接惠施。

## 魏惠王起境内众

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客谓公子理之（传。）

〔传〕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则树德，不成则为王矣。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盼）（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公子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不）（必）不封；不听公子，太子必败。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

### 【译文】

魏惠王发动全国的军队，由太子申统率去进攻齐国。

有人对公子理的老师说：“您为何不让公子理在王太后面前去哭诉，以阻止太子申率兵进攻齐国呢？如果事情办成了，太子申就会感激公子理，如果阻止不成，那末公子理可立为王。太子申年轻，不熟悉用兵。而田盼是齐国久经战阵的老将，孙臆又善于用兵，太子这次出战必定不能获胜，战败了必定被擒。〔于是，〕公子理在魏王面前力争太子申不率兵进攻齐国。如果魏王听从公子理的，公子理必定会受封；魏王如果不听信公子理的，太子申一定会吃败仗，太子申打了败仗，公子理也就一定会立为太子；公子理立为太子后，一定会继

承王位。”

## 齐、魏战于马陵

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齐，寡人之仇也，怨之至死不忘。国虽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对曰：“不可。臣闻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计。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远于计。王固先属怨于赵，而后与齐战。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魏王曰：“善。”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

田婴许诺。张丑曰：“不可。战不胜魏，而得朝礼，与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胜也。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太子申，臣万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不听，遂内魏王而与之并朝齐侯再三。

赵氏丑之。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

### 【译文】

齐国和魏国大战于马陵，齐军大胜魏军，杀了太子申，打败魏国十万大军。魏惠王召见惠施，告诉他说：“齐国是我的仇敌，我恨他至死不忘。魏国虽小，我还是想动员全国的兵力去攻打齐国，怎么样？”惠施回答说：“不可以。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国君懂得法度，实行霸道的国君了解谋略。现在大王告诉我的，既不合法度，又违背谋略。大王一定会首先与赵国结怨，然后才与齐国作战。现在没有战胜，国家还没攻守的战备，大王又要动员全国兵力去攻打

齐国，这可不是我所说的‘懂得法度，了解谋略’啊。大王如果想报复齐国，不如就变换人君的服装，卑躬屈节去朝见齐王，楚王一定会愤恨（齐国的强暴）。大王再派人去使齐、楚两国交战，楚国就必定会攻打齐国。以未曾作战的楚国去进攻刚刚作战而疲惫的齐国，那末，齐国一定会被楚国战胜。这是大王借楚国打败齐国的办法。”魏王说：“好。”于是派人通报齐国，称魏王愿意臣服、朝拜齐王。

靖郭君田婴同意，张丑说：“不行。假设齐、魏不分胜败，就可以得到诸侯的相朝之礼，魏国与齐国友好，向楚国出兵，这样，（齐、魏）可以大胜楚国。（可是）现在，齐国已战胜魏国，打败了它的十万大军，又杀了太子申，臣服了魏国这个万乘大国，使秦、楚屈居于齐国之下。这样（齐国）暴戾的恶名就形成了，（诸侯就会有借口出兵。）况且楚王为人，喜欢用兵，又追求名声，齐国最终的大害一定是楚国。”田婴不听，于是接纳了魏王，与他一起三次朝拜齐侯。

赵肃侯视为耻辱，楚威王大怒，亲自率军进攻齐国，赵国响应，（于是）在徐州大败了齐军。

## 惠施为韩、魏交

惠施为韩、魏交，令太子鸣为质于齐。王欲见之，朱仓谓王曰：“何不称病？臣请说婴子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公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内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

### 【译文】

惠施为了韩、魏两国与齐国的邦交，让魏太子鸣去齐国做人质。魏王想见太子鸣，朱仓对魏王说：“（大王）为何不说自己有病，我愿去说服靖郭君田婴说：‘魏王年

纪大了，现在有病，您不如让太子鸣回国，以施恩于魏国。不然，公子高在楚国，楚国会送回公子高，立他为太子，这样，齐国就留了一个空有其名的人质，又做了不合情理的事。’”

## 田需贵于魏王

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个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 【译文】

田需很受魏王的宠信。惠施（对田需）说：“您一定要妥善对待君王左右的人。譬如杨树，横着栽能活，倒着栽能活，折断了栽还能活。如果让十个人栽杨树，一个人又拔掉它，那就没有活杨树了。用十人之众去栽种容易活的杨树，却抵不住一个人去拔，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种树困难而拔树容易。现在您虽然在魏王面前札下了根，可是想要除掉您的人太多，您就一定很危险了。”

## 田需死

田需死，昭鱼（同馘）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之也？”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昭鱼曰：“奈何？”代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

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

遂北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 【译文】

田需死后〔楚相国〕昭鱼对苏代说：“田需死后，我担心张仪、薛公田文、犀首公孙衍三人中必有一人出任魏国的相国。”苏代说：“那末要谁任魏国的相国而您认为有利呢？”昭鱼说：“我希望太子自己出任相国。”苏代说：“请让我为您北上去朝见魏王，一定让太子出任相国。”昭鱼说：“怎么办呢？”苏代说：“您假设是魏王，我来讲说您。”昭鱼说：“怎么游说呢？”苏代回答说：“我从楚国来〔楚相〕昭鱼很担忧。我问他：‘您担忧什么？’昭鱼说：‘田需死了，我担心张仪、薛公田文、犀首公孙衍三人中必有一人出任魏相国。’我说：‘不必担忧，魏王是贤明的国君，一定不会任命张仪为相国。张仪任魏相，必定会亲近秦国，疏远魏国；薛公任魏相，必定会亲近齐国，疏远魏国；犀首任魏相，必定会亲近韩国，疏远魏国。魏王是贤明的国君，是一定不会让他们做相国的。’我又说：‘倒不如让太子自己做相国。这三个人都认为太子不会长久做相国的，他们都会尽心竭力拿本国来讨好魏国，都垂涎魏国丞相的大印。凭魏国这么强大又依仗〔秦、齐、韩〕三个万乘大国的帮助，魏国必然平安无事。所以说，倒不如让太子自己做相国。’”

〔苏代〕于是北上去朝见魏王，用上面那番话劝说魏王，太子果然自己做了相国。

## 秦召魏相信安君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苏代为说秦王曰：“臣闻之，忠不必当，当必（不）（不必）忠。今臣愿为大王陈臣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领之罪，愿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执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将以塞赵也。臣又恐赵之益劲也。夫魏王之爱习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恶严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则王之使人入魏无益也。若用，魏必舍所爱习而用所畏恶，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夫舍万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难行也。夫令人之君处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为亲，则难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则赵之谋者必曰：‘（舍）（合）于秦，秦必令其所爱信者用赵。’是赵存而我亡也，赵安而我危也。则上有野战之气，下有坚守之心。臣故恐赵之益劲也。”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赵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国安而名尊，离王，国危而权轻。然则魏信之事（主）（王）也，上所以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赵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于我，土地之实不厚于我，魏信以（韩）、魏事秦，秦甚善之，国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讲难于秦，兵为招质，国处削危之形，非得计也。结怨于外，主患于中，身处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将伤其前事，而悔其过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则是大王垂拱之割地以为利重，尧、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愿大王察之。”

## 【译文】

秦王邀请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想去。苏代为信安君劝秦王说:“我听说‘忠者不必都智,智者不必都忠。’我希望向大王陈述我的愚见。我担心不忠于大王,自找死罪,希望大王慎重考虑。现在大王派人去魏出任相国(以取代信安君),来增进秦、魏的邦交,我担心魏国对秦、魏的邦交会更加疑惑,怀疑是不是要阻碍魏、赵两国的关系呢?我又担心赵国反而更加强了力量。魏王非常宠爱信安君,把他当作智能之士加以重用,魏王畏惧尊敬秦国是很明显的。如果大王派人到魏国去而魏王不任用,那末大王派人去魏国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魏王任用了大王所派去的人,那末魏王必然舍弃自己宠信的人,任用自己所畏惧和讨厌的人,这是魏王之所以不安的原因。放弃万乘大国的相国不做,这是信安君难以做到的。让别国的国君处于不安的境地,让别国的相国自己不能做的事,用这种办法搞关系,就难以持久。我担心魏国对秦、魏的邦交更加疑惑。况且信安君放弃万乘大国的相国不做,那末赵国的相国一定会说:与秦国联合,秦国必然要让他所宠信的人在赵国掌权。这样,赵国存在,我却失权了,赵国平安,我却危险了。”这样,赵国全国上下必抱有与秦国拼死作战、坚决御敌的决心。所以我担心的赵国反而会因此更加强大啊。

“大王想要增进秦、魏的邦交,使赵国小心谨慎地尊奉秦国吗?不如重用信安君,给他相国的尊名。魏国信安君尊奉大王,魏国就平安,信安君名声就尊贵;信安君如不尊奉大王,魏国就危险,信安君权力就削弱。既然如此,那末信安君尊奉大王,对上为其主尽忠,对下也可以为自己好好打算,他要尊奉大王必定会尽善尽美。赵

国的执政者一定会说:‘魏国的名号、地位不比我高,土地的物产不比我多。信安君以魏国来尊奉秦国,秦国对他很好,魏国就能够太平无事,信安君自己也能够获得尊荣。如果我国与秦国交战,赵军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赵国也会处于削弱危险的境地,这不是安全的计策。对外与秦国结怨,对内又滋生祸患,使自己处于死亡之地,这不是万全之策。’那赵国的相国将会因不能与秦国联合而感到忧虑,后悔自己的错误行为,希望赵国平安,自己尊荣,日后一定会多割土地,诚心诚意地尊奉大王。这样,大王不用举手之劳,便取得赵国割地这样的大利,这是尧、舜想要得而得不到的大利啊!〔对废黜信安君与任用信安君,其利害得失,〕我希望大王明察。”

## 秦、楚攻魏

秦、楚攻魏,围皮氏。为魏谓楚王曰:“秦、楚胜魏,魏王之恐也见亡矣,必(舍)〔合〕于秦。王何不倍秦而与魏王?魏王喜,必内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于王,王虽复与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与魏。魏内太子于楚。

秦恐,许楚城地,欲与之复攻魏。樗里疾怒,欲与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

为疾谓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谒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质,臣请效之,而复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诺。”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 【译文】

秦、楚两国进攻魏国,包围了皮氏。有人为魏国对楚王说:“秦、楚两国战胜了魏国,魏王害怕国家被灭亡,必定会和秦国联

合。大王为什么不背弃秦国，联合魏国呢？魏王一高兴，必定把太子送到楚国去做人质。秦国担心失掉楚国支持，也必定会割地献给大王，大王即使再和秦国一道攻魏，也是可以的啊。”楚王说：“好。”于是楚国背弃了秦国而与魏国联合。魏国便送太子到楚国去（作人质。）

秦国害怕了，答应给楚国割地，希望和楚国一道再进攻魏国。大将穰里疾发怒，想与魏国一道进攻楚国，又担心魏国太子在楚国而不肯。

有人为穰里疾对楚王说：“客臣穰里疾派我来拜见大王，致意说：‘敝国秦王想要献城割地，可是因为魏太子还在楚国，所以不敢献地。如果大王送回魏太子，我就要求秦王献地，并且恢复秦、楚的旧交，以便马上进攻魏国。’”楚王说：“好吧。”于是楚国就送回了魏太子，秦国也即刻联合魏国进攻楚国。

##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 【译文】

庞葱与魏太子一道去赵都邯郸作人质，庞葱对魏王说：“如果有人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信。”〔庞葱说：〕“如果有两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将半信半疑。”〔庞葱说：〕“如果有三个人说集市上有老

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葱说：“集市上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变成真有老虎了。现在赵都邯郸离魏都大梁比王宫到集市上远多了，可是议论我的人已超过三人。希望大王明辩啊。”魏王说：“我自然会察知。”于是庞葱才告辞而去。〔庞葱还在途中，〕诽谤他的话已传到国内。后来魏太子自赵归魏，庞葱果然没见到魏王（因王信谗）。

## 梁王魏婴觴诸侯于范台

梁王魏婴觴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觴。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

### 【译文】

梁惠王魏婴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当酒兴正浓时，梁惠王向鲁共公劝酒。鲁君站起来，离开坐席，恭敬地祝酒说：“从前，尧帝的女儿仪狄造酒，味道很美，进献给大禹，大禹喝了感到味道甘美，就疏远了仪狄，并戒绝美酒，说：‘后世必有因嗜酒而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饿了，易牙就烹熬烧烤，做出五味调和的菜肴献给齐桓公，

桓公吃了感到很满足，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醒来，他说：‘后世必有因贪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美女南之威，一连三天（因迷恋美色）不理朝政，他就推开南之威，疏远了她，说：‘后世必有因好色而亡国的。’楚王登上强台，远望崩山，俯瞰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洞庭，下临彷徨大泽（即云梦泽），以致乐而忘死，于是他发誓不再登上强台，说：‘后世必有因陶醉于高台、

美池而亡国的。’现在主君的杯子里，装的是象仪狄酿的美酒；吃的都是象易牙烹调的美味佳肴，左手抱着美女白台，右手搂着美女閭须，都是象南之威那样的美丽；您前面拥有夹林，后边拥有兰台，都是象强台那样的乐苑。这只要有其中之一，就足以亡国。现在主君对四种兼而有之，能不引以为戒吗？”梁惠王很称赞鲁君这一番议论，并告诉在座的诸侯要引以为戒。

## 战国策卷二十四

### 魏策三

#### 秦、赵约而伐魏

秦、赵约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忧也。臣请发张倚使，谓赵王曰：‘夫邺，寡人固刑（通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请以邺事大王。’”赵王喜，召相国而命之，曰：“魏王请以邺事寡人，使寡人绝秦。”相国曰：“收秦攻魏，利不过邺。今不用兵而得邺，请许魏。”

张倚因谓赵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邺矣。大王且何以报魏？”赵王因令闭关绝秦。秦、赵大恶。

芒卯应赵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为完邺也。今郊邺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

赵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

#### 【译文】

秦国和赵国联合要攻打魏国，魏王为此而担忧。魏将芒卯说：“大王不必担忧，请允许我派张倚为特使，去对赵王说：‘邺邑这个地方，看样子是保不住的。如果大王与秦国绝交，而与魏国联合，敝国国君愿意把邺地奉献给大王。’”赵王很高兴，便召来相国，告诉他说：“魏王请求把邺地奉献给我，要我和秦国断交。”相国说：“联合秦国进攻魏国，所获之利只不过得到邺地。

现在不必动用兵卒就能得到邺地，请答应魏国。”

张倚就对赵王说：“敝国派去献城的官员已经在邺地了。大王准备用什么来报答魏国呢？”赵王于是下令封锁关塞，和秦国断交。秦、赵的关系急遽恶化。

芒卯回答赵国（派来接受邺地的）使臣，说：“敝国之所以侍奉大王，是为了保全邺地，如今奉献邺地，那是使臣（张倚）的错误，我不了解。”

赵王担心魏王趁秦国（因赵国与秦国断交）的愤怒之机（联秦攻赵），便立刻割让五城给魏国，联合魏国抵御秦国。

#### 芒卯谓秦王

芒卯谓秦王曰：“王之土，未有为之中者也。臣闻明（王）（主）不（胃）（胥）中而行。王之所欲于魏者，长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为魏之司徒，则臣能使魏献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为魏之司徒。

谓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于魏者，长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献之秦，则上地无忧患。因请以下兵东击齐，壤地必远矣。”魏王曰：“善。”因献之秦。

地入数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谓芒卯

曰：“地已入数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虽然，臣死则契折于秦，王无以责秦。王因赦其罪，臣为王责约于秦。”

乃之秦，谓秦王曰：“魏之所以献长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与下大王之兵东击齐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则死人也。虽然，后山东之士无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国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从。”

后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将秦、魏之兵，以东击齐，启地二十二县。

### 【译文】

芒卯对秦王说：“大王的大臣中，还没有在诸侯中能作为秦国内应的人。我听说，英明的国君一定要等待有内应帮助才好行动。大王要求于魏国的，是长羊、王屋、洛林等地。大王如果能派我出任魏国的司徒，我就能让魏国献出长羊、王屋、洛林。”秦王说：“好。”于是就保举芒卯出任魏国的司徒。

芒卯对魏王说：“大王所担忧的是上地，秦国要求于魏国的是长羊、王屋、洛林等地，大王把长羊等地献给秦国，那末上地就不用担忧了。因此，要求秦国派出援兵向东进攻齐国，则得地一定很多。”魏王说：“好。”就把长羊、王屋、洛林献给了秦国。

长羊等地已经献出数月，却不见秦国援兵出发。魏王对芒卯说：“地已献出数月，可秦国的援兵还不出发，为什么呢？”芒卯说：“我罪该万死。即使这样，我因犯罪而处死，等于把与秦国定的契约焚毁掉了，大王就没有任何根据向秦国提出要求。大王如果赦免我的罪，我会为大王按照原定契约向秦国提出要求的。”

于是芒卯到秦国对秦王说：“魏国之

所以把长羊、王屋、洛林三地献给大王，目前是想以此要大王出兵向东进攻齐国。现在地已献出，可援兵不肯出发，我就要获死罪了。那末，以后山东诸侯不再有谁会效命于大王的了。”秦王吃惊地说：“国家有事，没有来得及向东出兵，现在就与魏国合兵吧。”

过了十天，秦国出兵，芒卯率领秦、魏联军，向东进攻齐国，拓地二十二县。

##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须贾为魏谓穰侯曰：“臣闻魏氏大臣父兄皆谓魏王曰：‘初时惠王伐赵，战胜平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燕，杀子之，破故国，燕不割，而燕国复归。燕、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数割，而随以亡。臣以为燕、赵可法，而宋、中山可无为也。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氏〕，尽晋国，战胜〔鞏〕〔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宅〕，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听也。今王循楚、赵而讲，楚、赵怒而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则国救亡不可得也已。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必少割而有质，不然必欺。’是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是虑事也。”

“《周书》曰：‘维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鞏〕〔暴〕子而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知者不然。”

“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宁〔十〕〔七〕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

易攻也。夫轻(信)(倍)楚、赵之兵(陵)(十)(七)仞之城,戴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下)(地)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罢(阴)(陶)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愿之及楚、赵之兵未任于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和,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

“楚、赵怒于魏之先己讲也,必争事秦,从是以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尝割晋国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绛、安邑,又为(阴)(陶)启两(道),机(通几)尽故宋,卫效(尤惮)(惮父)。秦兵已(令)(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臣愿君之熟计而无行危也。”

穰侯曰:“善。”乃罢梁国。

### 【译文】

秦国在华阳战败魏国,赶跑了魏将芒卯,又包围了魏都大梁。大夫须贾为魏国对秦相国穰侯魏冉说:“我听说,魏国的大臣和王公贵族都对魏王说:当初惠王进攻赵国,在三梁打了胜仗,十万大军攻下了赵都邯郸,赵国坚持不割地(不妥协),而邯郸又归还了赵国。齐国攻打燕国,杀了相国子之,攻陷燕国故都蓟城,燕国坚持不割地妥协,以后又收复了旧都蓟城。燕、赵两国之所以能保全国土,兵力强劲,国土没有被诸侯兼并,则因为他们能忍辱负重,而不轻易割让土地。宋国和中山国几次遭到攻伐,几次割地(求和),可接着就被灭亡。我以为燕国和赵国可以效法,而宋国和中山国不可效法。秦国是个贪戾暴虐的国家,不讲信义,蚕食魏国,全部侵吞原晋国之地,战胜了韩将暴鸢,韩国割给八县,割地还未全部接收,而秦国大军复又出击。那秦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啊!现在它又赶走芒卯,侵入北地,这不仅是进攻魏国,而且

也是兴兵胁迫大王多割土地,大王可千万不要理睬。如果大王背着楚、赵想与秦国媾和,楚国和赵国一旦愤怒,而与大王争着讨好秦国,秦国必然会与楚、赵两国联合。秦国率领楚、赵之军再度进攻魏国,魏国要想不被灭亡也就不可能了。希望大王切不可与秦国媾和。大王如果想要媾和,一定要少割土地,而且要有秦国的人质。不然,一定会被欺骗。’这些是我在魏国听到的,希望阁下以此谋虑决策。

“《周书·康诰》上说‘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说,幸运不可能经常获得。(譬如)秦军战胜韩将暴子,韩国割给八县,这不是因秦军精税,也不是计谋完善,主要是由于天命所致。现在秦军又赶走了芒卯,侵入北地,进攻魏都大梁,因此天命自有其规律(而非人为),聪明的人就不依靠天命。

“我听说魏国已发动了全国的强兵屯驻国都大梁,我认为不下于三十万。以三十万大军,把守七仞之城,我认为即使商汤王、周武王复活,也难以攻下。随便地不顾楚、赵两国的兵力,攻打七仞的高城,进击三十万大军,却一定想要攻下大梁,我认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进攻大梁若攻不下,秦军必定疲惫,陶邑必定丢失,那未必然是前功尽弃。现在魏国(是否与秦国联合)正在犹豫不决,您可以少量割让土地去笼络魏国,希望您楚、赵联军还未会合在大梁之前,赶快少量割让土地,对魏国进行笼络。魏国正犹豫不决之时,如果少割土地与秦国媾和,它必然会同意,那未您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楚国和赵国因为魏国和秦国先结盟而大怒,必然与魏国一起争先恐后地和秦国友好,合纵联盟就会瓦解,而您是后发制人。况且您夺取魏国土地,何必要用武力呢?不用武力而让魏国献出绛、安邑,又为

陶邑开辟两条道路,几乎全部占领了旧宋地,卫国必会献出单父。秦国军如保全了自己的实力,您又可掌握主动权。又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我希望您深思熟虑,可不要冒险行事。”

穰侯说:“好。”于是秦国就解除了大梁之围。

## 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

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周圉谓王曰:“宋人有学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学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学者,将尽行之乎?愿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学也,将有所不行乎?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愿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为后。”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许绾为我祝曰:‘入而不出,请殉寡人以头。’”周圉对曰:“如臣之贱也,今人有谓臣曰,‘入不测之渊而必出,不出,请以一鼠首为女殉者。臣必不为也。今秦,不可知之国也,犹不测之渊也,而许绾之首,犹鼠首也。内王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窃为王不取也。且无梁孰与无河内急?’王曰:‘梁急。’无梁孰与无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听也。支期曰:“王视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谓支期曰:“吾始已诺于应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忧也。臣使长信侯请无内

王,王待臣也。”

支期说于长信侯曰:“王命召相国。”长信侯曰:“王何以臣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长信侯曰:“吾内王于秦者,宁以为秦邪?吾以为魏也。”支期曰:“君无为魏计,君其自为计。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穷乎?安贵乎?君其先自为计,后为魏计。”长信侯曰:“楼公将入矣,臣今从。”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溅君襟矣。”

长信侯行,支期随其后。且见王,支期先入,谓王曰:“伪病者乎(通呼)而见之,臣已恐之矣。”长信侯入见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诺于应侯矣,意虽道死,行乎?”长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应侯,愿王无忧。”

### 【译文】

秦国在华阳战败了魏国,魏王准备朝拜秦王。周圉(xū)对魏王说:“宋国有个人出外求学,三年后回家,直呼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说:‘你求学三年,回来反而叫我的名字,为什么?’她的儿子说:‘我所认为的贤人,没有超过尧、舜的,可是人们都直呼尧、舜之名,我认为最大的,没有超过天、地的,人们也都直呼天、地之名。如今母亲的贤德超过尧、舜,母亲的伟大超过天、地,所以我直呼母亲的名字。’他母亲说:‘你对你所学的,准备全部实行吗?那就希望你用别的称呼来称呼母亲的名字,你对你所学的,准备不都实行吗?那就希望你晚一点称呼母亲的名字。’现在大王去侍奉秦王,如果还有可以代替‘朝拜秦王’这个办法的,那就希望大王换一种办法,把‘朝拜秦王’放晚一点。”魏王说:“你担心我进入秦国就出不来吗?臣子许绾给我发誓说:‘到了秦国而不能返回魏国,就割下我的脑袋。’”周圉回答说:“象

我这样卑贱的人,如果有人对我说:‘进入不可测量的深渊,一定会出来,如果出不来,就割下一只老鼠的脑袋。’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现在秦国是个难以预料的国家,就象不可测量的深渊一样;而许綰的脑袋就象老鼠的脑袋一样,把大王送进不可预料的秦国,去赌一只老鼠的脑袋,我实在不敢苟同。况且失掉大梁和失掉河内,哪个更紧要呢?”魏王说:“失掉大梁紧要。”周□说:“失掉大梁和失掉生命哪个更紧要呢?”魏王说:“失掉生命更紧要。”周□说:“这三者,生命最要紧,河内不要紧。秦国还没有要求最不要紧的,而大王却献上最要紧的,可以吗?”

魏王还是不听。近臣支期对魏王说:“大王看看楚王,楚王(如果)到秦国去,大王就乘三辆轻便使车,抢在楚王的前头,楚王(如果)不到秦国去,楚国和魏国团结一致,还可以对抗秦国。”魏王这才没有动身。魏王对支期说:“我当初已经答应秦相国应侯范雎了,现在不去,是欺骗他了。”支期说:“大王不必担忧,我要长信侯去请求不让大王去秦国。大王等着我的消息吧。”

支期游说长信侯说:“魏王派我来邀请相国。”长信侯说:“魏王要我去干什么?”支期说:“我不知道,请你赶快去。”长信侯说:“我送大王到秦国去,难道是为了秦国吗?我是为了魏国呀。”支期说:“您不要为魏国打算,还是先为您自己打算,您是打算死还是打算活,打算贫贱还是打算富贵?您还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再为魏王打算吧。”长信侯说:“楼缓要来,等楼公来了,一同去见魏王。”支期说:“大王急着邀您去,您要是不走(大王将要杀死你),鲜血就要溅到你的衣襟上了。”

长信侯这才走,支期跟在他的后面。将要见魏王时,支期先进去,对魏王说:

“您假装有病,呻吟着去见他。我已经吓唬了他一番。”当长信侯进来拜见魏王时,魏王说:“我病得厉害,怎么办呢?我当初已经答应应侯了,可就是死在半路上,还得去呀!”长信侯说:“大王不必去了,我能让应侯谅解您(可以不入秦),希望大王不必忧虑。”

## 华军之战

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

孙臣谓魏王曰:“魏不以败之上割,可谓善用不胜矣,而秦不以胜之上割,可谓不能用胜矣。今处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玺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玺。夫欲玺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玺,其势必无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魏王曰:“善。虽然,吾已许秦矣,不可以革也。”对曰:“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泉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劫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泉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 【译文】

在华阳战役中,魏军败给了秦军。第二年,要派魏将段干崇去给秦国割地媾和。

孙臣对魏王说:“魏国不在战败的当时给秦国割地,真可算得善于应付战败这种劣势了,秦国不在战胜的当时要求魏国割地,这真是不善于利用战胜这种优势啊。现在已经过了一年才想到要割地,这是群臣在为自己打算,而大王不了解。再说,想得到(秦相)印玺的是段干崇,大王却派他去给秦国割地,想得到土地的是秦国,现在大王却让秦国授印玺。想要得到印玺的段

干崇掌握着割地权力,想要得到土地的秦国却掌握着授印玺的权力。在这种形势下,魏国必然灭亡。再说,奸臣们都想用土地去讨好秦国。用土地讨好秦国就如同抱着干柴去救火,干柴不烧完,火就灭不了。如今大王的土地有割完的时候,而秦国的要求却没有止境,这就跟抱着干柴去救火一样。”魏王说:“好。即使如此,我已答应秦国,不能改变了。”孙臣回答说:“大王难道没有看到过下棋的人善于使用枰棋吗?掷得枰棋的人,看到有利于自己时就动子,看到不利于自己时就不动。现在您被群臣胁迫,答应割地给秦国,于是说‘不能改变’,为什么大王用智慧还不如下棋人‘用枰棋’呢?”魏王说:“好。”这才取消了派段干崇去秦国之行。

## 齐欲伐魏

齐欲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宝璧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

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馀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马也。”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璧、马,有诸?”曰:“有之。”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不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 【译文】

齐国要攻打魏国,魏国派人对淳于髡说:齐国要攻打魏国,能够解除魏国战祸

的,只有先生了。敝国有宝璧两对,纹饰雕画的宝马八匹,特敬献给先生。”淳于髡说:“可以吧。”

淳于髡进宫对齐王说:“楚国是齐国的仇敌,魏国是齐国的盟国。攻打盟国,让仇敌楚国乘我疲惫之时进攻我们,这样不但落得个恶名,而且确实也很危险。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齐王说:“好。”于是就不去攻打魏国。

有人对齐王说:“淳于髡之所以主张不攻打魏国,是因为他接受了魏国给他的宝璧和宝马。”于是齐王对淳于髡说:“听说先生接受了魏国给你的宝璧和宝马,有这样的事吗?”淳于髡说:“有这样的事。”齐王说:“既然如此,那末先生为我怎么谋划的呢?”淳于髡说:“如果攻打魏国不利于齐国〔我劝大王不攻魏〕,魏国即使杀了我〔大王仍攻魏〕,对大王何益;如果大王真的认识到攻打魏国不利〔而不攻打魏国〕,魏国即使封赏我,对大王又有什么损害呢?再说,大王没有因攻打盟国而受到非议,魏国也没有被灭亡的危险,老百姓没有遭受战争的灾祸,我有宝璧、宝马,对大王又有什么损害呢?”

## 秦将伐魏

秦将伐魏,魏王闻之,夜见孟尝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为寡人谋,奈何?”孟尝君曰:“有诸侯之救,则国可存也。”王曰:“寡人愿子之行也。”重为之约车百乘。

孟尝君之赵,谓赵王曰:“文愿借兵以救魏。”赵王曰:“寡人不能。”孟尝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闻乎?”孟尝君曰:“夫赵之兵,非能强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赵也。然而赵之地不岁危,而民不岁死;而魏之地岁危,而民岁死者,何也?以其西为赵蔽也。今赵不救

魏 魏歃盟于秦，是赵与强秦为界也。地亦且岁危，民亦且岁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赵王许诺，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

又北见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约两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愿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数千里而救人者，此国之利也。今魏王出国门而望见军，虽欲行数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许也。田文曰：“臣效便计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计，文请行矣。恐天下之将有大变也。”王曰：“大变可得闻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台已燔，游已夺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节割地以国之半与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韩、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赵之众以四国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数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门而望见军乎？则道里近而输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听子。”乃为之起兵八万，车二百乘，以从田文。

魏王大说，曰：“君得燕、赵之兵甚众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请讲于魏。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

### 【译文】

秦国准备攻打魏国，魏王听说以后，晚上会见了相国孟尝君，告诉他说：“秦国准备攻打魏国，您为我出谋划策，该怎么办？”孟尝君说：“（如果）有诸侯的救援，那末国家可以保全。”魏王说：“我希望您为我走一趟。”并郑重地为他准备好一百辆战车。

孟尝君去到赵国，对赵王说：“我希望借兵来救魏国。”赵王说：“我不能借。”孟尝君说：“敢来向大王借兵的，为的是忠于大王啊。”赵王说：“可以听听（你的道理）吗？”孟尝君说：“赵军不至于比魏军强，魏

军不至于比赵军弱。可是赵国年年太平无事，百姓也不见年年死亡，相反魏国年年战乱，百姓年年有死亡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魏国在西边成了赵国的屏障。如果赵国不救魏国，魏国就要与秦国结盟，这样，赵国就等于直接和强秦为邻。赵国将年年有战乱，百姓将年年有死亡。这就是我所说的‘为的是忠于大王’啊。”赵王答应（借兵，）于是为魏国派兵十万，战车三百辆。

孟尝君又到北边去拜见燕王，说：“从前公子常曾邀约魏国和燕国结为盟国。现在秦国准备攻打魏国，希望大王能救援魏国。”燕王说：“我们连着两年收成不好，如果又要行军数千里去援助魏国，可怎么办呢？”孟尝君田文说：“行军数千里去救人，这是国家的大利。现在，魏王一出国门就可以看见秦军，即使想要行军数千里去救人，可能吗？”燕王还未答应（借兵，）田文（接着）说：“我献给大王有利的计谋，可大王不用我的忠心计策，那末我只得请求离开。我担心天下将要发生大的变化呀。”燕王说：“大变化！我能够听听吗？”田文说：“秦国攻打魏国，还没能战胜魏国，游观的高台就已经被焚烧了，国君宴乐射猎的离宫也被占领了。如果燕国不援救魏国，魏王就会割地屈膝求和，以半个魏国献给秦国，秦军一定会撤退。秦军从魏国撤退以后，魏王率领韩、魏大军，又从西边借来秦军，再联合赵军，用四国联军去攻打燕国，大王还有什么好处呢？当魏、秦、韩、赵四国联军兵临城下之时，到底是‘行数千里去助人’有利呢？还是出燕都南门就看见四国联军有利呢？四国兵临城下，燕国和四国相距已很近了，运输也方便了，这个时候，大王又有什么好处呢？”燕王说：“您可以走了，我听从您的。”于是为魏国派兵八万，战车二百辆，随着田文。

魏王非常高兴，说：“您借来燕、赵军

队很多,而且又快。”秦王十分害怕,便向魏国割地求和。于是魏国归还燕、赵的军队,并加封田文。

## 魏将与秦攻韩

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其亲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讎之敌国也。”

“今大王与秦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识也,则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谏,则不忠矣。今夫韩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乱,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破乎?韩亡,秦尽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负强秦之祸也,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之上党,而攻强赵,则是复阨与之事也,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之水,而以与赵兵决胜于邯郸之郊,是受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千(里),而攻(危)(崑)隘之塞,所行者甚远,而所攻者甚难,秦又弗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

“秦故有怀(地)、(茅)刑丘、(之)城埭津,而以之临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过矣,乃恶安陵

氏于秦,秦之欲许之久矣。然而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邻,听使者之恶也,随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则南国必危矣。南国虽无危,则魏国岂得安哉?且夫憎韩不(受)(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

“异日者,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馀)河山以阨之,有周、韩而间之。从林军以至于今,秦(十)(七)攻魏,五入(国)(围)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乎阨,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而有郑地,无河山以阨之,无周、韩以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百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韩不可得而约也。今韩受兵三年矣,秦挠之以讲,韩知亡,犹弗听,投质于赵,而请为天下雁行顿刃。以臣之观之,则楚、赵必与之攻矣。此何也?则皆知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乎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魏)之质,以存韩为务,因求故地于韩,韩必效之。如此则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然而无与强秦邻之祸。”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楚)大破,卫、齐甚畏,天下之西乡(通向)而驰秦,入朝为臣之日不久(矣)。”

## 【译文】

魏国打算与秦亲善攻打韩国，韩臣朱己对魏国说：“秦国与戎、狄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般威猛贪狼之心，贪暴好利，不讲信义，不懂得礼、义德行。如果有利可图，就不顾父、母、兄、弟，跟禽兽一样。这是天下的人所共知的，它是一个既不施恩惠于他人，也不积德行于自己的国家。所以，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却被他废掉，终于忧愤而死；穰侯是昭王的舅父，功劳最大，竟然被驱逐；两个弟弟（泾阳君、高陵君）无罪，却两次夺去他们的封地。他对于父、母、兄、弟尚且这样，更何况对于敌国呢。”

“现在大王打算联合秦国攻打韩国，就更加接近秦祸，我非常迷惑不解，可大王还不了解，这就不够明智了。群臣了解情况，而却无人以上述情况进行劝谏，这就是不忠了。现在韩国以一个女子辅助一个幼主，国内有大乱，对外怎么能够抵抗强大的秦、魏联军，大王以为韩国不会被灭亡吗？韩国灭亡了，秦国完全占有其地，与魏都大梁为邻，大王以为这样能平安吗？大王想收回（被韩国占领的）旧地，如今却要遭受强秦的祸患，大王认为这有利吗？”

“秦国并不是一个不滋生事端的国家，韩国灭亡之后，一定又会发动战争，如果发动战争，就一定选择容易和有利的事去做，选择容易和有利的事，就一定不会进攻楚国和赵国。这是为什么呢？秦国要越过高山，跨过黄河，横穿韩国的上党，去攻打强赵，这是重蹈闵与之战失败的复辙，秦国一定不会干。如果经过河内，背着邙城、朝歌，横渡漳水和滏水，而在邯郸之郊与赵军决一胜负，这就要遭受智伯受过的灭国大祸。秦国又会不敢。假设攻打楚国，取道涉谷、行走三千里，去攻打崑隘关塞，走

的路太远，攻打起来又太难，秦国又不会干。如果取道河外，背向大梁，经过陈州以西的上蔡、召陵，在陈州郊野与楚军决一胜负，秦国又不敢。所以说‘秦国肯定不会进攻楚国和赵国’，又不会攻打燕国和齐国。当韩国灭亡之后，秦国出兵之日，必定会攻打魏国。

“秦国本来有怀地、茅地、刑丘，在埽津筑城，而逼近河内，河内的共、汲必定危险。秦国占领了郑地，获得了垣雍，决开荧泽之水，去淹灌大梁，大梁一定会被攻陷。大王的使者太错了，竟然在秦国诋毁魏的附属国安陵氏，秦国很久以来就想占领许地。然而秦国的叶阳、昆阳与魏国的舞阳为邻，若听任使者诋毁，跟随灭安陵氏之后，秦国就想占有许地。秦军绕道舞阳以北，向东逼近许地，那末魏都大梁必定危险。即使大梁不危险，魏国难道就能安宁吗？如果痛恨韩国，不怜惜安陵氏，这还可以，然而不担心秦国也不怜惜大梁，这就不可以了。”

“从前，秦国才在黄河以西，魏国旧都安邑距大梁有千里之遥。中间有河，山阻隔，又有周、韩两国相间。从秦攻魏的林中战役至今，秦国七次进攻魏国，五次进入范围，边境城市尽被占领，文台被毁坏，垂都被焚烧，林木被砍伐，麋、鹿被杀尽，接着国都被包围。秦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大梁的北边，东边打到陶、卫二地的效外，北边打到阡地，丧失给秦国的土地有：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有数百，大邑有数十。秦国在黄河以西，魏国旧都安邑距大梁还有千里，可是灾祸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更何况如果秦国灭掉了韩国，占有郑地，没有河、山阻隔，没有周、韩两国相间，离大梁只有百里，那灾祸必然超过此刻一百倍。”

“从前，合纵不成功，楚国和赵国猜疑，韩国（多变，）不可能结盟。现在韩国

被秦兵进攻了三年,秦国要韩国屈膝求和,韩国知道要被灭亡,仍然不愿俯首听命,给赵国送去人质,请求准备好武器为诸侯打头阵。据我看来,楚国和赵国必定会和韩国联合进攻秦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诸侯〕都知道秦国的贪欲没完没了,不消灭天下的军队,不征服天下的人民,它必定不肯罢休。因此,我愿意用合纵政策为大王服务,请大王即刻接受楚国和赵国的盟约,控制韩国的人质,以保存韩国为急务,而向韩国讨回原来被其占领的土地,韩国一定会献出。这样,人民不必辛劳而收回了故土,这个功绩比联合秦国攻打韩国的功绩大得多。而且还可以避免与强秦为邻的祸患。

“保存韩国,安定魏国,而使天下诸侯得利,这也是大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啊。使韩国的上党与共、宁二地的道路相通,两国通使之道已通,因而设立关卡,对出入的人征收赋税,这样韩国以其上党作为给魏国的一份重礼,两国共同享有赋税,足可以富国。韩国也必然感激魏国,爱戴魏国,尊重魏国。敬畏魏国,它一定不敢反对魏国。这样,韩国就成了魏国的一个县。魏国得到韩国作为一个县,用来捍卫遮蔽国都大梁,河外一定安宁。如果不保存韩国,那末东周、西周一定危险,安陵必定成为秦国所有。秦国大败楚、赵两国,燕国、齐国非常害怕,诸侯向西奔往秦国,朝拜秦王甘愿作臣的日子就不远了。”

## 叶阳君约魏

叶阳君约魏,魏王将封其子。

谓魏王曰:“王尝身济漳,朝邯郸,抱葛〔薛〕〔孽〕、阴成,以为赵养邑,而赵无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何阳、姑〔衣〕〔密〕乎?臣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 【译文】

叶阳君李兑邀约魏国结盟,魏王打算封叶阳君之子。

有人对魏王说:“大王曾渡过漳水,亲自到赵都邯郸朝贡,把葛孽、阴成奉献给赵王作为养地,但赵王却什么也没有给大王。大王难道还能给赵王儿子何阳、姑密二地吗?我实在不敢苟同。”魏王这才作罢。

## 秦使赵攻魏

秦使赵攻魏,魏谓赵王曰:“攻魏者,亡赵之始也。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今国莫强于赵,而并齐、秦。王贤而有声者相之,所以为腹心之疾者赵也。魏者,赵之虢也;赵者,魏之虞也。听秦而攻魏者,虞之为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 【译文】

秦国要赵国攻打魏国,魏王对赵王说:“赵国攻打魏国,这是赵国灭亡的开始。从前,晋国想要灭掉虞国就先攻打虢国,攻打虢国就是灭掉虞国的开始。所以在晋国大夫荀息拿出宝马和玉璧向虞国借道时,虞国相国宫之奇劝说虞公,但没听取,最后借道给晋国。晋国灭掉虢国后,在返国途中就灭掉了虞国。所以《春秋》记载了这件事,特别责备了虞公。现在诸侯中没有比赵国更强,而能与齐、秦并驾齐驱的,赵王既贤明又得到有声望的人辅佐,所以秦国的心腹之患就是赵国。魏、赵两国同虞、虢两国一样,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则齿寒。听任秦国来攻打魏国,就等于从前虞国借道给晋国攻打虢国一样〔会自取灭亡。〕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 魏太子在楚

魏太子在楚,谓楼子于鄢陵曰:“公必且待齐、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齐、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恶于国者,无公矣。其人皆欲合齐、秦外楚以轻公,公必谓齐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实首伐之也,楚恶魏之事王也,故劝秦攻魏。’齐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听秦而为和。以张子之强,有秦、韩之重,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今以齐、秦之重,外楚以轻公,臣为公患之。钧之出地以为和于秦也,岂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还兵,魏王必惧,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为和,合亲以孤齐,秦、楚重公,公必为相矣。臣意秦王与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请为公说之。”

乃请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轻秦。且有皮氏于以攻韩、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无所用之。”对曰:“臣愿以鄙心意公,公无以为罪。有皮氏,国之大利也,而以与魏,公终自以为不能守也,故以与魏。今公之力有馀,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齐、楚也;所用者,楼廡,翟强也。今齐王谓魏王曰:‘欲讲攻于齐’,主兵之辞也,是弗救矣。楚王怒于魏之不用楼子,而使翟强为和也,怨颜已绝之矣。魏王之惧也见亡。翟强欲合齐、秦外楚,以轻楼廡;楼廡欲合秦、楚外齐,以轻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谓楼子也:‘子能以汾北与我乎?请合于楚外齐,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楼子与楚王必疾矣。又谓翟子:‘子能以汾北与我乎?必为合于齐外于楚,以重公也。’翟强与齐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齐、楚以为用,内得楼廡、翟强以为佐,何故不能有地于河东乎?”

## 【译文】

魏太子在楚国,有人在鄢陵对〔随太子在楚国的〕魏臣楼廡说:“您一定要等待齐国和楚国结盟,来救援皮氏。现在依齐、楚的形势,一定不会联合。那翟强在魏国最憎恨的人莫过于您了。翟强的人都想联合齐国和秦国,疏远楚国,来降低您的地位,他们一定会对齐王说:‘魏国遭到进攻,并不是秦国的本意要进攻魏国,而是楚国憎恨魏国讨好大王,所以劝秦国攻打魏国。’齐王本来想讨伐楚国,而且又对楚国的不友好非常气愤,他一定会让魏国向秦国割地求和。从前张仪倚重秦、韩两国的力量,很有威权,可是齐王怨恨他,只凭齐国一国就使魏王不敢接纳张仪,现在有齐、秦两国的力量,又疏远您所依赖的楚国,这样就会降低您的地位〔魏国就更不敢接纳您。〕我很为您担忧。拿割地来联合秦国,或由齐国,或由楚国,都是一样,为什么要由楚国呢?秦国加劲地进攻楚国,楚国如果调转枪头,魏王一定害怕,您就把汾北之地给秦国求和,秦、楚、魏三国联合,以孤立齐国,秦国和楚国重视您,您一定会做魏国的相国了。我猜想秦王和〔秦将〕樗里疾也希望这样,我愿意为您去游说。”

于是那人就对樗里疾说:“进攻魏国的皮氏,这是大王的头等大事,如果攻不下,诸侯就会因此看轻秦国。而占有了皮氏,如果从皮氏进攻韩、魏,这就有利于秦国。”樗里疾说:“我已与魏国联合了,攻取皮氏也没用。”那人说:“我愿意以我的愚见为您考虑,您不要因此责备我。占有皮氏,是国家的大利,您却〔撤兵不攻皮氏〕,而把皮氏交给魏国,您最终会认为皮氏不能守,所以把皮氏给了魏国。现在您守皮氏,力量绰绰有余,为什么不占有皮氏呢?”樗里疾说:“那该怎么办?”回答说:

“魏王所依仗的是齐国和楚国，所重用的是楼廡和翟强。现在齐王对魏王说：‘与秦国媾和或进攻秦国，决定于齐国。’这是掌握军事主动权的论调。齐国本意并不是救魏。楚王气愤魏国不重用楼廡，而让翟强与齐、秦联合。楚王恨魏，准备与魏国断交，已经表面化了。魏王很害怕被灭亡。翟强准备联合齐国和秦国，疏远楚国，以削弱楼廡的作用；楼廡打算联合秦国和楚国，疏远齐国，以削弱翟强的作用。您不如掌

握与魏国媾和的主动权，派人对楼廡说：‘您能把汾北给我吗？请联合楚国，疏远齐国，以此来抬高您的地位，这是我力能胜任的事。’楼廡与楚王一定会得到迅速反应。您又对翟强说：‘您能把汾北给我吗？我一定为您联合齐国疏远楚国，以此来抬高您的地位。’翟强与齐王一定会作出迅速反应。这样，您对外有齐国和魏国为您所用，对内又得到楼廡和翟强的协助，为什么不能在河东占有皮氏呢？”

# 战国策卷二十五

## 魏策四

### 献书秦王

(阙文)献书秦王曰：“(昔)(臣)窃闻大王之谋出事于梁，谋恐不出于计矣。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受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从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广大，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闻汤之伐桀乎？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得密须氏而汤之服桀矣。今秦国与山东为仇，不先以弱为武教，兵必大挫，国必大忧。”秦果南攻蓝田、郾、郢。

#### 【译文】

(阙文)有人上书给秦王说：“我听说大王考虑要出兵魏国，这种考虑恐怕正说明计穷了吧。希望大王深思熟虑。魏国是山东诸侯的要冲。譬如这里有一条蛇，打它的尾，它的头就来救；打它的头，它的尾就来救；打它的腰，头、尾都来救。现在魏国等于是天下的腰身，秦国攻打魏国，这就是告诉诸侯，秦国要截断诸侯的脊梁，那末这是山东诸侯‘首尾皆救腰身’的时候了。

魏国知道要亡，一定害怕，若害怕就一定会广泛地进行联合，魏国还强，我预料秦国的大忧患就在眼前了。为大王考虑，不如向南方的楚国出兵，它的兵力弱，诸侯不能援救，秦国因而土地可以扩大，国家可以富裕，兵力可以增强，主上可受尊重。大王没听说商汤讨伐夏桀的事吗？在讨伐桀以前，先曾对弱小的密须国用兵，用以训练和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密须国后，汤就征服了夏桀。现在秦国想与魏国为敌（如果）不先用兵进攻弱楚，用以训练和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那末兵力必然要大受挫伤，国家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忧患。”秦国果真向南出击蓝田，去攻打楚国的郾郢。

### 八年谓魏王

(八)(六)年(阙文)谓魏王曰：“昔曹恃齐而轻晋，齐伐莱、莒，而晋人亡曹；缙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缙；郑恃魏以轻韩，伐榆关而韩氏亡郑。原恃秦、狄以轻晋，秦、狄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此五国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独此五国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国皆然矣。夫国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变不可胜数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辑，而不可恃者；或有

诸侯邻国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谷不登,蓄积竭尽而不可恃者。或化于利,比于患。臣以此知国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变,是王独受秦患也。即王有万乘之国,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

### 【译文】

秦始皇六年(阙文)有人对魏王说：“从前曹国依仗齐国而轻视晋国,当齐国攻打莱国和莒国时,晋国灭了曹国。缙国依仗齐国而傲视越国,当齐国发生和子之乱时,越国灭了缙国。郑国依仗魏国而轻视韩国,当魏国攻打榆关时,韩国灭了郑国。原国依仗秦国和翟国而轻视晋国,当秦国和翟国闹饥荒时,晋国灭了原国。中山国依仗齐国和魏国而轻视赵国,当齐国和魏国攻打楚国时,赵国灭了中山国。这五国灭亡的原因,都是由于自以为有所依仗。不仅仅是这五国如此而已,天下灭亡的国家都是这样啊。国家不可能依仗的原因很多,因为它的变故很多,数也数不清。有的是因为国内政治不上轨道,上下不团结,所以不能依仗;有的是因为有邻国为祸,所以不能依仗;有的是因为收成不好,蓄积用尽〔国内闹饥荒,〕所以不能依仗。有的被利益所变化,有的接近祸患〔变化莫测。〕我因此知道国家一定不可能依仗。现在大王依仗楚国的强大,而相信春申君的话,因此与秦国为敌,时间长了,变化就难以预测。如果春申君有变故,这样大王只有独自来承受秦国的祸患。这是大王以一个万乘的大国,却唯春申君一人的意旨是从。我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 魏王问张旄

魏王问张旄曰：“吾欲与秦攻韩,何如?”张旄对曰：“韩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从天下乎?”王曰：“韩且割而从天下。”张旄曰：“韩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张旄曰：“韩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张旄曰：“韩且割而从其所强,与所不怨乎?且割而从其所不强,与其所怨乎?”王曰：“韩将割而从其所强,与其所不怨。”张旄曰：“攻韩之事,王自知矣。”

### 【译文】

魏王问张旄说：“我想和秦国一道攻打韩国,怎么样?”张旄回答说：“韩国是准备坐等亡国呢?还是割地与诸侯结盟呢?”魏王说：“韩国准备割地与诸侯结盟。”张旄说：“韩国怨恨魏国呢?还是怨恨秦国呢?”魏王说：“怨恨魏国。”张旄说：“韩国认为秦国强?还是魏国强呢?”魏王说：“认为秦国强。”张旄说：“韩国准备与他认为的强国和无怨恨的国家割地结盟呢?还是与他认为的不强和有怨恨的国家割地结盟呢?”魏王说：“韩国准备与他认为的强国和无怨恨的国家割地结盟。”张旄说：“〔那末〕攻打韩国的事大王自己已经明白了。”

## 客谓司马食其

客谓司马食其曰：“虑久以天下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独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谓兹公不知此两者,又不知兹公者也。然而兹公为从,其说何也?从则兹公重,不从则兹公轻。兹公之处重也,不以实为期,子何不疾及三国方坚也,自卖于秦,秦必受子。不然,横者将图子以合于秦,是取子之资,而以资子之仇也。”

## 【译文】

有位客人对司马食其(yìjī)说：“一般认为诸侯是可以联合的，这是不了解诸侯的人的看法。打算单独以魏国去对抗秦国，这又是了不了解魏国的人的看法。认为此公不了解这两种人，这又是了解此公的人的看法。然而此公主张合纵联盟，他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实行合纵联盟，那末此公的地位就崇高，不实行合纵联盟，此公的地位就卑下。此公搞合纵联盟，也不一定希望成功的。您为何不马上趁赵、魏、楚三国关系友好（正打算攻秦）的时机，暗暗与秦国拉关系，秦国必然会接受您。不然主张搞连横阵线的人将会利用您，去与秦国联合。这样，您所凭借的就会被主张搞连横阵线的人所利用，去帮助您的敌人——主张搞连横阵线的人。”

## （魏）秦〔王〕伐楚

（魏）〔王〕、秦伐楚，魏王不欲。楼缓谓魏王曰：“王不与秦攻楚，楚且与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战，王交制之也。”

## 【译文】

秦王攻打楚国，魏王不同意。楼缓对魏王说：“大王不与秦国一道攻打楚国，楚国将会与秦国一道攻打大王。大王不如使秦国和楚国交战，就可同时控制两国。”

## 穰侯攻大梁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从。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攻魏，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往，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

## 【译文】

穰侯攻打魏都大梁，攻进了北地，魏王打算投降。有人对穰侯说：“您攻打楚国，得到了宛邑和穰邑，用来扩大您的封地陶邑；攻打齐国，得到了刚寿和博邑，用来扩大您的封地陶邑；得到了许和鄢陵，用来扩大您的封地陶邑。为什么秦王一直不过问？因为魏都大梁还没有攻下来。现在如果攻下大梁，一定有人会议论到许和鄢陵您不应得，一议论到许和鄢陵，您就会理屈词穷。为您考虑，以不攻大梁为有利。”

## 白珪谓新城君

白珪谓新城君曰：“夜行者能无为奸，不能禁狗使无吠己也。故臣能无议君于王，不能禁人议臣于君也。”

## 【译文】

魏人白珪对新城君说：“一个走夜路的人能不做坏事，可不能禁止狗使它不朝自己叫。现在我能在大王面前不议论您，可是不能禁止别人在您面前议论我。”

## 秦攻韩之管

秦攻韩之管，魏王发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国也，而韩、魏壤（梁〔掣〕），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今幸而于韩，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韩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听，曰：“若不因救韩，韩怨魏，西合于秦，秦、韩为一，则魏危。”遂救之。

秦果释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谓昭忌曰：“不用子之计而祸至，为之奈何？”昭忌乃为之见秦王曰：“臣闻明主之听也，不以挟私为政，是参行也。愿大王无攻魏，听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东之从，时合时离何也哉？”秦王曰：“不识也。”曰：

“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离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韩之管，国危矣，未卒而移兵于梁，合天下之从，无精于此者矣。以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为王计者，不如制赵。秦已制赵，则燕不敢不事秦。荆、齐不能独从天下争敌于秦，则弱矣。”秦王乃止。

### 【译文】

秦国攻打韩国的管城，魏王出兵救援韩国。魏臣昭忌说：“秦是强国，而韩、魏两国交界，秦国不出兵进攻则已，如果出兵进攻，不进攻韩国，必进攻魏国。现在幸亏是攻打韩国，这是魏国的福气啊。大王若救援韩国，那末，解除秦国进攻韩国的，必定是韩国的管城，招致秦国进攻魏国的，必定是魏国的大梁。”魏王不听，说：“如果不随即救援韩国，韩国怨恨魏国，它西与秦国联合，秦、韩结为同盟，那末魏国就危险了。”于是他就去救援韩国。

秦国果然放弃管城，攻打魏国。魏王十分害怕，对昭忌说：“没有采用您的计谋，大祸已临头了，这可怎么办？”昭忌这才为此事去拜见秦王，说：“我听说英明的君国治国，不根据私见去治理国家，而是参考大家的意见来行动。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魏国。听信我的意见吧。”秦王说：“为什么？”昭忌说：“山东六国搞合纵联盟，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离，这是为什么？”秦王说：“不知道。”昭忌说：“诸侯能组织起合纵联盟，是因为大王言而无信，合纵联盟瓦解，是因为大王言而有信。〔诸侯无后顾之忧，就不必结盟。〕现在秦国攻打韩国的管城，韩国危险了。攻管还未结束，又调兵进攻大梁〔诸侯见大王如此多变，〕就会促使他们组织合纵联盟，形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诸侯认为秦国对他们提出土地的要求，实在是受不了啦。所以，为大王考

虑，不如限制赵国。秦国已经制服赵国，那末燕国就不敢不听从秦国，楚国和齐国不能单独合纵，诸侯争着来与秦国抗衡，那么，秦国就势单力孤了。”于是秦王就停止攻打魏国。

## 秦、赵构难而战

秦、赵构难而战。谓魏王曰：“不如齐（通资）赵而构之。秦王不构赵，赵不以毁构矣（而构之）秦、赵必复斗〔斗〕必重魏，是并制秦、赵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齐，赵攻荆，欲焉而收荆、赵攻齐，欲王之东长之，待之也。”

### 【译文】

秦国和赵国因互相仇怨而交战。有人对魏王说：“不如帮助赵国与秦国媾和。如果秦王不与赵国媾和，赵国也不会以毁折之兵请和。秦国和赵国必定再战，如果再战，两国一定会看重魏国，这样，就控制了秦、赵两国的战事。大王要是这样，如联合齐国，赵国就进攻楚国；要是这样，如联合楚国，赵国就进攻齐国。祝愿大王成为东方之长，等着这一天吧。”

## 长平之役

长平之役，平都君说魏王曰：“王胡不为从？”魏王曰：“秦许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为空割也。”魏王曰：“何谓也？”平都君曰：“秦、赵久相持于长平之下而无决。天下合于秦，则无赵；合于赵，则无秦。秦恐王之变也，固以垣雍饵王也。秦战胜赵，王敢责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战不胜赵，王能令韩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 【译文】

在秦、赵长平战役中，赵国的平都君游说魏王说：“大王为什么不组织合纵联盟呢？”魏王说：“秦王答应归还我垣雍。”平都君说：“我认为归还垣雍只是一句空话。”魏王说：“这怎么讲？”平都君说：“秦、赵两国在长平城下长期相持，不分胜负。诸侯与秦国联合，就会灭掉赵国，与赵国联合，就会灭掉秦国。秦国担心大王改变主意，所以用垣雍作为诱饵，使您不背弃秦国。”秦国战胜了赵国，大王敢要求割垣雍吗？大王会说“不敢。”秦国不能战胜赵国，大王能让韩国交出垣雍吗？大王会说“不能。”所以我说“归还垣雍只是一句空话。”魏王说：“对。”

## 楼梧约秦、魏

楼梧约秦、魏，将令秦王遇于境。谓魏王曰：“遇而无相，秦必置相。不听（之），则交恶于秦；听之，则后王之臣，将皆务事诸侯之能令于王之上者。且遇于秦而相（有）秦者，是无齐也，秦必轻王之强矣；有（通友）齐者，不若相之，齐必喜，是以有齐者与秦遇，秦必重王矣。”

## 【译文】

楼梧邀约秦、魏结盟，准备让秦王在两国交界处与魏王会晤。（翟强之徒）对魏王说：“会晤对，魏国无相，秦国一定会推荐一人为魏的相国。如果不同意，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将恶化。如果同意，大王的臣子都将一味地讨好那些能够左右魏王的诸侯。而且与秦国会晤，任命秦国推荐的人为魏相（他必亲秦），这就会让人觉得魏国和齐国关系疏远。（魏国孤立，）秦国一定会看轻大王，而翟强与秦国是友好的，您不如就以翟强的人为魏的相国，齐国一

定很高兴。这样，凭着魏、齐关系友好与秦王会晤，秦王一定会看重大王的。”

## 芮宋欲绝秦、赵之交

芮宋欲绝秦、赵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养地，秦王怒。

芮宋谓秦王曰：“魏委国于王，而王不受，故委国于赵也。李郝谓臣曰：‘子言无秦，而养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绝赵也。

## 【译文】

魏臣芮宋打算断绝秦国和赵国的邦交，故意要魏国收回曾经赠给秦太后的养地，秦王大怒。

芮宋对秦王说：“魏王把国家委托给大王，可是大王不接受，所以便把国家委托给赵国了。赵臣李郝对我说：‘你说魏国与秦国不友好，可是确实把养地赠给了秦太后，这不是欺骗我吗？’所以魏国才收回了秦太后的养地。”秦王大怒，于是与赵国绝交。

## 为魏谓楚王曰

为魏谓楚王曰：“索攻魏于秦，秦必不听王矣。是智困于秦而交疏于魏也。楚、魏有怨，则秦重矣。故王不如顺天下遂伐齐，与魏（便）（更）地，兵不伤，交不变，所欲必得矣。”

## 【译文】

有人为魏国对楚王说：“要求秦国攻打魏国，秦国必然不会听从大王的要求，这样就会失策于秦国，而会使魏国和我们疏远。楚、魏两国结了怨，秦国在诸侯中就会被尊重。所以大王不如顺应诸侯（五国伐齐）的形势，还是进攻齐国。夺得齐地而与魏国交换，这样，不损伤兵力，与魏国的

绑交也不会改变,而想(从魏国)得到的一定会得到。”

## 楼鼻之令翟强与秦事

(管)(楼)鼻之令翟强与秦事,谓魏王曰:“鼻之与强,犹晋人之与楚人也。晋人见楚人之急,带剑而缓之,楚人恶其缓而急之。(令)(今)鼻之入秦之传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无蔽于秦者。强,王贵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 【译文】

魏臣楼鼻与魏相翟强二人一同出使秦国。有人对魏王说:“楼鼻与翟强就象晋国人与楚国人一样(二人不同道)。晋国人见楚国人急躁,便身佩宝剑使自己舒缓;楚国人讨厌晋国人动作迟缓,就让他们快一点。现在楼鼻到了秦国,住在宾馆。(因他的守卫人员多,)宾馆不能再接待别人了。翟强来到秦国无处安身。翟强是魏国的贵臣,秦国却如此对待,未免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啊?”

## 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

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魏王弗利。白圭谓魏王曰:“王不如阴使人说成阳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于韩矣。韩不听,秦必留君而伐韩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质于秦。’成阳君必不入秦。秦、韩不敢合,则王重矣。”

### 【译文】

韩相成阳君打算联合韩、魏两国尊奉秦国,魏王认为对魏国不利。魏臣白圭对魏王说:“大王不如秘密派遣掌管送迎宾客的使者去说服成阳君:‘您到秦国去,秦国一定会扣留您,以此来要求韩国多给秦国割地。韩国如果不同意,秦国一定会扣

留您,而且就要向韩国进军。所以,您不如先不出发,要求秦国放出人质。〔秦国不会放出人质,〕成阳君就不一定不会去秦国,秦国和韩国不能联合,大王就会受到重视。”

## 秦拔宁邑

秦拔宁邑。魏王令(之)(人)谓秦王曰:“王归宁邑,吾请先天下构。”(魏魏)王(兹)曰:“王无听。魏王见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构。夫亡宁者,宜割二宁以求构,夫得宁者,安能归宁乎?”

### 【译文】

秦国攻下魏国的宁邑,魏王派人对秦王说:“如果大王归还宁邑,魏国将带头和秦国结盟。”王兹(hé)对秦王说:“大王不要同意。魏王见诸侯不可靠,所以想带头和我们结盟。失掉宁邑的国家,应该割两倍于宁邑之地来要求结盟,得到宁邑的国家,怎么能够又归还呢?”

## 秦罢邯郸

秦罢邯郸,攻魏,取宁邑。吴庆恐魏王之构于秦也,谓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郸过二周而攻王者,以王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 【译文】

秦国解除对赵都邯郸的包围之后,又去进攻魏国,攻下了魏国的宁邑。吴庆担心魏王与秦国结盟,便对魏王说:“秦国进攻大王,大王可知道是为什么吗?是诸侯都说魏国距离秦国近吗?秦国距离魏国并不近,而是秦国胁迫魏国。秦国离开赵都邯郸(大王可知道是为什么吗?)都说魏

弱,其实魏国并不比东周、西周弱。秦国离开赵都邯郸经过东周、西周进攻魏国,是因为大王容易控制的缘故。

## 魏王欲攻邯郸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浴),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欲)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 【译文】

魏王打算攻打赵都邯郸,魏臣季梁(当时正出使赵国,)听说后,中途返回魏国,他衣服皱缩不平展,满头尘土也没洗,就去拜见魏王,说:“今天我回来,在路上看见一个人,正驾着车往北,他对我说:‘我要到楚国去。’我说:‘您要去楚国,却为什么往北去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好,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虽多,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车夫会赶车。〔其实,〕这几种条件愈好,只会离楚国越远。现在大王一举一动都想建立霸业、王业,取信于诸侯。依仗大王国家强大,武器精锐,想进攻邯郸,来扩充国土,抬高声誉〔其实,〕大王这种〔错误的〕行动干得愈卖劲,只会离建立王业的目标愈远。就象要到楚国去却往北走一样。”

## 周宵谓宫他

周宵谓宫他曰:“子为宵谓齐王曰,‘宵愿为外臣’,令齐资我于魏。”宫他曰:“不可,是示齐轻也。夫齐不以无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于魏者,臣请以魏听。’齐必资公矣,是公有齐,以齐有魏也。”

### 【译文】

魏臣周宵对宫他说:“您为我对齐王说:‘周宵愿意做一个在别国为齐国做事的人,让齐国帮助我在魏国〔工作。〕’”宫他说:“不行,这就向齐国表明自己在魏国地位很低〔不能举足轻重。〕齐王是不会资助一个在魏国地位很低的人,却去伤害一个在魏国有地位的人的。所以,您不如显示出自己在魏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您说:‘大王对魏王的要求,我将使魏王同意。’齐国一定会资助您。这样您在齐国的地位就提高了,由于在齐国地位提高,您在魏国的地位也会提高。”

## 周取善齐

周取善齐,翟强善楚,二子者欲伤张仪于魏。张子闻之,因使其人为见者嗇夫,(闻)见者,因无敢伤张子。

### 【译文】

周取与齐国友好,翟强与楚国友好。两人都想在魏王面前诋毁魏相张仪。张仪知道后,就派他的人担任魏王的通报传达人员〔在魏王左右〕监视来拜见魏王的人。因此,就没有人敢在魏王面前诋毁张仪了。

## 周取入齐

周取入齐,秦王怒,令姚贾让魏王。魏王为之谓秦王曰:“魏之所以为王通天下者,以周取也。今周取随寡人入齐,齐无通于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无齐累矣。大国欲急兵,则促赵而已。”

### 【译文】

周取(自魏国)到齐国,秦王(以为周取为魏国结好于齐,)大怒,派姚贾去责备魏王。魏王为周取对秦王说:“魏国能帮助齐国联合诸侯,是通过周取,现在周取逃离魏国来到齐国,诸侯以为齐、魏已绝交,那末联合必然破灭,齐国与诸侯将失去联系。魏国与秦国友好,也就不必顾虑齐国了。如果贵国想出兵齐国,那末只管督促赵国就是了〔魏国是没有问题的。〕”

## 秦、魏为与国

秦、魏为与国,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馀,谓魏王曰:“老臣请(出)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

唐且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魏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筹策之臣无任矣。且夫魏一万乘之国,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为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则且割地而约齐、楚。王虽欲救之,岂有及哉?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也。窃以为大王筹策之臣无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发兵,日夜赴魏。

齐、楚闻之,及引兵而去。魏氏复全,

唐且之说也。

### 【译文】

秦国和魏国结为盟国。因而齐国和楚国联合,要进攻魏国。魏国派人去秦国求救,使者的车辆络绎不绝,但秦国不派救兵。

魏国有个人叫唐且,已九十多岁,他对魏王说:“请允许老臣西去秦国说服秦王,要秦国的救兵在老臣未回国以前就出发,可以吗?”魏王说:“太好了。”于是准备车马,派他去秦国。

唐且拜见秦王,秦王说:“老先生看来很疲倦,远道来这儿,十分辛苦了。魏国已多次来求借救兵,我知道魏国紧急。”唐且回答说:“大王已经知道魏国紧急,可是救兵不到,这是由于为大王出谋划策的大臣无能啊。再说,魏国是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臣服于秦国,成为秦国东面的屏障,接受秦国的政治制度,春、秋两季给秦国交纳祭祀的贡品,还认为秦国强大,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国。现在齐、楚联军已经到了魏都郊外,大王的救兵还未到,魏国危急时就将割地与齐、楚结盟,那时大王即使想救魏国,怎么来得及呢?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魏国,反增强了与秦国敌对的齐、楚两国啊。我认为给大王出谋划策的大臣是无能啊。”秦王感叹不已,方才明白,便立即出兵,日夜兼程,开往魏国。

齐、楚两国知道秦国出兵救魏,就领兵撤退了。魏国还能够保全,全靠唐且的游说啊。

## 信陵君杀晋鄙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且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

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 【译文】

信陵君杀了魏将晋鄙,拯救了邯郸,打败了秦军,保全了赵国,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信陵君。唐且对信陵君说:“我听说:‘事情有不能知道的,有不能不知道的;有不能忘记的,有不能不忘记的。’”信陵君说:“什么意思?”唐且回答说:“别人憎恨我,不能不知道〔以便自我反省;〕我憎恨别人,不能让人知道〔若知道,双方会仇恨愈深,〕别人对自己有好处,不能忘记;我对别人有好处,不可不忘记。现在您杀了晋鄙,拯救了邯郸,打败了秦军,保全了赵国,这对赵国是很大的恩德。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您,突然见到赵王,我希望您忘掉救赵的事。”信陵君说:“我敬遵您的教诲。”

## 魏攻管而不下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缩高,其子为管守,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使道使者至(缙)(缩)高之所,复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见)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辞。”

使者以报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犹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愿

君之生束缩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今缩高谨(解)(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大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

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之〕,悍而自用也,此辞反,必为国祸。吾已全己,〔之〕无为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颈而死。

信陵君闻缩高死,服缟素辟舍,使使者谢安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于思虑,失言于君,敢再拜释罪。”

### 【译文】

魏军攻打韩国的管城,没有攻下。安陵人缩高的儿子正是管城的守令。信陵君便派人对安陵君说:“请您派缩高到管城去,我将任命他为五大夫,让他担任持节军尉。”安陵君说:“安陵是个小国,不可能使它的民众一定听从命令。请使者自己去。”于是让人带领使者到缩高的住处,并传达了信陵君的命令。缩高说:“您任命我为五大夫,是要我去攻打管城啊。父亲攻打管城,儿子防守,这会让世人耻笑的。管城若被我攻下,这是背叛自己的主君。父亲教儿子做背叛的事,恐怕也不是您所喜欢的吧。我冒昧地再一次表示不敢受令。”

使者把缩高的那一番话回报给信陵君,信陵君大怒,派特使到安陵,对安陵君说:“安陵这个地方,也等于是魏国的土地。如果我攻不下管城,那末秦军就会来攻打我们魏国,国家将要危险。希望您活捉缩高,把他押送来。如果您不把他押送

来,我将出兵十万聚集在安陵城下。”安陵君说:“我先君成侯受魏襄王的诏令而封守此地,当时我曾亲手接受中央的宪法大典。大典的第一篇就明文规定:‘儿子杀父亲,臣下杀君主,按常规不予赦免。国家虽有大赦之法,然而降城投靠敌国的人,他儿子不能坚守而逃亡的人,不在大赦之列。’现在缩高不接受五大夫的尊位,是为了保持父子的正常关系,而您却说‘必须活捉来’,这是要我违背魏襄王的遗命,而废除中央的宪法大典啊,我就是死去也不敢执行。”

缩高听到这些话以后,说:“信陵君为人强狠、固执,使者把安陵君的这番话回报给信陵君,安陵国必遭大祸。我已经保全了我做臣子的大义,怎么能要我们国君去遭受魏国的祸害呢。”于是就到特使的宾馆,自刎而死。

信陵君听说缩高身死,身穿丧服,离开住宅(去吊唁,)又派使者向安陵君谢罪,说:“我魏无忌是个小人,思想糊涂,无意中对您说了错话,冒昧地请求您恕罪。”

##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臣)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诌!)!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

言美人者,族。”

由是观之,近习之人,其挚谄也固矣,其自篡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进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为我用乎?而近习之人,相与怨我,见有祸,未见有福;见有怨,未见有德,非用知之术也。

### 【译文】

魏王与宠臣龙阳君同坐在一条船上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便流泪了。魏王说:“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龙阳君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魏王说:“那末,为什么要流泪呢?”回答说:“我为我所钓到的鱼(而流泪。)”魏王说:“什么意思?”回答说:“我开始钓到鱼,很高兴;后来钓到更大的鱼,便只想把以前钓到的鱼扔掉。如今凭着我丑陋的面孔,能有机会侍奉在大王的左右。我的爵位被封为龙阳君,在朝廷中,大臣们都趋附我;在路上,人们也为我让道。天下的美人很多,知道我得到大王的宠信,她们也一定会提起衣裳跑到大王这里来。(到那时,)我(比不上他们,)就成最初钓的鱼,也是会被扔掉的,我怎么不流泪呢?魏王说:“唉!你既然有这种心思,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于是下令全国,说:“有谁敢说‘美人’的,罪灭九族。”

由此看来,帝王身边所宠爱的人,他们施展谄媚阿谀的手段,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掩护自己的办法,也是非常完备的。现在从千里之外有人想进献美人,可献来的美人,难道一定能够受到宠受吗?假如能够得到宠爱,国君也未必都会听从那些进献美人的人。而国君身边受宠幸的人,都抱怨那个进献美人的人,他们只见到有祸,而没有见到有福;只见到有怨恨,而没有看

到恩惠,这不是运用智谋的办法。

## 秦攻魏急

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能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今王亡地数百里，亡城数十，而国患不解，是王弃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无敌，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质秦，王又能死，而弗能弃之，此重过也。今王能用臣之计，亏地不足以伤国，卑体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报。”

“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欲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毒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国赞嫪毒，以嫪毒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 【译文】

秦兵进攻魏国很急。有人对魏王说：“割地以图存，不如以地而攻之为易；守地而死之，不如割地以图存为易。（图形势不同，“弃”、“用”也有所不同，各当其宜，）愿割地而图存，不愿以地而攻之，愿意为之死，不愿割地以图存，这是人们的大错。现在大王已丧失土地数百里，丢掉城池数十座，国家却祸患不止，这是因为大王只知道割地，不知道以地攻之。现在秦国强大，无敌于天下，而魏国很弱，因此大王以前才去秦国做人质，大王虽能死守，却不能割地，这又是大错啊。现在大王如能采纳我的主意，就能割地不至于损害国家，谦卑不致于劳苦自身。这样，祸患可解，仇怨也可报

了。

“秦国在全国范围以内，自执政大臣以下，以至普通赶车的，一定会问：‘亲□氏呢？亲吕氏呢？’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平民，都是这样。如果大王割地赠送给秦国，以作为□禘的功劳，卑躬屈膝尊奉秦国，来巩固□禘的地位。大王拿国家来帮助□禘，则□禘已胜利了。秦太后（秦始皇的生母）感激大王将深入骨髓。秦、魏的交往在诸侯中将占头等地位。从前秦、魏的关系都是互相欺诈。现在由于□毒的关系而与秦国友好，两国关系成为诸侯中第一等，诸侯中又谁不抛弃吕不韦而追随□氏呢？诸侯如果抛弃吕不韦来追随□毒，大王的怨仇也就算报了。”

##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生）（王），愿终受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

秦王谓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且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生）（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吴）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

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 【译文】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打算拿出五百里的土地来换安陵，安陵君大概会答应我吧？”安陵君说：“承蒙大王给我恩惠，用大块土地换小块土地，当然是太好了。虽然如此，不过我是继承了先王的土地，希望终身守住它，不敢拿来交换。”秦王（听了）很不高兴。安陵君于是派唐且出使秦国。

秦王对唐且说：“我拿出五百里的土地来换安陵，安陵君不答应我，为什么呢？何况秦国已经灭掉了韩国和魏国，安陵君凭着五十里大小的地方还能保存下来，是因为（我认为）安陵君是个忠厚老者，所以没有放在心上。现在我以十倍的土地来扩大安陵君的领土，安陵君却拒绝我的好意，这不是轻视我吗？”唐且回答说：“不，不是

这样。安陵君继承先王的土地，而且守住它，即使是拿一千里土地来也不敢换掉，何况只有五百里呢？”

秦王大怒，对唐且说：“先生可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且回答说：“我不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一发怒，就会尸横百万，血流千里。”唐且说：“大王可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脱下帽子，光着脚板，用头撞地罢了。”唐且说：“这是庸人发怒，不是志士发怒。当年专诸刺杀王僚时，扫帚星遮住了月亮，聂政刺杀韩傀时，白虹穿过了太阳，要离刺杀庆忌时，苍鹰飞扑在殿上。这三个人都是普通的志士，当胸中怀着愤怒还未发作的时候，上天降下祥瑞的征兆，加上我，就会是四个人了。如果志士真的发起怒来，就会倒下两具尸体，血流五步之内，天下的人穿白戴孝，就在今天。”唐且说着，拔出佩剑站起身来。

秦王面有惧色，软了下来，挺直上身跪着，向唐且道歉说：“先生请坐，何至于这样呢！我明白了。韩国和魏国都灭亡了，可安陵凭着五十里的地盘还能生存下来，就因为先生这样的人啊！”

## 战国策卷二十六

# 韩策一

### 三晋已破智氏

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贵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

#### 【译文】

韩、赵、魏三家已经打败智伯，准备瓜分他的土地。韩相段规对韩康子说：“分地时一定要成皋。”韩康子说：“成皋是贫瘠不长庄稼的地方，要它有什么用。”段规说：“一里那末大的地盘却可以牵动方圆千里的政权，是因为地形有利的缘故。一万人可以打败三军，是因为乘敌人不备的缘故。大王如果能采纳我的意见，韩国一定可以消灭郑国。”韩康子说：“好。”于是要了成皋。后来到韩国灭掉郑国时，果然是从成皋开始的。

### 大成午从赵来

大成午从赵来，谓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

#### 【译文】

大成午从赵国来到韩国，和申不害谈到韩国的事时说：“您通过韩国使我在赵国受到重用，我就可以通过赵国使您在韩国受到重用。这样，您就等于据有两个韩国，而我就等于据有两个赵国了。”

### 魏之围邯郸也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何）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言，以言于王，王大说之。

#### 【译文】

魏国围攻赵都邯郸时，申不害开始和韩王接触，但还不知道韩王有什么意图，担心说话未必合韩王的心意。韩王问申不害说：“我帮助魏国好呢？还是帮助赵国友好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安危的关键，国家的大事。我要深思熟虑一番。”申不害于是不露声色地对韩臣赵卓和韩晁说：“你们都是国家能言善辩的人，做人臣的，意见何必要为君主所采用呢，只要竭尽忠

心就行了。”赵卓和韩晁二人分别在韩王面前议论国家大事。申不害便暗暗观察韩王喜欢谁的意见,再把这个意见献上,韩王因而非常喜欢申不害。

## 申子请仕其从兄官

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学于子者也?听者之谒,而废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谒乎?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

### 【译文】

韩相国申不害为他的堂兄向韩昭侯求官做,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有怨气。韩昭侯说:“我这不是从您那儿学的吗?我是答应您的要求废弃您执法的主张呢?还是实行您的主张而不答应您的要求呢?您曾教我,根据功劳的大小授予不同的奖赏,根据能力的强弱委任不同的官职。现在您有所求,这将使我无所适从了。”申不害不敢进入正室,而请求惩处,说:“您真是人们理想的好国君啊!”

## 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

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奚子、少府、时力、距(来)(黍),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甲盾鞬鍪铁幕,革抉、(沃)(跋)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

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与之,即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后更受其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

### 【译文】

苏秦为楚国组织合纵联盟而游说韩王,说:“韩国北面有巩县、洛水、成皋这样巩固的边防,西面有宜阳、商阪那样险要的关塞,东面有宛县、穰县和洧水,南面有陁山,土地纵横千里,军队有数十万,天下强劲弓弩都出产在韩国。象■子、少府、时力、距黍这些劲弩,都能使箭射出六百步之外。韩国的士兵,锻练臂力,演习射击,毫不间断,在远距离发射,可以射中(人形靶的)胸膛,近距离发射,可以射中其心脏。韩国士卒使用的利剑都出产在冥山。象棠■、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这些宝剑,在陆地都可斩断牛、马,在水上可以截击鸿雁,在战场遇敌则可以击穿甲、盾、□鍪(d móu)、铁幕等盔、袍。射箭用的皮扳指儿和盾的系带无不齐备。韩国士卒很骁勇,身披坚固的铠甲,踩着强劲的弩机发箭,带着锋利的宝剑,以一当百,自不待言。凭韩国的强盛和大王的贤能,竟然要到秦

国去讨好秦王,做他的东边属国,为秦王筑行宫,接受秦国的政治制度,春秋供奉祭品,恭恭敬敬地表示屈服,象这样使国家受辱,被诸侯所耻笑,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因此,希望大王要深思熟虑啊。大王如果讨好秦王,他一定要求割让宜阳、成皋。如果现在献给他,明年他又会更进一步地要求割地。给他吧,已无地可给了;不给吧,就前功尽弃,以后更要遭受秦国的战祸。况且,大王的土地有割尽的时候,而秦国的要求没有止境。以有限的土地去应付无限的要求,这就是所谓‘自招怨祸’,即使不打一仗,土地也会丢掉。我听到俗语说:‘宁可做鸡嘴,不可做牛尾。’如果大王恭恭敬敬地向秦国称臣,侍奉秦国,这和做‘牛尾’又有什么区别呢?凭大王的贤能,拥有韩国强劲的大军,却有‘牛尾’之名,我私下为大王感到惭愧。”

韩王听了怒容满面,卷起袖子,露出胳膊,手按宝剑,仰天长叹,说:“我就是一死,也绝不能去侍奉秦国。现在您把楚王的尊意告诉我,我完全同意结成合纵联盟。”

## 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

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食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犰)〔贲〕之士,徒跣科头,贯(读弯)颞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跌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裯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

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言曰:‘听吾计则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诳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夫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无亡,不可得也。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史,须以决事。”

韩王曰:“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 【译文】

张仪为秦国组织连横阵线游说韩王,说:“韩国地势险恶,百姓多居山地,出产的粮食,不是麦子就是豆子;百姓吃的,多是豆饭和豆叶汤,如果一年收成不好,百姓连酒糟、谷糠都吃不饱,土地不到方圆九百里,存粮不够两年。预料大王的军队总共不过三十万,连烧火做饭、养马、做杂役的统统在内。除去巡守边关、要塞、堡垒的,现役军队不过二十万而已。但秦国有战士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勇猛的战士,不穿鞋、不戴盔、弯弓、持戟,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的,不计其数。秦国的战马优良,战士众多,良马前踢跃起,后踢蹬地,腾空而跳,

前后蹄之间可达二十四尺的,不计其数。六国士卒作战时要穿上铠甲,戴上头盔,而秦国士卒不穿铠甲,赤膊上阵,冲向敌人,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挟着俘虏。秦国士卒与六国士卒相比,就好象拿无敌勇士孟贲与懦夫相比一样,秦国重兵压向六国,更象大力士乌获对付婴儿一般。凭孟贲和乌获这样的勇士去攻打不驯服的弱国,这和把三万斤的重物压在鸟蛋上,又有什么不同呢,一定不能幸免于粉碎。

“各国诸侯不估计自己兵力之弱,粮食之少,却听信主张合纵联盟的游说之士的花言巧语,他们互相勾结,自我标榜,都说‘听从我的计谋,就可以称雄称霸于天下。’诸侯大臣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听信一时的空话,欺骗耽误君主,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如果大王不归顺秦国,秦国就会出兵占据宜阳,切断韩国上党的交通,东面占据成皋、荥阳,那末,鸿台离宫、桑林御苑就不再为大王所有。如果封锁了成皋,切断了上党要道,那末,大王的国家就被割裂了。先讨好秦国就可以安宁,不讨好秦国就要危险。若到灾祸中去寻求幸福,因计谋短浅而结怨很深,违抗秦国而顺从楚国,即使想让国家不亡,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大王考虑,不如去讨好秦国。秦国的愿望就是要削弱楚国,而能削弱楚国的,只有韩国。这并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而是韩国的地形使它有这种优势。现在,大王如果往西讨好秦国而又去进攻楚国,秦王一定高兴。那末,进攻楚国而独占楚地,转嫁祸害而取悦于秦王,任何计谋也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因此,秦王派我上书给大王,敬候大王裁决。”

韩王说:“承蒙您教导我,我愿做秦王的一个郡县,为秦王筑行宫,春、秋供奉祭品,做秦国东边的属国,并且把宜阳献给秦

国。”

## 宣王谓摎留

宣王谓摎留曰:“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监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寡力者籍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其主,或外为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必危矣。”

### 【译文】

韩宣惠王对韩人摎留说:“我想同时用公仲和公叔执政,可以吗?”摎回答说:“不行。晋国用六卿执政,国家就分裂了,齐简公用田成和监止掌权,简公就被杀了,魏国曾同时任用犀首、张仪为相,就丧失了西河以外之地。现在大王想任用两个人共同执政,那个势力大的必定会在朝廷树立同党,势力小的就会借助外国的势力〔以保全自己。〕如果群臣中有的在国内自树私党,对国君专权;有的里通外国,使国土分裂,那末大王的国家必然会陷于危险的境地。”

## 张仪谓齐王

张仪谓齐王曰:“王不如资韩朋(即公仲朋),与之逐张仪于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齐、魏废韩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闻之,必不入于齐。据公于魏,是公无患。”

### 【译文】

有人对张仪说:“有人对齐王说:‘大王不如帮助韩朋,使他从魏国赶走张仪。魏国就会任命犀首为相国,随着齐、魏两国联合,再废掉韩朋,而任命公叔为相国,〔与犀首一道〕进攻秦国。’公仲(即韩朋)听说后,一定不会接受齐国的帮助,和他合

作。〔韩朋为了保全自己不被废掉，一定不会与齐王一道从魏国赶走张仪，相反会〕依靠在魏国的张仪。这样，您就无忧无虑了。”

## 楚昭(献)(敝)相韩

楚昭(献)(敝)相韩。秦且攻韩，韩废昭(献)(敝)。昭(献)(敝)令人谓公叔曰：“不如贵昭(献)(敝)以固楚，秦必曰：‘楚、韩合矣。’”

### 【译文】

楚国的昭(献)(敝)出任韩国的相国，秦国将要进攻韩国，韩国罢免了昭(献)(敝)。昭(献)(敝)要对韩国相国公叔说：“您不如重用昭(献)(敝)，来巩固楚、韩的邦交〔这样，〕秦国就一定认为楚、韩联合〔而不攻韩了。〕”

## 秦攻陜

秦攻陜，韩使人驰(读移)南阳之地。秦已驰，又攻陜，韩因割南阳之地。秦受地，又攻陜。陈轸谓秦王曰：“国形不便故驰。交不亲故割。今割矣而交不亲，驰矣而兵不止，臣恐山东之无以驰、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于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于韩，一旦而具。今王攻韩，是绝上交而固私府也，窃为王弗取也。”

### 【译文】

秦国攻打韩国的陜城，并派人用秦地来交换韩国的南阳。秦、韩两国换地的谈判已完成，秦国又去进攻陜城，于是韩国将南阳割给了秦国〔而不是交换。〕秦国接受了南阳，还去进攻陜城。陈轸对秦王说：“因国土地形不利所以才交换，因两国关系不友好才割地。现在韩国已割地给秦国，而两国关系仍不友好，两国换地的谈判已完成，秦国又出兵进攻韩国，我担心六国

诸侯不会拿换地、割地来孝敬大王了。况且大王在三川搜求百金没有得到，而在韩国搜求千金一下子都满足了。现在大王进攻韩国，这乃是断绝了极为友好的关系，犹如抛弃了从韩国可以获得的一切。我实在不敢苟同。”

## 五国约而攻秦

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

### 【译文】

齐、燕、赵、魏、韩五国结为合纵联盟，以楚王为合纵盟主，可没有击败秦国，停战后，六国军队留驻在成皋。魏顺对市丘君说：“五国停战以后，必然会进攻市丘，以此来抵偿军费。如果您能资助我，我愿为您制止六国诸侯进攻市丘。”市丘君说：“好。”于是就派遣魏顺。

## 郑强载八百金入秦

郑强载八百金入秦，请以伐韩。冷向谓郑强曰：“公以八百金请伐人之与国，秦必不听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郑强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几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几瑟以车百乘居阳翟，令昭(献)(敝)转而与之处，旬有馀，彼已觉。而几瑟，公叔之仇也；而昭(献)(敝)，公叔之人也。秦王闻之，必疑公叔为楚也。”

### 【译文】

郑强载着八百金去秦国，请求秦国攻打韩国。秦臣冷向对郑强说：“您用八百金请求秦国去攻打他的同盟国，秦国一定

不会听从。您不如让秦王怀疑韩相国公叔。”郑强说：“怎么个做法？”冷向说：“公叔当年攻打楚国时，由于前太子几瑟在楚国，所以才主张先打楚国。现在已经要楚王用一百辆战车把几瑟送到楚、韩交界处阳翟，公叔又要昭釾到阳翟与几瑟同住。十几天以后，几瑟发觉〔昭釾有谋杀他的意图，仍保持相安无事。〕几瑟是公叔的仇敌，昭釾又是公叔的党羽。秦王知道〔仇人与党羽能共处，足见韩、楚关系转好，而秦、楚关系恶化，他〕一定会怀疑公叔在帮助楚国。〔因此，秦国就会攻打韩国。〕

## 郑强之走张仪于秦

郑强之走张仪于秦，曰仪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谓大宰曰：“公留仪之使者，强请西图仪于秦。”故因而请秦王曰：“张仪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谒秦王。”秦王怒，张仪走。

### 【译文】

韩人郑强想使张仪被秦国赶走，他想：张仪的助手一定去了楚国。因而去楚国对大宰说：“您留住张仪的助手，我要求到秦国去谋算张仪。”随后他就去拜见秦王，说：“张仪派人到楚国，献给楚国上庸之地，所以楚王派我来拜见大王。”秦王听了大怒，张仪便逃跑了。

## 宜阳之役

宜阳之役，杨达谓公孙显曰：“请为公以五万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恶之，其救韩必疾，则茂事败矣。”

### 【译文】

在宜阳战役时，秦人杨达对公孙显说：“我愿意为您用五万大军去进攻西周，如

果成功了，就可以用九鼎来抑制甘茂〔攻陷宜阳的武功。〕不然，秦国进攻西周，诸侯会〔因“挟持天子的恶名”〕而厌恨秦国，〔由于进攻西周必须经过韩国，〕秦国一定会迅速救援韩国，那末，甘茂进攻宜阳的事必然失败〔不能建功。〕

## 秦围宜阳

秦围宜阳，游腾谓公仲曰：“公何不与赵、离石、祁，以质许地，则楼缓必败矣。收韩、赵之兵以临魏，楼鼻必败矣。韩〔赵〕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败矣。以成阳资翟强于齐，楚必败之。须，秦必败。秦失魏，宜阳必不拔矣。”

### 【译文】

秦国围攻宜阳，游腾对韩相公仲说：“您为何不要赵国派人质来，然后割给赵国离石、祁等地，〔如果韩、赵联盟成功，主张秦、赵联盟的〕楼缓就必定失败。如果韩、赵两国的军队联合进攻魏国〔主张秦、魏联合的〕楼鼻也必定失败。韩、赵两国联合，魏国一定会背叛秦国，甘茂〔孤立〕就必然失败。以成阳资助在齐国〔为魏国联合秦、齐而疏远楚国的〕翟强，那末楚国〔将会不利〕必然会加以破坏。不久，秦国也必然失败。秦国失去了魏国的支持，宜阳一定不会被攻下。

## 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

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其后，秦归武遂于韩，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于公仲也。

杜聊为公仲谓秦王曰：“〔明〕〔朋〕也，愿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于甘茂，故樗里疾大说杜聊。

## 【译文】

韩相公仲因为甘茂夺取了韩国的宜阳,而仇恨甘茂。以后,秦国把武遂归还给了韩国;不久,秦王自然要怀疑甘茂利用归还武遂一事来消除他和公仲之间的仇恨。

韩人杜赫为公仲对秦王说:“我听说公仲朋希望借重甘茂之力来投靠大王。”秦王听后〔认为甘茂与公仲关系密切,更增加他对甘茂的怀疑,因此〕对甘茂很生气〔秦王怀疑甘茂,甘茂被疏远,右丞相樗里疾随之权重,〕因此,樗里疾更加喜欢杜赫。

## 秦、韩战于浊泽

秦、韩战于浊泽,韩氏急。公仲(明)(朋)谓韩王曰:“与国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之以一名都,与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将西讲于秦。

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而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南乡,此秦所以庙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倣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令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为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兵虽至,楚国不大病矣;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于韩。韩得楚救,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

楚王大说,乃倣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弊邑虽小,已悉起之矣。愿大国遂肆意于秦,弊邑将以楚殉韩。”

韩王大说,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告(苦)我者,秦也;以虚名救

我者,楚也。恃楚之虚名,轻绝强秦之敌,必为天下笑矣。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师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以使人报于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轻强秦之祸,而信楚之谋臣,王必悔之矣。”韩王弗听,遂绝和于秦。秦果大怒,兴师与韩氏战于岸门,楚救不至,韩氏大败。

韩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为秦禽,智为楚笑(者),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明)(朋)也。

## 【译文】

秦、韩两军在韩国的浊泽交战,韩国处境危急。韩国的相国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不可依靠。现在秦国一心想攻打楚国,大王不如通过秦相张仪而和秦国联合,送给秦国一个大城邑,和秦国一道攻打楚国。这是以一失(失一城)换来(秦不伐韩,与秦伐楚)二利的主意啊!”韩王说:“好。”于是告诉公仲朋要谨慎地去西面与秦国谈判联合的事。

楚王听说此事后非常害怕,召请陈轸来,告诉他这件事。陈轸说:“秦国想攻打我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得到了韩国一个大城邑,这就提供了武装力量,秦、韩联军向南,这是秦国在宗庙烧香祷告时都孜孜以求的,现在实现了它伐楚的愿望,楚国必然遭受攻打。大王听我的,为此警戒全国,出兵而救韩,让战车布满道路,又派出亲信的使臣,多给他们车辆,多带钱财,让韩国相信楚国真的要救援自己,韩国即使不听从我们的,他也会(因为我们出兵救援而)感激大王,必定不会充当攻打楚国的先锋。这样,秦、韩就不会齐心协力,即使秦军打来,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担忧,如果韩国听信了我们,拒绝与秦国联合,秦王一定会大发雷霆,而深怨韩国。韩国得到楚国的救

援,一定会看轻秦国;它看轻秦国,对待秦国就不会尊敬。这样,就会使秦、韩联军不和,而受困阻,楚国就可以免除祸患了。”

楚王听后非常高兴,于是下令警戒全国,出兵而救韩,派出亲信的使臣,多给他配备车辆,多携带钱财。使臣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全国动员,希望贵国就放心大胆地抵抗秦国吧,敝国将与贵国共存亡。”

韩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让公仲朋不再通使秦国。公仲朋说:“不可。真正使我们受害的是秦国,用谎话来救我们的是楚国。依靠楚国救援的谎言,而轻率地与强帮秦国绝交,一定会被诸侯所讥笑。再说,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没有事先就约好要进攻秦国。秦国想要进攻楚国,楚国因此说出兵援救韩国,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通报了秦国,若现在不和秦国进攻楚国,这乃是欺骗秦国。轻视强秦造成的灾祸,再加上轻信楚国的谋臣,大王一定会后悔的。”韩王不听,于是与秦国解除盟约。秦王果然大怒,发兵与韩国在岸门交战,楚国没有派来救兵,韩国因而大败。

韩国的兵力并没有减弱,韩国的人民并不愚昧,但军队被秦国打败,计谋为楚国设笑,其原因是错误地听信了陈轸,没有采用公仲朋计谋的缘故。

## 颜率见公仲

颜率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阳(同伴)也,故不见率也。公仲好内,率曰‘好土’;〔公〕仲畜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自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

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

## 【译文】

颜率去会见韩相国公仲,公仲不愿见。颜率对公仲的通报人员说:“公仲一定认为我在撒谎,所以不见我。公仲喜好女色,我说他喜好士人;公仲为人吝啬,我说他慷慨施舍;公仲行为不正,我说他急公好义。从今以后,我将公开说出来就是了。”

公仲的通报人员把这些话告诉给公仲,公仲赶紧起身,去接见颜率。

## (韩)〔为〕公仲谓向寿

(韩)〔为〕公仲谓向寿曰:“禽困覆车。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阳。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斗于秦,愿公之熟计之也。”

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我谒之。”公仲曰:“秦、韩之交可合也。”对曰:“愿有复于公。谚曰:‘贵其所以贵者,贵。’今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事矣,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孙郝党于韩,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是与公孙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人皆言楚之多变也,而公必之,是自为贵也。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韩以备之,若此则无祸矣。韩氏先以国从公孙郝,而后委国于甘茂,是韩,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举不辟仇也。”

向寿曰:“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难。”

向子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已。”对曰:“公何不以秦为韩求(颖)〔颖〕川于楚,此乃韩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弗得,

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争强，而公过楚以攻（收）韩，此利于秦。”

向子曰：“奈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郝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是以公孙郝、甘茂之无事也。”

### 【译文】

有人为公仲对向寿说：“野兽追急了，就会把猎车撞翻。您打败了韩国，侮辱韩相国公仲，公仲收拾残破的韩国，又来投靠秦国，他自认为必定可以受到秦国的封赏。现在您把秦地解中给了楚国，又把桂阳封给小令尹。秦、楚联合，并进攻韩国，韩国必亡。（这样，）公仲就将亲自率领他的私党到秦国和您拼命。希望您三思。”

向寿说：“我联合秦、楚两国，并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为我去告诉公仲说：‘秦国和韩国的邦交是可以缔结联盟的。’”那人回答说：“回您的话，俗话说：‘尊重别人所尊重的，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现在，论秦王所宠爱的人，您不如公孙郝，论智能，您不如甘茂。如果这两个人都不能执掌国政，唯独您能与秦王决断国政，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所缺失的缘故。公孙郝亲韩国，而甘茂亲魏国，所以秦王不信任他们。当今，秦国和楚国争霸，而您亲楚国，这就和公孙郝、甘茂一样，您怎么能和他们区别开来呢？人们都说楚国善变不可靠，而您一定会栽在他的手里，这是您自我罪责。您不如和秦王研究楚国的善变，与韩国友好，来防备楚国，这样，就不会有祸患了。当初，韩国先把国事交给公孙郝，后来又交给了甘茂，可见韩国就是您的仇敌。现在您如果（行）亲韩防楚’的策略，这正是‘外举不避仇’的原则啊！”

向寿说：“我很想与韩国联合。”那人回答说：“甘茂答应公仲把武遂还给韩国，

夺取宜阳后，让这里的百姓返回家园（从前甘茂与公仲和好的条件是，归还侵地武遂，并放回宜阳百姓。）可现在您要白白地与公仲和好，这可太难了。”

向寿说：“这可怎么办呢？武遂终于得不到了。”那人回答说：“您为何不借秦国的力量为韩国向楚国要回颍川呢？颍川是韩国被楚国夺去的土地。您提出要求，如得到颍川，这说明您的话在楚国是算数的，而且因为颍川而使韩国感激您，如果您要求颍川而没有得到，这说明韩、楚两国的怨仇还没有消除，那末两国将分别与秦国结交。秦、楚两国争霸，您责备楚国，而与韩国联合，这对秦国有利。”

向寿说：“怎么办呢？”那人回答说：“这是好事。甘茂想借助魏国联合齐国，公孙郝想借助韩国联合齐国，现在您夺取宜阳立了功，又联合楚、韩两国，那末守卫宜阳就无忧患了。您再责备齐国与魏国不跟秦国联合的罪过，这样，公孙郝与甘茂就会失去权力。”

### 或谓公仲曰

或谓公仲曰：“听者听国，非必听实也。故先生听谗言于市。愿公之听臣言也。公求中立于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孙郝以难甘茂，劝齐兵以劝止魏，楚、赵皆公之仇也。臣恐国之以此为患也，愿公之复求中立于秦也。”

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以公孙郝为党于公而弗之听，甘茂不善于公而弗为公言，公何不因行愿以与秦王语？行愿之为秦王臣也，公，臣请为公谓秦王曰：‘齐、魏合与离，于秦孰利？齐、魏别与合，于秦孰强？’秦王必曰：‘齐、魏离则秦重，合则秦轻；齐、魏别则秦强，合则秦弱。’臣即曰：‘今王听公孙郝以韩、秦之兵应齐而

攻魏，魏不敢战，归地而合于齐，是秦轻也，臣以公孙郝为不忠；今王听甘茂，以韩、秦之兵据魏而攻齐，齐不敢战，不求割地而合于魏，是秦轻也，臣以甘茂为不忠。故王不如令韩中立以攻齐，王言救魏以劲之，齐、魏不能相听，久离兵（史）（事）。王欲，则信公孙郝于齐，为韩取南阳，易谷川以归，此惠王之愿也。王欲，则信甘茂于魏，以韩、秦之兵据魏以（郟）（郤）齐，此武王之愿也。臣以为令韩以中立以劲齐，最秦之大急也。公孙郝党于齐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谒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 【译文】

有人对韩相国公仲说：“听话要听民众的话，不必听贵人的话。所以，先王在众人聚集的地方聆听街谈巷议，我希望您也听我的话。您对秦国表示韩国要保持中立，这不可能实现，您与公孙郝友好而与甘茂对立，您帮助齐兵来控制魏国，楚、赵两国都是您的仇敌。我担心国家因此会招来祸患，希望您仍旧对秦国表示韩国要保持中立。”

公仲说：“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秦王认为公孙郝与您是同党，而不听信公孙郝，甘茂与您不友好而不会为您说话，您不通过行愿和秦王交谈？行愿作为秦王的大臣为人公正无私，我愿为您对秦王说：‘齐国和魏国联合还是分离，哪种情况对秦国有利？齐、魏分离与联合，哪种情况可以加强秦国呢？’秦王一定会说：‘齐、秦两国分离，秦国就会受到重视；齐、魏两国联合，秦国就会被轻视。齐、魏两国分离，秦国就强盛；齐、魏两国联合，秦国就会衰弱。’我就说：‘如果大王听从公孙郝的，以韩、秦两国的军队响应齐国去进攻魏国，魏国就不敢应战，而会献地与齐国讲和，这就

说明秦国被轻视，我认为公孙郝不忠；如果大王听甘茂的，以韩、秦两国的军队帮助魏国去进攻齐国，齐国就不敢应战，也会要求献地与魏国讲和，这就说明秦国被轻视，我认为甘茂不忠。所以，大王不如让韩国保持中立，使齐、魏两国互相攻击，大王声称要救魏国去增强魏国，齐、魏两国各不相让，就要长期进行战争。大王想让齐国信任公孙郝，为韩国夺取魏国的南阳，交换韩国的谷川，以为秦国所有，这乃是秦惠王的希望。大王若想派甘茂到魏国，以韩、秦两国的军队依靠魏国击退齐国，这乃是秦武王的愿望。我认为让韩国中立，而使齐、魏两国互相攻击，这乃是秦国最紧要的事啊。公孙郝亲近齐国（想要韩国助齐攻魏），不肯说（让韩国中立），甘茂亲近魏国也不敢晋见大王，公孙郝和甘茂（一个亲齐，一个亲魏），二人乃是大王的大患，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 韩公仲相齐

韩公仲相齐（齐）、楚之交善，秦（与）魏遇，且以善齐而绝齐乎楚。（楚）王使景鲤之秦，鲤与于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鲤，恐齐以楚遇为有阴于秦、魏也，且罪景鲤。

为谓楚王曰：“臣贺鲤之与于遇也。秦、魏之遇也，将以合齐、秦而绝齐于楚也。今鲤与于遇，齐无以信魏之合己于秦而攻于楚也，齐又畏楚之有阴于秦、魏也，必重楚。故鲤之与于遇，王之大资也。今鲤不与于遇，魏之绝齐于楚明矣。齐、（楚）信之，必轻王。故王不如无罪景鲤，以视齐于有秦、魏，齐必重楚，而且疑秦、魏于齐。”王曰：“诺。”因不罪而益其列。

### 【译文】

韩国公仲出任齐国的相国，齐、楚两国邦交友好。这时秦、魏两国会晤，将拿与齐

国友好为条件,而使齐、楚两国绝交。楚王派宠臣景鲤去秦国,景鲤却参加了秦、魏的会晤。楚王为此对景鲤很生气,担心齐国以为景鲤参加了这次会晤,是楚国与秦、魏两国有私交,并将惩罚景鲤。

有人为景鲤对楚王说:“我祝贺景鲤参加了秦、魏两国的会晤。秦、魏两国会晤的目的,是要使齐、魏两国联合起来,以拆散齐、楚两国的邦交。现在景鲤参加了秦、魏的会晤,秦国不会相信魏国会使齐国与秦国联合而与楚国对立,齐国又害怕楚国与秦、魏两国有密约,必然会看重楚国。所以,景鲤参加这次秦、魏会晤,对大王非常有利。如果景鲤不参加这次会晤,魏国将使齐、楚两国绝交,这是很明显的。如果齐国按魏国那样做了,一定会轻视大王。所以,大王不如不惩处景鲤,以此向齐国表示楚国和秦、魏两国关系友好,齐国必然会重视楚国,而且让齐国对秦、魏产生怀疑。”楚王说:“好。”因此,楚王没有惩处景鲤,并且晋升了他的官阶。

## 王曰向也子曰 天下无〔道〕〔敌〕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敌〕。’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斗兵于燕,则岂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为之,是弊楚也。强楚、弊楚,其于王孰便也?”

### 【译文】

魏王说:“刚才您说(楚国)在天下无敌,现在您说‘要进攻燕国’。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如果说‘马的力量很大’,这是可能的,如果说‘马可以载三万斤重的东西’,那可不一定。这是为什么?因为

三万斤的重量绝不是马力所能胜任的。如果说‘楚国很强大’,这是可以的。如果说‘它可以越过赵、魏两国去进攻燕国’,那楚国怎么能胜任呢?楚国既不能胜任,而又要去进攻燕国,那是自取败弱。使楚国败弱,还是使楚国强大,这两种结果,那一种结果对大王有利呢?”

## 或谓魏王

或谓魏王:“王徼四强之内,其从于王者,十一日之内,备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击之。臣为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

春申君闻之,谓使者曰:“子为我反,未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涉魏境。”

秦使闻之,以告秦王。秦王谓魏王曰:“大国有意必来,以是而足矣。”

### 【译文】

有人对魏王说:“〔魏国将出兵。〕大王警戒全国:凡〔有武器〕跟随大王的人,若在十天以内准备不全的,处死。于是,大王把旌旗的下垂装饰物‘旒’系在车辕上,〔准备出发。〕但我愿为大王出使楚国,大王等我返魏后,再出发。”

楚相春申君听说后,对魏国的这位使者说:“您为我返回魏国去吧,不必见楚王了。十天以内,数万大军即将开入魏国边境。”

秦国的使臣知道后,把这情况报告了秦王,秦王对魏王说:“贵国一定要来,凭这已经足够了。”

## (观鞅)〔观津人朱英〕 谓春申〔君〕

(观鞅)〔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

“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也不然。先君者，二十余年未尝见攻。今秦欲逾兵于滹隘之塞，不（使）（便），假道两周，倍韩、魏以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爱其许、鄢陵与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见者，秦、楚斗之日也已。”

### 【译文】

观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是强国，而您执政就变弱了。如果是我，就不会是这样看。在先君时，二十多年从未被秦国进攻过。（因为）如果秦国想越过滹隘关塞进兵，不方便，想假道两周背着韩、魏去攻楚，又不行。现在却不然，魏国命在旦夕，不会爱惜许、鄢陵和梧地，而是会把它们割给秦国的，这样，秦国距离楚国不到一百六十里。依我看来，秦、楚大战的日子不远了。”

## 公仲数不信于诸侯

公仲数不信于诸侯，诸侯辄之。南委

国于楚，楚王弗听。苏代为谓楚王曰：“不若听而备于其反也。（明）（朋）之反也，常仗赵而畔楚，仗齐而畔秦。今四国辄之而无所入矣，亦臣患之。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

### 【译文】

韩相国公仲对诸侯屡次不讲信用，诸侯都封锁制裁他。他要把国事托付给南边的楚国，楚王不同意。苏代为公仲对楚王说：“不如同意他，而又防备他反覆无常。公仲朋反复无常，常常是依仗赵国来背叛楚国，依仗齐国来背叛秦国。现在四国都对他进行封锁制裁，他无法得逞了，他也非常担忧。现在是他尾象生高那样该守信用的时候了。”

## 战国策卷二十七

### 韩策二

#### 楚围雍氏五月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归书报韩王，韩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殽，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

“善。”果下师于殽以救韩。

#### 【译文】

楚国包围了雍氏，已经五个月。韩国派使者去秦国求救，使者的车辆络绎不绝，秦军没有东出■塞援韩。韩国又派尚靳出使秦国，对秦王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平时是秦国的屏障，战时出兵就充当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军不出■塞援助。我听说，唇亡则齿寒，希望大王深思熟虑。”宣太后说：“韩国的使者来了不少，只有尚靳的话说得对。”于是召见尚靳。宣太后对尚靳说：“我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但把身子全压在我身上，我不以为重，为什么呢？因为感到舒服、愉快，对我稍有好处。现在援救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不足以救韩。解救韩国被围困之危，每天要耗费千金，难道就不能稍微给我一点好处吗？”

尚靳回来上书韩王，韩王派大臣张翠去秦。张翠称有病，每天缓行一百里，他到了秦国，甘茂说：“韩国形势紧急吗？先生竟抱病而来。”张翠说：“韩国不紧急，紧急什么？”甘茂说：“秦国国大君贤，对韩国紧急不紧急，了如指掌。现在先生说不紧急，行吗？”张翠说：“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转而投靠楚国，我还敢来吗？”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了。”

甘茂入朝报告秦王,说:“公仲在韩国掌权,得到秦国的军事援助,就可以对抗楚国。现在雍氏被楚国困围,而秦军不出■塞去支援,这样就会失掉韩国。况且公仲低头忧闷而不上朝,公叔势力会向南与楚国联合,若楚、韩合而为一,魏国不敢不听。这样楚国就可用楚、韩、魏三国的力量去谋取秦国。这样,攻打秦国的阵势就形成了。我不知是坐等被人进攻有利呢,还是进攻别人有利?”秦王说:“好。”果真派兵东出■塞,前往援救韩国。

## 楚围雍氏

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于秦,秦(朱)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于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军于南郑矣。”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楚威王攻梁,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于是攻皮氏。魏氏劲,威王怒,楚与魏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也,其将扬言救韩,而阴善楚,公恃秦而劲,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恶其事。司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与昭(献)(黻)遇于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对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秦必委国于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仪而已,其实犹之不失秦也。”

### 【译文】

楚国包围了雍氏,韩国派冷向去秦国请求救兵,秦国没有出兵救韩,派了公孙昧

去韩国。韩相国公仲问:“您以为秦国将会出兵救韩呢?还是不出兵救韩呢?”公孙昧回答说:“秦王说了:一路军由南郑攻楚,一路军由蓝田经商洛攻楚,又一路军出兵至三川等待您,他们必然不会在韩都新郑与楚国交战。”公仲说:“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秦王一定会因袭张仪以前的计谋。当时楚威王进攻魏国,张仪对秦王说:‘与楚国一道去进攻魏国,魏国会转而又与楚国联合,韩国本来就是魏国的盟国,这样秦国就孤立了。所以不如出兵去增强魏国。’在这时,楚国正攻打皮氏,魏国因秦国出兵而力量增强,楚威王大怒,楚与魏大战,秦军便占领了魏国的西河之外返回。现在,秦国表面上宣称援救韩国,但暗地与楚国交好,您依靠秦国的态度强硬,就一定不会对与楚国作战掉以轻心。楚国暗中明白秦国不为韩国所用,一定会轻易地和您交战。您战胜了楚国,秦国就会乘势占领楚国的土地,再用这块土地交换韩国的三川而返,您如果不能战胜楚国,秦国已占领了三川,在三川险要之地据守,您也无法去救。我为此事很担忧。秦臣司马康三次往返于楚都郢都,甘茂和昭黻在秦、楚边境会晤,扬言要制止楚国进攻韩国,其实双方仍在密约攻韩。”公仲听后害怕了,说:“那该怎么办呢?”公孙昧回答说:“您必须首先考虑韩国积极设法自救,不要一味地寄希望于秦国的援助,首先考虑加强本身,不要落入张仪的骗局,所以,您不如立刻让韩国与齐国、楚国联合,秦国孤立后,就一定不会与韩国妥协,而放弃攻韩的打算。这样,您所疏远的只是张仪而已,其实仍然没有失去秦国的支援。”

## 公仲为韩、魏易地

公仲为韩、魏易地,公叔争之而不听,

且亡。史惕谓公叔曰：“公亡，则易必可成矣；公无辞以（后）（复）反，且示天下轻公。公不若顺之。夫韩地易于上，则害于赵；魏地易于下，则害于楚。公不如告楚、赵。楚、赵恶之。赵闻之，起兵临羊肠；楚闻之，发兵临方城，而易必败矣。”

### 【译文】

韩相国公仲为韩、魏两国交换土地，公叔劝阻公仲，公仲不听，公叔便想要离开韩国。史惕对公叔说：“您要是出走，韩、魏两国交换土地就一定成功。那时您没有借口再又返回，而且表明您被诸侯轻视，因此您不如顺水推舟。如果韩国换得了魏国的上党，就会损害赵国；如果魏国换得了韩国的南阳、郑地、三川，就会损害楚国。您不如把这事告诉楚国和赵国。楚国和赵国将会担忧。赵国听说后，会出兵逼近羊肠；楚国听说后，会出兵开到方城。这样，韩、魏换地之事就会失败了。”

## 锜宣之教韩

锜宣之教韩王取秦曰：“为公叔具车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谓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韩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试以襄子为质于韩，令韩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 【译文】

〔y〕宣告告诉韩王要与秦国联合，说：“为公叔备好车辆百乘，让他到楚国去，用三川交换楚地。而且要公仲对秦王说：‘三川的人这么说，秦王一定会取得三川，韩王对此是不会放心的。大王为什么不派襄子到韩国去作人质，让韩王知道大王不会夺取三川。’秦王于是派襄子到韩国去，〔因襄子和太子关系不好，襄子出国，〕便

对太子有好处。”

## 襄陵之役

襄陵之役，毕长谓公叔曰：“请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国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临魏，公何不令人说昭子曰：‘战未必胜，请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辞以毋战。于是太子扁、昭扬、梁王皆德公矣。”

### 【译文】

在〔楚、魏〕襄陵战役中，毕长对韩国相国公叔说：“请不要动用军队，这样，楚国和魏国都会感激您的国家。楚国想拥立在楚国的公子高为魏太子，所以定想用武装送公子高返回魏国。您为何不让人说服楚柱国昭阳：‘这次出战未必能胜，我愿为您派兵到魏国去。’您又托辞不战。这样，太子扁、昭阳、魏王都会感激您。”

## 公叔使冯君于秦

公叔使冯君于秦，恐留，教阳向说秦王曰：“留冯君以善韩（臣）〔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冯君，而资之以秦。冯君厉王，而不听公叔，以与太子争，则王泽布而害于韩矣。”

### 【译文】

韩相国公叔派冯君去秦国，担心被扣留，他告诉阳向说服秦王：“扣留冯君来帮助韩辰，这不是上策。大王不如善待冯君，以秦国去支持冯君。冯君便会亲附大王，必不听从公叔的，以此帮助太子几瑟争夺国权。根据上述情况，对韩国的态度哪种有利，希望大王选择确定。”

## 谓公叔曰公欲得武遂于秦

谓公叔曰：“公欲得武遂于秦，而不患

楚之能扬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为公求武遂于秦。谓楚王曰：“发重使为韩求武遂于秦。秦王听，是令得行于万乘之主也。韩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德楚。韩，楚之县而已。秦不听，是秦、韩之怨深，而〔走〕楚也。”

### 【译文】

有人对韩相国公叔说：“您想要从秦国收回武遂，就不要担心楚国能够夺走河外之地。您不如派人说动楚王，再派人到秦国去为您讨回武遂。您对楚王说：〔公叔〕已经派特使到秦国去索取武遂了。如果秦国同意，这样，楚国命令可畅行于万乘之国，韩国收回武遂可以遏制秦国，没有秦国的战祸便有利于楚国，韩国只犹如楚国一个县而已。如果秦国不同意，这样，秦、韩两国的怨仇加深了。韩国就会与楚国结交。”

## 谓公叔曰乘舟

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则舟沉矣；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今公自以辩于薛公，而轻秦，是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也，愿公之察也。”

### 【译文】

有人对韩相国公叔说：“乘船，船漏却不堵塞，船就要下沉；只注意堵塞漏洞，却不顾水神掀起的大波浪，就会翻船。如今您自认为取乐于薛公，而忽视秦国，这就等于只注意堵塞漏船，而忽视了‘水神掀起的大波浪’啊。希望您能明察。”

## 齐令周取使郑

齐令周取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取患之，曰：“公叔之与周君交也，令我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语曰：‘怒于室者色

于市。’今公叔怨齐，无可奈何也，必〔绝〕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请令公叔必重公。”

周取行至郑，公叔大怒。史舍入见曰：“周取固不欲来使，臣窃强之。周取不欲来，以为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为公也。”公叔曰：“请闻其说。”对曰：“齐大夫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仅周取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来使，彼将礼陈其辞而缓其言，郑王必以齐王为不急，必不许也。今周取不来，他人必来。来使者无交于公，而欲德于韩扰，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则郑王必许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取。王果不许韩扰。

### 【译文】

齐国派周取出使韩国，要任命韩国扰为相国，罢免公叔。周取为此而担忧，说：“公叔和周君交谊很好，派我出使韩国，要任命韩扰为相国，罢免公叔。俗话说：‘人在家里生气，一定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表露出来。’如果公叔怨恨齐国，可就没有办法了，他一定会与周君关系恶化，而且会深深地怨恨我。”史舍说：“您出发吧，我让公叔一定看重您。”

周取到了韩国，公叔大怒。史舍入见公叔，说：“周取坚决不想出使，是我强迫他来的。周取不愿来是为了您，我强迫他来，也是为了您。”公叔说：“愿听听您的道理。”史舍回答说：“齐国大夫庶子养了条狗，狗凶猛不能呵叱它，呵叱它就要咬人。有客人要求呵斥狗，注目熟视而又轻轻地呵斥它，狗没有动；又呵斥它，狗竟然没有咬人的意思。周取以前有幸能够侍奉足下，是因为不得已而出使贵国，他将有礼貌地慢慢地陈述他的意思，韩王定会认为齐

王并不急迫，一定不会同意。如果周取不来，其他人也必会来。来的这位使者与您没有旧交，而想先讨好韩扰，那他办事时一定很快，说话也一定很急，韩王就一定会同意。”公叔说：“好。”公叔就很重视周取。韩王果然没有同意任命韩扰为相国。

## 韩公叔与几瑟争国

韩公叔与几瑟争国。郑强为楚王使于韩，矫以新城、阳人（合）（予）世子，以与公叔争国。楚怒，将罪之。郑强曰：“臣之矫与之，以为国也。臣（曰）（以）世子得新城、阳人，以与公叔争国而得（全）（齐），魏必急韩氏。韩氏急，必县命于楚，又何新城、阳人敢索？若战而不胜，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 【译文】

韩公叔（即公叔伯婴）与几瑟争立为太子。郑强为楚王出使韩国，假托楚王命令，以新城、阳人两地给几瑟，来和公叔争夺太子之位。楚王很生气，要惩处郑强。郑强说：“我假托王命给几瑟两地，是为了楚国。我以为，几瑟得到新城、阳人两地，用来与公叔争夺太子之位，如果他得到了，齐、魏两国一定会胁迫韩国，而韩国必然要把命运完全交托给楚国，又哪敢要求什么新城、阳人呢？假如韩国战而不胜，几瑟幸而没死，他就会来到楚国，又怎么敢提起新城、阳人两地的事呢？”楚王说：“好。”就没有惩处郑强。

## 韩公叔与几瑟争 国中庶子强谓太子

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强谓太子曰：“不若及齐师未入，急击公叔。”太子

曰：“不可。战之于国中，必分。”对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图国之全为？”太子弗听，齐师果入，太子出走。

### 【译文】

韩公叔与几瑟争立为太子。家臣强对几瑟说：“您不如乘〔帮助公叔的〕齐军还没有开进韩国，就加紧袭击公叔。”几瑟说：“不行。在国内打起来，国家必然分裂。”强答道：“大事不成，自身必不能保，哪里还有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全呢！”几瑟不听，齐国果然开进了韩国，几瑟只得出逃。

## 齐明谓公叔

齐明谓公叔曰：“齐逐几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齐甚，公何不令齐王谓楚王：‘王为我逐几瑟以穷之。’楚听，是齐、楚合，而几瑟走也，楚王不听，是有阴于韩也。”

### 【译文】

齐明对韩相国公叔说：“齐国出兵把几瑟赶出韩国〔几瑟逃到了楚国〕，楚国优待他。现在楚国很想和齐国搞好关系，您为何不让齐王对楚王说：‘大王为我赶走几瑟，使他走投无路。’楚王如果听从，那末齐、楚两国联合，几瑟只好逃亡；楚王如果不听，那就说明楚国暗中与韩国保持着友好关系。”

## 公叔将杀几瑟

公叔将杀几瑟也。谓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几瑟也。今几瑟死，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见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无几瑟之患，而内收诸大夫以自辅也，公必轻矣。不如无杀几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终身重公矣。”

## 【译文】

韩相国公叔要杀害几瑟。有人对公叔说：“公子咎之所以尊重您，是因为害怕几瑟。如果几瑟死了，公子咎没有后患，一定会轻视您。韩国大夫见韩王年老，希望公子咎执政，他们本来都想拥立公子咎。公子咎在外没有几瑟的后患，在内接受诸大夫来辅佐自己，您一定会被看轻。倒不如不杀几瑟，使公子咎〔有敌手，他那时〕感到威胁〔在牵制他，〕这样，公子咎就会终生重视您的作用。”

## 公叔且杀几瑟也

公叔且杀几瑟也。宋赫为谓公叔曰：“几瑟之能为乱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杀之，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阴事之。秦、楚若无韩，必阴事伯婴，伯婴亦几瑟也。公不如勿杀，伯婴恐，必保于公。韩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辅伯婴以为乱。秦、楚挟几瑟以塞伯婴，伯婴外无秦、楚之权，内无父兄之众，必不能为乱矣。此便于公。”

## 【译文】

韩相国公叔要杀害几瑟。宋赫为几瑟对公叔说：“几瑟之所以能兴起骚乱，是由于在国内得到父兄的支持，在国外得到秦、楚的援助。如果您杀了他，公子咎没有后患，一定会看轻您。韩国大夫知道韩王已老，如果确定了太子，他们一定会暗暗讨好太子。秦国和楚国如果没有韩国支持，一定会暗中支持伯婴（即公子咎）。伯婴也就成了〔以前的〕几瑟〔能兴起骚乱。〕您不如不杀几瑟，伯婴害怕了，一定会要求得到您的保护。韩国大夫不能保证几瑟一定不返国，必不敢帮助伯婴在国内兴起骚乱。秦国和楚国就帮助几瑟来遏制伯婴，伯婴

外无秦国和楚国的帮助，内无父兄的协力，一定不能兴起骚乱，这对您有利。”

## 谓新城君

谓新城君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几瑟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楚王听，而入质子于韩，则公叔、伯婴必知秦、楚之不以几瑟为事也，必以韩合于秦、楚矣。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齐孤也。公又令秦求质子于楚，楚不听，则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盼〕〔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则公叔伯婴必以国事公矣。”

## 【译文】

有人对新城君半戎说：“公叔、伯婴担心秦国和楚国会接待几瑟。您为何不替韩国要求楚王派人质呢？楚王如果同意把人质派到韩国，那末公叔伯婴一定可以了解到秦、楚两国并不重视几瑟，他一定会使韩国与秦、楚联合。秦、楚两国帮助韩国胁迫魏国，魏国不敢与齐国联合，这样，齐国就孤立了。您要秦国为韩国向楚国要求人质，楚国如果不同意，那末楚国就与韩国结怨。韩国依仗齐国和魏国怨恨楚国，楚王必会看重您。您依仗自己在秦、楚两国的重要地位，积恩德于韩国，一旦公叔伯婴被立为太子，他一定会以韩国来侍奉您。”

## 胡衍之出几瑟于楚

胡衍之出几瑟于楚也，教公仲：“谓魏王曰：‘太子在楚，韩不敢离楚也。公何不试奉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因令人谓楚王曰：‘韩立公子咎而弃几瑟，是王抱虚质也。王不如亟归几瑟。几瑟入，必以韩权报仇于魏而德王矣。’”

## 【译文】

胡衍让几瑟自楚国回归韩国时,告诉韩相国公仲说:“您对魏王说:太子几瑟在楚国,韩国不敢背离楚国。您为何不暂且侍奉公子咎,而要求立公子咎为太子。”接着派人对楚王说:“韩国要立公子咎为太子,废掉几瑟,这样,大王只是拥有一个没有实际用处的人质。大王不如马上送回几瑟,几瑟回了韩国〔掌权后,〕一定会拿在韩国的权力报复魏国,而感激大王。”

## 几瑟亡之楚

几瑟亡之楚,楚将收秦而复之。谓半戎曰:“废公叔而相几瑟者,楚也;今几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复之。几瑟入郑(即韩)之日,韩,楚之(县邑)(绵邑)。公不如令秦王贺伯婴之立也。韩绝于楚,其事秦必疾。秦挟韩亲魏(齐),楚后至者先亡。此王业也。”

## 【译文】

几瑟逃亡到楚国,楚国准备联络秦国,把太子几瑟送回韩国。有人对新城君半戎出谋说:“废掉公叔伯婴而又帮助几瑟的,是楚国。现在几瑟逃亡到楚国,楚国将联络秦国把他送回韩国〔由于几瑟反韩,必倒向楚国,〕他回到楚国的那一天,韩国就会成为楚国的一个小邑了。您不如要秦王去祝贺公叔伯婴立为太子。当韩国一旦与楚国绝交,一定会极力与秦国友好,秦国控制了韩国,又与魏国友好,楚国最后臣服秦国,将最先灭亡,这可以建成王业。”

## 冷向谓韩咎

冷向谓韩咎曰:“几瑟亡在楚,楚王欲复之甚,令楚兵十馀万在方城之处。臣请令楚筑万家之都于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

禁之,公必将矣。公因以楚、韩之兵奉几瑟而内之(郑),几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韩、楚奉公矣。”

## 【译文】

秦臣冷向对韩咎说:“韩太子几瑟逃亡到楚国,楚王很想几瑟送回韩国,派了十几万楚军驻扎在方城之外。我请求让楚国在雍氏之旁筑万户的都城〔以屯兵,〕韩国一定会派兵来防御,您也一定会成为将军了。您就率领楚、韩联军尊奉几瑟,把他接回韩国。几瑟能回韩国,就会感激您,一定会让韩国和楚国都来尊重您。”

## 楚令景鲤入韩

楚令景鲤入韩,韩且内伯婴于秦,景鲤患之。冷向谓伯婴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复几瑟也,是太子反弃之。”

## 【译文】

楚王派他的宠臣景鲤到韩国,韩国准备把太子公叔伯婴送到秦国去,景鲤为此而担忧。冷向对公叔伯婴说:“太子到了秦国,秦国一定会扣留您,而与楚国联合,送几瑟回国(即为太子),这样,您反而丢掉了太子的地位。”

## 韩咎立为君而未定

韩咎立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车)百(乘)(金)重而送之,恐韩咎(入韩)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车)从之,韩咎立,因(也)(曰)以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

## 【译文】

韩咎(即公叔伯婴)将立为太子,尚未最后确定。韩咎的弟弟在周国,周国准备用百金隆重地送他弟弟返回韩国,但担心回

到韩国后，韩咎不能立为太子。綦毋恢说：“不如用百辆兵车送韩咎之弟返韩。韩咎若立为太子，就是说‘为了戒备’，如果不立为太子〔让其他人立为太子〕就说‘是押送罪犯的。’”

## 史疾为韩使楚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 【译文】

史疾为韩国出使楚国，楚王问他：“请问阁下是研究什么学问的？”史疾说：“我研究列御寇的学说。”楚王问：“主张什么？”史疾说：“主张正名。”楚王说：“‘正名’也可以治理国家吗？”史疾回答：“可以。”楚王说：“楚国盗贼多；‘正名’可以防盗吗？”史疾说：“可以。”楚王说：“‘正名’怎样防盗？”一会儿，有只喜鹊落在房顶上。史疾说：“请问楚国人把这鸟叫什么？”楚王说：“叫它喜鹊。”史疾说：“叫它乌鸦可以吗？”楚王说：“不可以。”史疾说：“现在大王的国家设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在设置、任命官吏时，一定要求廉洁奉公，能胜任其职。但现在盗贼公然横行，而不能禁止〔就因为设置、任命官吏，不能胜任其职〕，这就叫做‘乌鸦不成其为乌鸦，喜鹊不成其为喜鹊，’啊！”

## 韩傀相韩

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正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轶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觴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忽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通邀）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

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

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烈)侯,聂政刺之,兼中(哀)(烈)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

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歿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轶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

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

### 【译文】

韩傀任韩国的相国时,严遂受到韩王的重用,两人互相忌恨。严遂公正无私地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纠正韩傀的错误。因此,韩傀在朝廷斥骂严遂。严遂拔剑直冲韩傀,因有人来救,韩傀才得以脱险。这时,严遂害怕被处死,就逃离韩国,到处漂游,寻求可以向韩傀报仇的人。

严遂到了齐国,齐国有人说:“轶地深井里的聂政是个勇士,因为射避仇人,隐藏在屠夫当中。”严遂暗暗地与聂政交往,深情厚意地对待聂政。聂政问严遂:“您有什么想要我做的吗?”严遂说:“我能为您效劳的日子不多,虽有事怎么敢有什么要

求呢?”于是,严遂就摆设酒宴,亲自为聂政的母亲敬酒。严遂献上黄金两千两,上前为聂政的母亲致敬。聂政很吃惊,更加奇怪他为什么如此厚礼相待,便坚决辞谢。严遂坚决要赠送,聂政辞谢说:“我有老母,家境贫穷,离开本乡在外游荡,做杀狗的屠夫,早晚能买点甜脆可口的东西来奉养母亲。母亲的供养已经够了,按理说实在不敢接受您的赏赐。”严遂避开人,而对聂政说:“我有个仇人,我已在各国到处寻找(能为我报仇的)人已经不少了。可到了齐国,才听说足下讲义气,声望很高,所以特意献上黄金两千两,只不过作为老夫人的粗食之费,只以此来和您交好,哪儿敢对您有什么要求呢?”聂政说:“我之所以低声下气,屈辱身份,隐居在市井之中,仅仅希望以此来养活老母。老母活一天,我就不能对别人以死相许。”严遂一再要给他献礼,聂政始终不肯接受。然而严遂最终还是周到地完成了宾主相见的礼仪才离去。

过了许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已经安葬,守孝期满,脱去了孝服。聂政暗想:“唉!我只不过是一个市井的平民百姓,操刀的屠夫,严仲子却是诸侯的卿相,他不远千里,委屈身份来与我交好,我用对待他的实在太微薄了,我没有大功,可以配得上接受他对我这样的厚礼。严仲子却拿出两千两黄金为老母致敬,我即使没有接受,(可他这样做,)正是深深了解我。严仲子一心一意要报仇雪报,竟然亲近相信我这个穷乡僻壤的人,我怎么却能不声不响就此算了呢?况且以前他邀约我,我只是因为老母的缘故(没有应邀,)现在老母已享尽天年,我将要为知己者去出力。”

于是他往西到濮阳,会见严遂,说:“我以前没有答应足下,只是因为老母在世。现在老母去世,请问您想要报仇的人

是谁呢？”严遂一一地把详细情况告诉给聂政，说：“我的仇人是韩国的相国韩傀，韩傀又是韩王的叔父，家族宗亲很多，警卫森严，我派人去刺杀他，始终没能成功。现在承蒙您热情相助，我就多准备些车马、壮士，做您的助手。”聂政说：“韩国与卫国相隔不远，现在要刺杀他们的相国，相国又是韩王的至亲，在这种形势下，是不可以多去人的。去行刺的人多了，就难免保不发生差错，出了差错，就难免在语文上不泄漏行刺的秘密。秘密泄漏了，韩国全国就会与您为敌，岂不危险吗？”聂政于是谢绝了车马和随行人员，告辞之后，单人独马出发，手持宝剑前往韩国。

韩国正好在东孟举行盛会，韩王及相国韩傀也参加，武装警卫人员很多。聂政一直冲上台阶去刺杀韩傀，韩傀逃跑，抱住了韩烈侯，聂政再刺韩傀，同时刺中了烈侯，左右的人大为混乱。聂政大吼一声，杀死了数十人。聂政自己剥开脸皮，剜掉眼

珠，剖开肚皮，拉出肠子，当场身死。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摆在市场上，悬赏千金征求刺客的姓名。过了很久，没有知道他是谁。

聂政的姐姐知道这事，说：“我的弟弟太好了，我不能因为爱惜自己，埋没了我弟弟的大名，这不是弟弟的本意。”于是她去到韩国，看着尸体说：“英勇呀！浩气多么伟大而崇高。他的行为超过了古代著名的勇士孟贲、夏育和成荆。如今死了却没有留下名字。父母已经去世了，又没有兄弟，这是因为我（他才这样做。）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不传扬弟弟的名字，我不忍心！”她就抱住尸体哭着说：“这是我的弟弟，他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啊！”她也自杀在尸体旁。

赵、魏、韩、楚、齐、卫几国的人知道这事，都说：“不仅仅聂政英勇，而且他的姐姐也是一位视死如归的女子。”聂政之所以名传后世，是因为他的姐姐不怕招来杀身之祸，才显扬了他的名声。

## 战国策卷二十八

### 韩策三

#### 或谓韩公仲

或谓韩公仲曰：“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国，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孪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为之，则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则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适束之，则韩必谋矣。若韩随魏以善秦，是为魏从也，则韩轻矣，主卑矣，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与安成君为秦、魏之和，成固为福。不成亦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适束之，是韩为秦、魏之门户也，是韩重而主尊矣。安成君东重于魏，而西贵于秦，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裂地而为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韩、魏而终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终相听者也。齐怒于不得魏，必欲善韩以塞魏，魏不听秦，比务善韩以备秦，是公择布而割也。秦、魏和，则两国德公；不和，则两国争事公。所谓成为福，不成亦为福者也。愿公之无疑也。”

#### 【译文】

有人对韩国的相国公仲说：“双胞胎长得很相似，只有他们的母亲才能分辨得清楚；利与害很相似，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分辨得清楚。如今您的国家利、害的相似，正

如同双胞胎的相似一样，能用正道去做，那末国君尊贵，身心安宁；不能用正道去做，那末国君卑贱，自身危险。如果秦、魏两国联合成功，又不是您主其事促成的，那末韩国一定会遭到秦、魏的谋伐；如果韩国跟着魏国去讨好秦国，那末韩国就成了魏国的尾巴，这样，韩国就要被轻视，国君地位就卑贱，如果秦国和韩国友好，秦国一定会把宠爱信任的人安插到韩国，让他执掌韩国政权控制韩国，这样您就危险了。如果您和安成君帮助秦、魏两国联合，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好事。秦国和魏国联合成功，这是您主其事促使他们联合成功的，秦国和魏国就一定出入于韩国，这样韩国地位受到重视，国君会受到尊重。安成君在东边受到魏国的倚重，在西边受到秦国的尊崇，他掌握着这些条件，可以向秦、魏两国的国君为您要求好处，分封土地，成为诸侯，这是您意料中的事。至于使韩、魏两国相安无事，您终身任两国的相国，这又是次一等了。（不管是那一种选择，）都可以使主尊而身安。秦、魏两国是不可能永远友好下去的，到那时，秦国会谴责魏国，必然要与韩国友好，孤立魏国，魏国一旦不能与秦国友好下去，一定会一心一意地与韩国友好，来防备秦国。根据以上分析，与秦友好或是与魏友好，哪样有利，您可自作抉择。秦国和魏国联合，两国

会感激您,秦国和魏国不联合,两国会争着拉拢您。这就是所谓‘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好事’的道理。请您不要怀疑。”

## 或谓公仲

或谓公仲曰:“今有一举而可以忠于主,便于国,利于身,愿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合离之相续,则韩最先危矣。此君国长民之大患也。”

“今公以韩先合于秦,天下随之,是韩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韩也厚矣。韩与天下朝秦,而独厚取德焉。公行之计,是其于主也至忠矣。”

“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听,秦必起兵以诛不服。秦久与天下结怨构难而兵不决,韩息士民以待其衅。公行之计,是其于国也大便也。”

“昔者,周倭以西周善于秦,而封于梗阳,周启以东周善于秦,而封于平原。今公以韩善秦,韩之重于两周也无计,而秦之争机也万于周之时。今公以韩为天下先合于秦,秦必以公为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计,是其于身大利也。愿公之加务也。”

### 【译文】

有人对韩国的相国公仲说:“现在有一个谋略,它可以效忠于国君,方便于国家,有利于阁下,希望您实行它。如果诸侯合纵联盟解散了,而去投靠秦国,那末韩国最没有势力,如果诸侯合纵联盟成功,就会与秦国断绝关系,那末韩国也最弱。不管是合纵还是连横,韩国总是首当其冲遭受危险。这是治理国家的大祸患。”

“如果您将韩国先与秦国联合,诸侯跟着会与秦国联合,这是韩国率诸侯投靠秦国,秦国就会深深感激韩国。韩国与诸

侯朝秦,秦国感激韩国,超过其他五国。您实行这个计谋,则是对国君最大的效忠。”

“诸侯如果不与秦国联合,对秦国的号令又不听从,秦国必然派兵讨伐不听从的。秦国长期与诸侯结怨为敌,而战争胜负未决,韩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您实行这个计谋,则对国家有最大的便利。”

“从前,周倭以西周与秦国通好,而封在梗阳,周启以东周与秦国通好,而封在平原。如果您以韩国与秦国通好,韩国比西周还要受到秦国的重视,其程度无法计算,而秦国争取韩国的时机相当于争取西周一万倍。如果您以韩国为诸侯带头与秦国联合,秦国一定会在诸侯中公开宣告,封您为诸侯。您实行这个计谋,则是对自己有大利。希望您特别专心注意这些。”

## 韩(人)〔珉〕攻宋

韩(人)〔珉〕攻宋,秦王大怒,曰:“吾爱宋,与新城、阳晋同也。韩珉与我交,而攻我甚所爱,何也?”苏秦为(韩)〔齐〕说秦王曰:“韩珉之攻宋,所以为王也。以(韩)〔齐〕之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杀一人,无事而割安邑,此韩珉之所以祷于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韩)〔齐〕之难知,一从一横,此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固令(韩)〔齐〕可知也。(韩)〔齐〕故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万乘自辅,不西事秦,则宋地不安矣。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秦、(韩)〔齐〕之交。伏轼结鞶(yn)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韩)〔齐〕者也,伏轼结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韩)〔齐〕、秦之合者,何也?则晋、楚智而(韩)〔齐〕、秦愚也。晋、楚合,必伺(韩)〔齐〕、秦;(韩)〔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决事。”秦王曰:“善。”

## 【译文】

韩珉进攻宋国,秦王大怒,说:“我爱宋国和爱新城、阳晋一样。韩珉与我交往,却进攻我非常爱的地方,不知是为什么?”苏秦为齐国劝秦王说:“韩珉进攻宋国,是为了大王。凭着齐国的强盛,再加上宋国,楚国和魏国一定会害怕;一害怕,就必定向西讨好秦国。大王不损一兵,不杀一人,没有发生战争而能割得安邑,这可是韩珉为秦国祈求的事啊。”秦王说:“我本来担心齐国难以测度,或合纵或连横,不可捉摸,你还来游说,是为什么呢?”苏秦回答说:“天下诸侯都知道,不是我一人知道,齐国本来就已经进攻宋国,如果向西靠拢秦国,就有秦国来帮助;如果不向西靠拢秦国,即使得了宋地,也不得安宁。诸侯中有丰富经验的游说之士,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离间秦国和齐国的邦交。坐上马车西去秦国的人,没有一个人主张亲齐的,坐上马车东去齐国的人,没有一个人主张亲秦的。他们都不主张秦国和齐国联合。为什么?因为赵、魏、韩、楚四国聪明,而齐国和秦国愚蠢。赵、魏、韩、楚四国联合,必然图谋齐国和秦国,齐国和秦国联合以后,必然图谋赵、魏、韩、楚四国。〔根据这种形势,〕请您决定一切吧。”秦王说:“好吧。”

## 或谓韩王

或谓韩王曰:“秦王欲出事于梁,而欲攻绛、安邑,韩计将安出矣?秦之欲伐韩以东窥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韩不察,因欲与秦,必为山东大祸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临韩,恐梁之不听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于韩之不与己,必折为秦用,韩必举矣。愿王熟虑之也。不如急发重使之赵、梁,约复为兄弟,使山东皆以锐师(戊)(戌)韩、梁之西边。

非为此也,山东无以救亡。此万世之计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则山东非能从亲合而相坚如一者,必皆亡矣。”

## 【译文】

有人对韩王说:“秦王打算出兵进攻魏国,想攻打绛地和安邑,韩国准备采取什么对策呢?秦国想进攻韩国,目的是很快灭掉周王朝,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在韩国不了解〔这一点,〕想和秦国联合,这必定给六国带来大祸。秦国想进攻魏国,目的是占据魏国,进攻韩国,唯恐魏国不听从,所以想给他一些颜色看,好巩固秦、魏的关系。大王不了解,如果想中立,这样,魏国一定会因为韩国不帮助魏国而怨恨它,魏国必然会转而与秦国联合进攻韩国,韩国必亡,希望大王深思熟虑。您不如马上派出特使到赵国和魏国去,与两国结为兄弟之邦,让六国都派出精锐部队,在韩国和魏国的西部边界上驻守,不如此,六国将无法救亡图存。这是万世长远利益的计谋。秦国想吞并诸侯,统治天下,它与古代五帝、三王、五霸“伐无道者”不同。侍奉秦国即使象儿子孝敬父亲那样,但秦国仍然要把儿子灭掉;行为即使像伯夷让位那样高尚,但仍然会饿死在首阳山上;行为即使像夏桀、殷纣那样,但仍然要被灭亡。您不管怎样侍奉秦国,也是毫无用处的,决不能用这个办法来保存自己,这恰恰会让自己加速灭亡啊。如此说来,六国如果不能组织合纵联盟,团结一致的话,一定都会被秦国灭亡。”

## 谓郑王

谓郑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侷（móu）之国也。申不害与昭釐侯执珪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m）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厘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韩弱于始之韩，而今之秦强于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与诸臣不事为尊秦以定韩者，臣窃以为王之明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

“昔者，秦穆公一胜于韩原，而霸西州；晋文公一胜于城濮，而定天下。此以一胜立尊令，成功名于天下。今秦数世强矣，大胜以（干）（十）数，小以百数，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无所立，制令无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于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为名者，有为实者。为名者攻其心，为实者攻其形。昔者，吴与越战，越人大败，保于会稽之上。吴人入越而户抚之。越王使大夫种行成于吴，请男为臣，女为妾，身执禽而随诸御。吴人果听其辞，与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后越与吴战，吴人大败，亦请男为臣，女为妾，反以越事吴之礼事越。越人不听也，遂残吴国，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将攻其心乎，宜使如吴；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吴，而君臣、上下、少长、贵贱，毕呼霸王，臣窃以为犹之井中而谓曰：‘我将为尔求火也。’”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烈）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

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烈）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欲其尊（哀）（烈）侯也。今日郑君不可得而为也，虽终身相之焉，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犹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为也，虽为桓公，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而不知尊哉？韩氏之士数十万，皆戴（哀）（烈）侯以为君，而许异独取相焉者，无他；诸侯之君无不任事于周室也，而桓公独取霸者，亦无他也。今强国将有帝王之衅，而以国先者，此桓公、许异之类也，岂可不谓善谋哉？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可以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

### 【译文】

有人对韩王说：“昭禧侯是一代英明的国君，申不害是一代贤良的大臣。韩国与魏国是势均力敌的国家，申不害安排昭禧以下对上执皂之礼去会见魏君，并不是喜欢卑贱，厌恶尊贵，也不是谋划错误，计策失当。申不害考虑此事时说：韩执皂朝魏，在内魏君对韩国感到心满意足，在外地他就会被诸侯所溃败，这样魏国就会受损伤。诸侯讨厌魏国，一定会侍奉韩国。这样我虽屈居于魏君一人之下，却受尊于万人之上。所以，使魏国兵力削弱，使韩国权力尊高，唯一的办法是入朝魏国。昭禧侯听从而且实行这个办法，他是英明的国君；申不害出谋划策又把它献出来，他是尽忠的大臣。现在的韩国比当初的韩国弱，现在的秦国比当初的魏国强。如今秦王有

如魏王一样的心意,想让韩国‘朝秦’,可是大王与诸大臣却不致力于尊奉秦国来安定韩国,我私下以为大王的明智不如昭禧侯,而大王大臣的忠心不如申不害。

“从前,秦穆公在韩原获得一次大胜,就称霸西戎,晋文公在城濮获得一次大胜,就定天子之位。这都是以一次大胜而建立霸权,成就功名于天下的。现在秦国几代都是强国,打大胜仗有十多次,小胜仗有百多次,大胜则不称王,小胜则不称霸,王、霸之名没有建立,制度法令没有施行,然而《春秋》上的动用军队,难道不是为了立尊名成功名于天下吗?从前,先王的攻战,有的为名,有的为利,为名的要“攻其心”使其心服,为利的要“攻其形”,占领其疆土。从前,吴国与越国交战,越国大败,只得据守在会稽山上,吴国人侵入越国境内,监视、镇抚他们。越王派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请求让男子做奴隶,女子做婢妾,自己亲身和吴王的差役一块劳动。吴国人果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与越王讲和,但是不结盟,这就是所谓“攻其心”的战术啊。以后越国和吴国开战,吴国大败,也请求让男子做奴隶,女子做婢妾,吴国人反过来要求用越人对待吴人的礼节对待越人,越王不接受,于是就灭了吴国,俘虏了吴王夫差,这就是所谓“攻其形”的战术啊。现在如果用“攻心”战术的话,应该让自己象吴国那样;用“攻形”战术的话,应该让自己象越国那样。如果采用“攻形”战术而不如越国(那样坚决彻底,)采取“攻心”战术而不如吴国(那样宽宏大度,)但大王的君臣上下,年少与年老的,富贵与贫贱的,全都高喊什么称王、称霸,我私下以为,这就象落到井里,却对人说:‘我准备替你找火’一样。

“在东孟的那次集会上,聂政和阳坚刺死了韩相国韩傀,并刺中其国君韩烈侯。

许异故意用脚踩烈侯,让他装死,借以避祸,后来被立为韩国的国君。韩国人莫不听从他的命令,这是因为许异谋划在先。所以烈侯做了国君,许异终身出任相国。韩国人尊崇许异,是由于他尊敬烈侯的缘故。现在的韩国国君不可能象从前烈侯那样受尊敬了,虽然还象以前那样终身做他的相国,可是我其所以不这样做(因为那样做了,)岂不是要犯‘失策’的错误吗?从前齐桓公纠合诸侯,未尝不是凭借周襄王的命令。这样,唯独只有尊崇襄王,齐桓公才建立了霸业。纠合诸侯而诸侯尊重齐桓公,是由于齐桓公尊重周襄王的缘故。现在的周天子不可能象周襄王那样受尊重了,如果还象从前那样,则可以终身做他的一个诸侯,我其所以不这样说,因为那样说了,岂不是要犯‘失策’而不知尊敬别人的错误吗?韩国民众有几十万,都拥挤烈侯为国君,唯独许异被任命为相国,这没有别的原因,诸侯的国君没有一个不是在周王朝任职的,唯独齐桓公完成了霸业,也没有别的原因。现在秦国将有称帝称王的征兆,而让韩国先和秦国联合,这可以收到齐桓公和许异同样的效果。难道不可说这是善于谋划吗?先帮助强国会得到好处:强国能称王,则我必可称霸;强国不能称王,则可避开他的战祸,使他不会攻打我。那末,强国大事成功了,我则可以依靠他的帝业而成就自己的霸业;如果强国的大事不成,它仍然会深深地感激我。现在帮助强国,强国大事成功了,就会有福,大事不成功,也不会有祸。如此说来,先帮助强国,这是圣人的计谋。”

## 韩阳役于三川而欲归

韩阳役于三川而欲归,足强为之说韩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贵

公子。”王于是召诸公子役于三川者而归之。

### 【译文】

韩国公子韩阳率军征伐三川，却想领兵回来，韩人足强为韩阳游说韩王：“三川已经归服了，大王可知道吗？所有参战的官兵准备拥戴公子韩阳为君。”韩王于是把韩阳等公子从三川召回。

## 秦大国也

秦，大国也，韩，小国也。韩甚疏秦，然而见亲秦，计之，非金无以也。故卖美人，美人之贾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韩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与韩之美人。

韩之美人因言于秦曰：“韩甚疏秦。”从是观之，韩亡美人与金，其疏秦乃始益明。

故客有说韩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韩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内行者也，故善为计者，不见内行。”

### 【译文】

秦国是个大国，韩国是个小国。韩国对秦国很疏远，可是表面上还显示出与秦国友好。考虑到，（要想显示出与秦友好，）非用黄金不可。所以韩国便出售美女（为人做妾，）美女的价格很昂贵，诸侯都买不起，唯有秦国花了三千金买去。韩国用这三千金侍奉秦国，秦国兼得他的三千金，及韩国的美女。

韩国的美女就对秦王说：“韩国很疏远秦国。”由此看来，韩国失掉美女和黄金，它疏远秦国比当初更加明显了。

因此有人游说韩国人说：“不如禁止奢侈挥霍，用这个办法积蓄黄金来侍奉秦

国，这样一定可以筹措出所用的黄金来，而韩国疏远秦国不致明显。美女是了解国家隐事内情的，所以善于设谋的人，不能泄漏国家的隐事内情。”

## 张丑之合齐、楚讲于魏也

张丑之合齐，楚讲于魏也，谓韩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运，魏急，则必以地和于齐、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缓则必战。战胜，攻运而取之易矣；战不胜，则魏且内之。”公仲曰：“诺。”

张丑因谓齐、楚曰：“韩已与魏矣。以为不然，则盍观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齐、楚恐，因讲于魏而不告韩。

### 【译文】

齐臣张丑联合齐国和楚国要与魏国讲和，他对韩相国公仲说：“现在您加紧进攻魏国的运地，魏国如果危急了，就一定会割地和齐、楚联合，所以您不如不要进攻魏国。魏国不被进攻，就一定与齐、楚交战。如果魏国战胜，韩国乘其疲惫，攻夺运地就轻而易举；如果魏国战败，那末魏国就会把运地献给韩国。”公仲说：“好。”

张丑就对齐国和楚国说：“韩国已经和魏国联合了。如果认为韩国没有和魏国联合，何不看看公仲是否攻魏就可以判定了。”公仲没有进攻魏国，齐国和楚国担心（韩、魏联合，）因此就和魏国讲和，而没有告诉韩国。

## 或谓韩相国

或谓韩相国曰：“人之所以善扁鹊者，为有臃肿也，使善扁鹊而无臃肿也，则人莫之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为恶于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恶于秦也。愿君之熟计之也。”

## 【译文】

有人对韩相国说：“人们所以尊重扁鹊，是因为他们长了肿瘤；如果尊重扁鹊，反而使自己患上肿瘤，那末人们就不会尊重扁鹊。现在您与平原君友好，是因为韩国被秦国憎恨，可是如果您与平原君友好，正招来秦国的憎恨。希望您对此深思熟虑。”

## 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

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谓公仲曰：“韩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韩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愿有言，而不敢为楚计。今韩之父兄得众者毋相，韩不能独立，势必善楚。王曰：‘吾欲以国辅韩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恶珉，珉必以国保楚。”公仲说，士唐客于诸公，而使之主韩、楚之事。

## 【译文】

韩国派韩珉到秦国去索求武隧，又担心引起楚国的不满。楚人唐客就对韩珉说：“（我知道）韩国讨好秦国，是为了索求武隧（并不是真的讨好秦国，）这不是我们楚国要憎恨的事。韩国得到武隧以后，势必可以和楚国友好。我愿意谈谈我的意见，我不敢为楚国出谋划策。现在韩国的王公贵族，得到众人拥护的，却没有做韩国的相国，他们在朝廷不能掌权，势必会与楚国友好。楚王说：‘我想以楚国来帮助韩珉做韩国的相国，可以吗？’王公贵族们说您韩珉的坏话，您就可以让韩国来依仗楚国。”韩珉很高兴，就向诸大臣推荐唐客做官，让他掌管楚、韩两国邦交的事务。

## 韩相公仲珉使韩侈之秦

韩相公仲珉使韩侈之秦，请攻魏，秦王

说之。韩侈在唐，公仲死。

韩侈谓秦王曰：“魏之使者谓后相韩辰曰：‘公必为魏罪韩侈。’韩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与约事。’使者曰：‘秦之仕韩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韩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为挟之以恨魏王乎？’韩辰患之，将听之矣。今王不召韩侈，韩侈且伏于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权也？令安伏？”召韩侈而仕之。

## 【译文】

韩相国公仲珉派韩侈去秦国，要求攻打魏国，秦王很高兴，韩侈还在途中唐地，公仲珉就死了。

韩侈的使者对秦王说：“魏国的使者对后任相国韩辰说过：‘您一定要为魏国惩处韩侈。’韩辰说：‘不行，是秦王任命他的，他又和秦国相约伐魏。’使者说：‘秦国让韩侈任职，是为了尊重公仲。现在公仲已死，韩侈去到秦国，秦国一定不会接待，他又怎么能依靠秦国对抗魏国呢？’韩辰很担心，因此准备同意使者的要求，为魏国惩处韩侈。如果大王不召见韩侈，韩侈就将藏在山里。”秦王说：“怎么能让我前后如此不一致呢？现在他藏在哪儿？”秦王于是召见韩侈，给他任职。

## 客卿为韩谓秦王

客卿为韩谓秦王曰：“韩珉之议，知其君不知异君，知其国不知异国。彼公仲者，秦势能诘之。秦之强，首之者，珉为疾矣。进齐、宋之兵，至首（坦）（垣），远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为成而过南阳之道，欲以四国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于齐，魏亡于秦，陈、蔡亡于楚，此皆绝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为诸侯轻国也。”

今王（位正）（莅政），张仪之贵，不得议公孙郝，是从臣不事大臣也；公孙郝之贵，

不得议甘茂,则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贵贱不相事,各得其位,辐凑以事其上,则群臣之贤、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

公孙郝尝疾齐、韩而不加贵,则为大臣不敢为诸侯轻国矣。齐、韩尝因公孙郝而不受,则诸侯不敢因群臣以为能矣。外内不相为,则诸侯之情伪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

公孙郝、樗里疾请无攻韩,陈(而)〔四〕辟去,王犹攻之也;甘茂约楚、赵而反傲魏,是其讲我。茂且攻宜阳,王犹校之也。群臣之知,无几于王之明者。臣故愿公仲之国以侍于王,而无自左右也。”

#### 【译文】

韩国客卿为韩国对秦王说：“韩珉的谋略,是只知道自己的国君,而不了解别国的国君(指秦王);只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不了解别的国家。韩珉那个人,凭秦国的力量才能够慑服他。以秦国这样的强国,韩珉要向秦国进兵,他是会吃苦头的。以前,齐、宋联军攻到魏国的首垣,逼近魏都大梁城下,其所以没有攻占魏国,是想要和魏国讲和,取道南阳,组织韩、宋、齐、魏四国联军向西进攻秦国,而其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人们都说齐国灭掉了燕国,秦国灭掉了魏国,楚国灭掉了陈、蔡,这都是由于地形大小悬殊,群臣结党营私,蒙蔽主上,大臣媚外,而使本国权轻的缘故。

“现在大王执政,张仪这样的贵臣使公孙郝不能从中作梗,而侍从之臣不能插手大臣之事;公孙郝这样的贵臣又使甘茂不能从中作梗,大臣也不能插手近臣之事。各级大臣互不干预,各守其职,从臣、近臣、大臣同心同德,一致服务于君上。这样,群臣中谁有才能谁无才能就可以了如指掌。这是大王的英明,此其一。

“公步郝曾争取齐国和韩国,但他并

没有因此更加显贵,这样,大臣就不敢外媚诸侯而使本国权轻。齐国和韩国曾通过公孙郝想联合秦国,然而大王没有接受,这样,诸侯就不敢通过群臣进行奸邪活动。诸侯与群臣不能内外勾结,这样,诸侯情况的真伪就可以一清二楚。这是大王的英明,此其二。

“公孙郝、樗里疾请求不要攻打韩国,陈述了四点,大王仍然进攻了韩国。甘茂与楚、赵两国结盟,又警戒魏国,且与韩国联合。甘茂准备进攻宜阳,大王还要衡量利弊才作出决定。群臣的智慧很少能赶得上大王的英明。所以,我希望韩相国公仲以韩国来侍奉大王,一心听从大王,而不顾左右的人。”

## 韩珉相齐

韩珉相齐,令吏逐公畴竖,大怒于周之留成阳君也。谓韩珉曰:“公以二人者为贤人也?所入之国,因用之乎?则不如其处小国(何)〔可〕也。成阳君为秦去韩,公畴竖,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于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与欲有求于齐者且收之,以临齐而市公。”

#### 【译文】

韩珉出任齐国相国时,下令驱逐公畴竖,又为周室收留成阳君而大动肝火。有人对韩珉说:“您认为公畴竖和成阳君他们两人都是贤人吗?他们所到的国家您会任用他们吗?那末,倒不如让他们待在小国就行了。成阳君因为秦国善待他才离开韩国,公畴竖又受楚王的优待。如果您把他们赶走了,他们一定会到秦国和楚国去,必然成为您的后患。这就表明您对诸侯不友好。对您不友好的诸侯,以及那些要求做齐相的人将会收留他们,以进逼齐国,

和您做交易。”

## 或谓山阳君

或谓山阳君曰：“秦封君以山阳，齐封君以莒。齐、秦非重韩，则贤君之行也。今楚攻齐取莒，上及不交齐，次弗纳于君，是棘齐、秦之威而轻韩也。”山阳君因使之楚。

### 【译文】

有人对韩臣山阳君说：“秦国赐给您山阳，齐国赐给您莒城。齐国和秦国要不是尊重韩国，那就是尊重您的德行（所以才这样做。）现在楚国攻打齐国，占领莒城，若最严重的话，您会失去齐国的邦交，次之，莒城不会归还给阁下。这样楚国就灭了齐、秦之威，又轻侮了韩国。”山阳君就派他出使楚国。

## 赵、魏攻华阳

赵、魏攻华阳，韩谒急于秦，冠盖相望，秦不救。韩相国谓田苓曰：“事急，愿公虽疾，为一宿之行。”

田苓见穰侯，穰侯曰：“韩急乎？何故使公来？”田苓对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为公之（王）（主）使乎？冠盖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韩急则将变矣。”穰侯曰：“公未见王矣，臣请（令）（今）发兵救韩。”八日中，大败赵、魏于华阳之下。

### 【译文】

赵、魏联军攻打韩之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韩国的使车往来不绝，秦国始终没有派出救兵。韩相国对田苓说：“事情紧急，您虽有病，希望劳烦您作一日之行。”

田苓见了穰侯，穰侯说：“韩国很危急吗？为什么派阁下来呢？”田苓回答说：

“还不危急。”穰侯生气地说：“那您为什么代表国君出使呢？韩国的使车来往不绝，都到敝国来告急，您却说‘不危急。’这是为什么？”田苓说：“如果韩国危急，就会背叛秦国了。”穰侯（因怕韩国变卦，赶紧插话）说：“您不必去见大王了，我马上出兵救韩。”八天之内，秦军就在华阳大败赵、魏联军。

## 秦招楚而伐齐

秦招楚而伐齐，冷向谓陈轸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齐者，知西不合于秦，必且务以楚合于齐。齐、楚合，燕、赵不敢不听。齐以四国敌秦，是齐不穷也。”向曰：“秦王诚必欲伐齐乎？不如先收于楚之齐者。楚之齐者（先）（无）务以楚合于齐，则楚必即秦矣。以强秦而有（晋）、楚，则燕、赵不敢不听，是齐孤矣。向请为公说秦王。”

### 【译文】

秦国邀约楚国攻打齐国，冷向对陈轸说：“秦王一定会疏远那些亲齐的楚国人。那些亲齐的楚国人知道楚国不会与西边的秦国联合，必将致力于让楚国与齐国联合，齐、楚两国联合了，则燕、赵两国不敢不听。齐国率领齐、楚、燕、赵四国联军对抗秦国，那末齐国是不可能被屈服的。”冷向继续说：“秦国真的一定要攻打齐国吗？那就不如先联合那些亲齐的楚国人。那些亲齐的楚国人不致力于和齐国联合，就一定会投靠秦国。有强大的秦国而又有楚国，那末，燕、赵就不敢不听，这样，齐国就孤立了。我愿意为您去劝说秦王。”

## 韩氏逐向晋于周

韩氏逐向晋于周（周）成恢为之谓魏王曰：“周必宽而反之，王何不为之先言？”

是王有向晋于周也。”魏王曰：“诺。”

成恢因为谓韩王曰：“逐向晋者韩也，而还之者魏也，岂如道韩反之哉？是魏有向晋于周，而韩王失之也。”韩王曰：“善。”亦因请复之。

### 【译文】

韩国把向晋从周国驱逐出境，成恢为向晋对魏王说：“周王一定会宽容向晋让他返回，大王为何不先于周王提出送回向晋呢？这样，大王就可以结交向晋，而向晋在周国即可为魏国所用。”魏王说：“行。”

成恢又为向晋对韩王说：“驱逐向晋的是韩国，而让向晋返回的是魏国，何不如从韩国把他召回呢？否则魏国在周国就控制了向晋，而韩国却失掉了向晋。”韩王说：“好。”因此，就向周国提出要召回向晋。

## 张登请费缙

张登请费缙（xiè），曰：“请令公子年谓韩王曰：‘费缙，西周仇之，东周宝之。此其家万金，王何不召之以为三川之守。是缙以三川与西周戒也，必尽其家以事王。西周恶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韩王必为之。西周闻之，必解子之罪，以解子之事。”

### 【译文】

中山人张登告诉韩人费■说：“请让公子年对韩王说：‘费■，西周仇视他，东周却重视他。他家有万金，大王为何不召请他，委任他为三川郡守。这样，费■〔在三川加强军事设施〕以三川为西周之屏障。他一定会竭尽其万金家财为大王服务。西周害怕了，必然会献出先王的名器重宝，要求大王不要任命费■为三川郡守。’韩王一定会让您做三川郡守。西周

听说后，一定会消除对您的仇怨，而阻止您出任三川郡守。”

## 安邑之御史死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输人我之谓安邑令曰：“公孙綦为人请御史于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难败其法。’”因遽置之。

### 【译文】

安邑守令的秘书死了，副秘书担心自己不能接任秘书之职。他授意别人，为他对安邑令说：“公孙綦为别人向大王请求秘书的职位，大王说：‘那里本应由副秘书补任啊，我不能破坏这种法规。’”于是就让副秘书继任安邑令。

## 魏王为九里之盟

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wù）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

### 【译文】

魏王在九里与诸侯会盟，将恢复周王天子之尊。房喜对韩王说：“不要同意尊周王为天子，大国不希望有天子，而尊周王为天子对小国有利。若大王与其他大国不同意，魏国怎能与小国恢复周王天子之尊呢？”

## 建信君轻韩熙

建信君轻韩熙，赵敖为谓建信侯曰：“国形有之而存，无之而亡者，魏也。不可无而从者，韩也。今君之轻韩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见君之交反善于楚、魏也。其收韩必重矣。从则韩轻，横则韩重，则无从

轻矣。秦出兵于三川,则南围鄢,蔡、郢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赵必缓矣。秦举兵破邯郸,赵必亡矣。故君收韩,可以无衅。”

### 【译文】

赵国宠臣建信君轻视韩熙,赵敖为韩熙对建信君说:“从赵国的形势来看,有了它就会使赵国保存,失掉它就会使赵国灭亡,它就是魏国。要想组织合纵联盟必须有韩国。现在阁下轻视韩熙,是为了与楚、魏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秦国发现阁下在邦交上反而与楚、魏两国友好,他必然着力于联合韩国。组织合纵联盟,韩国(国家小)就无足轻重;组织连横阵线,韩国(距秦近)就必被秦国看重。这样,韩国就不会选择使自己处于无足轻重的那条路。如果秦国出兵韩国的三川,南下包围魏国的鄢陵,那末,就会切断上蔡、郢陵的通道。魏国形势危急,他救赵就不会积极。秦国出兵进攻邯郸,赵国灭亡。所以阁下联合韩国,秦国要进攻赵国,就无空子可钻。”

## 段产谓新城君

段产谓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无为奸,而不能令狗不吠己。今臣处郎中,能无议君于王,而不能令人毋议臣于君。愿君察之也。”

### 【译文】

段产对新城君说:“走夜路的人能够

不做坏事,可是却不能要狗不咬自己。现在我担任宫中侍卫之臣,能够在大王面前不议论您,却不能要别人不在您面前非议我。希望您明察。”

##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m)牵长。故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怪)(塞)者,是繆牵长也。”

### 【译文】

段干越对新城君说:“王良的弟子赶马车,驾着千里马,遇到了造父的弟子。造父的弟子说:‘马不可能日行千里。’王良的弟子说:‘马,是千里马;用具,也是行千里的用具。却不能日行千里,为什么?’造父的弟子说:‘您驾马用的缰绳太长了。缰绳,这对马跑的路程的起的作用来说,只不过占万分之一而已,可是妨害了完成千里之行。’现在我虽然无能,对于秦国来说,可还有万分之一的作用,相国见我却不高兴,这也正如‘缰绳长了,难行千里’一样啊。”

## 战国策卷二十九

# 燕策一

### 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

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

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主君幸教诏之，合从以安燕，敬以国从。”于是赍（j）苏秦

车马金帛以至赵。

#### 【译文】

苏秦准备组织合纵联盟，北上游说燕文侯说：“燕国东边有朝鲜、辽东，北边有林胡、楼烦，西边有云中、九原，南边有呼沱、易水。国土方两千多里，战士有数十万，战车有七百辆，战马有六千匹，粮食够吃十年。南有碣石、雁门富饶的物产，北有大枣、板栗丰饶的收成，人民虽不耕田种地，枣、栗的果实也足够人民吃饱。这就是所谓‘天府之国’啊。国家安乐无事，没有军队被打败、将帅被杀戮的祸患。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燕国。大王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吗？燕国没有遭受敌兵侵扰，是由于赵国做了燕国南面的屏障。秦、赵发生五次战争，秦国两胜，而赵国三胜，秦、赵两国互相削弱了，而大王您却依仗着一个没有受任何损伤的燕国，从后面控制着他们。这就是燕国没有受敌兵侵扰的原因。”

“况且秦国要是进攻燕国，必须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得走几千里遥远的路程，即使得到燕国的城邑，秦国也会考虑到本来不能守住。秦国不能侵害燕国也是很明显的。如果赵国要进攻燕国，一发号令，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可围困东垣。渡过呼沱和易水，不到四、五天，就可以围困燕都。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必

须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只在百里之内作战。不担忧百里之内的祸患,却重视千里之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失策的了。所以,希望大王和赵国结成合纵联盟,诸侯团结一致,燕国就一定不会有什么祸患。”

燕王说:“敝国是个小国,西近赵国,南近齐国。齐国和赵国都是强国,现在承蒙您的教导,组织合纵联盟来安定燕国,我完全同意参加联盟。”于是,燕王赠送给苏秦车、马、金、帛,派他去赵国。

## 奉阳君(李兑)(公子成) 甚不取于苏秦

奉阳君(李兑)(公子成)甚不取于苏秦。苏秦在燕,李兑因为苏秦谓奉阳君曰:“齐、燕离,则赵重;齐燕,则赵轻。今君之齐,非赵之利也。臣窃为君不取也。”

奉阳君曰:“何吾合燕于齐?”对曰:“夫制于燕者,苏子也。而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岂能东无齐、西无赵哉?而君甚不善苏秦,苏秦能抱弱燕而孤于天下哉?是驱燕而使合于齐也。且燕,亡国之馀也,其以权立,以重外,以事贵。故为君计,善苏秦则取(之)(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齐。燕、齐疑,则赵重矣。齐王疑苏秦,则君多资。”

奉阳君曰:“善。”乃使使与苏秦结交。

### 【译文】

奉阳君公子成与苏秦很不融洽。这时苏秦在燕国,李兑于是为苏秦对公子成说:“齐国与燕国不和,赵国地位就会提高;齐国和燕国联合,赵国地位就会降低。现在您要让燕国和齐国联合,这对赵国不利。我私下以为您的做法实在不可取。”

公子成说:“我干吗要让燕国和齐国联合呢?”回答说:“掌管燕国的是苏秦。

燕国是个弱国,东边比不上齐国,西边比不上赵国,怎么能东边失去齐国,西边失去赵国呢?而您和苏秦很不融洽,苏秦怎能依靠弱燕使自己孤立于诸侯之中呢?这是把燕国推到齐国一边去啊。况且燕国是一个〔遭受内乱〕的残破国家,苏秦只是把燕国作为自己发展的基地,他将借诸侯之力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将组织合纵联盟而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为阁下考虑,和苏秦友好,要结交他,和苏秦不友好,也要结交他。这样,使燕国和齐国互相猜疑。燕国和齐国互相猜疑,〔必然都想与赵国联合,〕赵国地位就提高了。齐王会怀疑苏秦在让燕国和齐国联合〔苏秦将以燕国助赵,〕那末,您公子成就多了一份助力。”

公子成说:“好。”于是派使臣与苏秦结交。

##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赵弗救。唵子谓文公曰:“不如以地请合于齐,赵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请讲于齐。赵闻之,遂出兵救燕。

### 【译文】

燕、齐在权地交战,燕军两次出战都没有获胜,赵国没有去援救。唵子对燕文公说:“您不如割地请求与齐国联合,赵国必然会来救我们。如果不来救我们,齐、赵两国必然发生战争。”文公说:“好。”便派郭任献地与齐国结盟。赵国听说后,果然派兵救燕。

## 燕文公时

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

武安君苏秦为燕说齐王，再拜而贺，因仰而吊。齐王按戈而(郤)(郤)，曰：“此一何庆吊相随之速也？”对曰：“人之饥所以不食乌喙者，以为虽偷充腹，而与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张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制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比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曰：“然则秦何？”对曰：“圣人之制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故桓公负妇人而名益尊，韩献开罪而交愈固，此皆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也。王能听臣，莫如归燕之十城，卑辞以谢秦。秦知王以己之故归燕城也，秦必德王。燕无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弃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皆从，是王以虚辞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业矣。所谓转祸为福，因败成功者也。”

齐王大说，乃归燕城，以金千斤谢其后，颠首途中，愿为兄弟而请罪于秦。

### 【译文】

燕文公时，秦惠王把他的女儿嫁给燕太子做妻。燕文公死后，太子易王即位。齐王趁燕国遇有国丧便派兵进攻，占领了十座城。

武安君苏秦为燕国游说齐王，两次跪拜庆贺，接着又仰面吊唁。齐王按戈责备说：“为什么庆祝和吊唁接连这么快呀？”苏秦回答说：“人在饥饿时，其所以不愿吃毒药附子，这是因为它虽然可以暂时解除饥饿，但毒死和饿死，同样地痛苦。现在燕国虽然弱小，可也是强秦的女婿之邦。大王贪图十城，却和强秦结下了深仇。如果让弱小的燕国打前锋，而强秦做后盾，来召集天下的精兵，这就等于齐国吃了毒药附子一样。”齐王说：“那可怎么办呢？”苏秦回答说：“圣人处理事情，可以把灾祸转变

为吉利，可以把失败转变为成功。所以，齐桓公虽然背上背着妇人，但名声更加崇高；韩献子得罪了赵盾，可是赵盾和他的交情更加巩固。这些都是‘转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的事例。大王如能听从我的意见，不如归还燕国的十城，谦卑地向秦国致歉，秦王知道大王因为秦国的缘故而归还燕国十城，他一定会感激大王。燕国在没有发生任何事变的情况下收回了十城，燕王也会感激大王。这就是舍弃强大的仇敌，建立友好的邦交。而且燕国和秦国如果都和齐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大王的号令，诸侯都会听从。这样，大王虽然是‘谦卑地向秦国致歉’，顺从秦国，却以十城换来了‘大王号令，天下皆从’的实效。这是建立霸王的事业。也就是所谓‘转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

齐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归还燕国十城，并拿出黄金千斤表示致歉，一路上尊礼自卑，愿结为兄弟之邦而向秦国请罪。

###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食)(同餐)，汙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

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楚）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者）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以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 【译文】

有人在燕王面前诽谤苏秦，说：“武安君（指苏秦）是天下不可信赖的人。大王以万乘大国的君主之尊对苏秦谦敬，在朝廷尊崇他，这是告诉诸侯，燕王在与小人为伍。”

武安君从齐国归来，燕王不任用他。武安君对燕王说：“我是东周乡野的一个小民，刚拜见您时，自己没有一点功劳，而您亲自到郊外迎接我，使我尊显于朝廷，现

在我为您出使齐国，有得十城之利，有存危燕之功，而您不任用我，一定是有人说我不可信赖，在大王面前诽谤我的缘故。我不可信赖，正是您的福分。如果我的信用象尾生高，廉洁象伯夷，孝顺象曾参，这三者是天下高尚的品德，而用来侍奉大王，可以吗？”燕王说：“可以。”苏秦说：“如果有这三种美德，我就不侍奉大王了。”

苏秦说：“再说，象曾参一样的孝顺，应该连一夜都不离开双亲，住在外面，那您怎能派我到齐国去呢？象伯夷一样的廉洁，不白吃饭，认为武王伐纣是玷污了道义，而不做武王的大臣，他辞去孤竹君不做，饿死在首阳山上，象这样的廉洁，怎么肯步行几千里来侍奉弱燕处于危境的国君呢？象尾生高一样去守信用，和女子约会，女子未来，江水暴涨，竟抱着桥柱不走，被活活淹死，象这样地守信用，又怎么肯到齐国去宣扬燕、秦的威势而获得大功呢？那些讲信用的人，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他们都是满足现状，以此作为自护其名的办法，而不是为了进取，有所作为。

“再说，三王相继兴起，五霸交替强盛，他们都不是满足现状，无所作为。如果以为满足现状，无所作为可以的话，那末齐国就不会进入营丘，足下就不会越过边境，楚国也不会对边城之外抱有野心。而且我有老母在东周，离开老母来投靠大王，抛弃无所作为的思想，追求进取、有所作为的志向，我的志趣本来不与您的相同。您是满足现状的国君，我是有所作为的臣子。这就是所说的因为忠信却得罪了君王。”

燕王说：“忠信，又有什么罪呢？”苏秦回答说：“您不了解。我的邻居有一个人到外地做官，他的妻子和人私通，丈夫快回来了，和她私通的人很担忧。他的妻子说：‘你不必担忧，我已经准备好药酒等着他呢。’过了两天，他的丈夫回来了。妻子叫

小妾把那杯酒献上去。小妾知道是毒酒，献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说出来，就要驱逐女主人。于是，她假装摔倒，把酒洒在地上。男主人大怒，打了小妾一顿。小妾一摔倒，洒了酒，但对上她救活了男主人，对下她留住了女主人。忠心到了如此地步，竟然还免不了一顿鞭打，这就是因为忠信反而获罪的事啊。我的事，下场不幸正好有些象小妾弃酒一样。而且我侍奉您，高扬您的大义，有利您的国家，现在竟然获罪，我担心以后侍奉大王的人一定不可能有自信，而顾虑是否也会遭到和我一样不可预料的后果。况且，我劝说齐王（让他归还燕国十城），何曾不是欺骗他呢？假如游说齐王的人，不如我的那一番游说之辞，即使有尧、舜一般的智慧，也不能夺回齐国侵占燕国的十城。”

##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王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之可以击人。与代王饮，而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馐（chū），即因反斗击之。’于是酒酣乐，进取热馐，厨人进斟羹，因反斗而击之，代王脑涂地。其姊闻之，摩笄（jī）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知也，且以赵王为可亲邪？赵兴兵而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郤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兴师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赵不敢妄动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

王之熟计之也。”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求正，谋不足以决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请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献常山之尾五城。”

### 【译文】

张仪为秦国瓦解合纵联盟组织连横阵线，对燕王说：“大王最亲近的诸侯莫过于赵国。从前赵襄子把他的姐姐嫁给代国国王为妻（目的是）想要吞并代国，他约定和代王在边塞句注会晤。就要工匠做了一把金属的大勺子，把勺子把儿做长一些，可以用来打人。赵襄子和代王宴饮，事先我暗中告诉厨师说：‘等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端上热汤，立即翻倒，用勺底打死代王。’当时，酒兴正浓，厨师就端上热汤，在接热汤的时候，厨师上前倒出热汤，乘势倒翻，用勺底打死了代王，代王的脑浆溅了一地。赵襄子的姐姐听说后，把自己的簪子磨尖自杀而死。的摩笄山就是由此而得名，天下无人不知。”

“那赵武灵王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大王已清楚地了解，难道以为赵王是可以亲近的吗？赵国曾经发兵进攻燕国，两次围困燕都，胁迫大王，大王只得割给他十城赔罪，这才撤兵。现在赵王已经到澠池去朝拜秦王，献上河间来讨好秦国。如果赵王不讨好秦国，秦国出兵云中、九原，迫使赵国进攻燕国，那末，易水、长城就不会为大王所有了。况且现在赵国对秦国来说，如同是秦国的一个郡县，不敢随便出兵征伐。如果大王投靠秦国，秦王一定高兴，而赵国又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燕国西边有强秦的援助，南边没有齐、赵的祸患。所以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燕王说：“我身处荒蛮僻野之地，虽是个男子汉，仅如婴儿一般，治理国家不有采

用正确的言论,处理事情不能采用果断的谋略。现在承蒙贵宾教导,燕国愿意向西尊奉秦国。”于是把常山之东的五城献给秦国。

## 宫他为燕使魏

宫他为燕使魏,魏不听,留之数月。

客谓魏王曰:“不听燕使,何也?”曰:“以其乱也。”对曰:“汤之伐桀,欲其乱也。故大乱者可得其地,小乱者可得其宝。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听,虽尽宝、地犹为之也。’王何为不见?”魏王说,因见燕客而遣之。

### 【译文】

宫他为燕国出使魏国〔争取燕、魏同盟,〕魏王不同意,把他留下好几个月。

魏客对魏王说:“为什么没有同意燕国使臣的要求呢?”魏王说:“因为燕国有内乱。”魏客说:“商汤讨伐夏桀时,希望夏桀国内大乱。所以说,大乱的国家,别国可以得到它的土地;小乱的国家,别国可以得到它的珍宝。现在燕国使臣说:‘我要求的事如果能够同意,即使献出珍宝,土地也愿意干。’大王为何不接见他呢?”魏王很高兴,于是接见了宫他,并且让他返回燕国。

## 苏秦死

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乃北见燕王,说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王义甚高,甚顺,鄙人不敏,窃释锄、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郸,所闻于邯郸者,又高于所闻东周。臣窃负其志,乃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

王曰:“子之所谓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对曰:“臣闻之,明主者,务闻其过,

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夫齐、赵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国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此,则计过。无以谏之,非忠臣也。”

王曰:“寡人之于齐、赵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无谋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谋未发而闻于外,则危。今臣闻王居处不安,食不甘,思念报齐。身自削甲〔扎〕〔札〕,曰:‘有大数矣!’妻自组甲〔绑〕〔绑〕,曰:‘有大数矣!有之乎?’”

王曰:“子闻之,寡人不敢隐也。我有深怨积怒于齐,而欲报之二年矣。齐者,我仇国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国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之于子矣。”对曰:“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

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有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何足以为固?民力穷弊,虽有长城钜防,何足以为塞?且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封内弊矣。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

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通拒〕。王自治

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

### 【译文】

苏秦死了,他弟弟苏代要继承他的事业,就北上去见燕王,说:“我是东周乡野的一个小民,听说大王有崇高的德义,非常通情达理,鄙人愚昧无知,想放下锄、耨来求大王。到了邯郸,听到的一切,又比在东周时听到的评价更高。我暗自坚持自己的意愿,就来到燕国的朝廷,拜会了大王的百官群臣,知道大王真是天下的明君。”

燕王说:“您所说的‘天下的明君’,是什么样的人?”苏代回答说:“我听说,作为一个明君,一定非常喜欢了解自己的过错,而不喜欢只听别人称道自己的优点。我请求您允许我当面指出大王的过错。齐国和赵国是大王的敌国,楚国和魏国是大王的盟国。现在大王尊奉敌国去进攻后援国,这不是对燕国有利的办法,大王自己考虑一下,就知道这是一项错误的策略。大臣知道而不能规谏,就不能算是忠臣。”

燕王说:“我对于齐国和赵国,可不敢想去进攻。”苏代说:“没有谋算人的心意,却让人怀疑自己,这是自造的疑惑;有谋算人的心意,却被人知道了,这是自己的笨拙;谋算还未开始,便已泄漏出去,这是自处于危险。现在,我听说大王坐卧不安,饮食无味,一心想要报复齐国,亲自动手缝缀铠甲上的甲片,说‘甲片之数大体已齐。’妻子亲自搓制穿甲片的绳索,说‘穿甲绳之数大体已齐。’有这样的事吗?”

燕王说:“您已经知道这事,我也就不敢隐瞒了。我对齐国有深仇大恨,想报齐国的仇已有二十多年了。齐国是我的敌国,我本来就要讨伐它,只是担心国家疲惫,力量不够而已。您如果能率领燕国对抗齐国,我就把燕国委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互相交战的国家共有七个,而燕

国是个弱国。单独作战,则无力,依附别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因此而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南边依附楚国,则楚国就会提高地位;西边依附秦国,秦国就会提高地位;中间依附韩国、魏国,韩国、魏国就会提高地位。如果燕国所依附的国家提高了地位,这就一定使大王的地位跟着提高啦。现在齐王是贤主,然而刚愎自用。向南攻打楚国连续五年,积蓄被消耗;向西困扰秦国已有三年,人民因饥饿而憔悴,士兵因长期作战而疲惫;向北与燕国交战,击败了燕国全军,擒获了两名燕将;又以他久战的军队向南灭掉了五千辆兵车的宋国,吞并了十二个小国。这些就是齐王想要实现的。民力已被耗尽,怎么能够再攻取呢?而且我听说,连年作战,人民就劳苦;长期用兵,士兵就疲惫。”

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有济水、黄河,足以固守;有长城巨防可作要塞。真有这样的事吗?”苏代回答说:“天时不给它以帮助,虽然有济水、黄河,怎么能够固守?人民穷困,士兵疲惫,虽有长城、巨防,怎么可作要塞?况且从前济西一带不征召现役,养兵是为了防御赵国;河北地区不征召现役,养兵是为了防御燕国。现在济西、河北地区都已征召兵役了,全国已疲惫不堪。骄傲的国君一定不喜欢听别人的计谋,亡国的大臣必然贪图财货。大王如果舍得宠子、胞弟,把他们派去做人质,再拿宝、珠、帛去讨好齐王的近臣,齐王就会感激燕国,会轻易地出师,企图灭掉宋国,那末,齐国〔更加疲惫,只要一进攻〕就可以灭掉它了。”

燕王说:“我还是按照上天之命接受您的教导吧。”苏代说:“没有内线的帮助,就不能抵御外敌。大王领兵从外面攻齐,我在齐国作内应。这就是灭亡齐国的大势。”

## 燕王哙既立

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

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

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飭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燕人恫怨，百姓离意。

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

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

### 【译文】

燕王哙即位以后，苏秦在齐国（因与大夫争宠）被杀死。苏秦当初在燕国时，与燕相国子之通婚，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也有交往。等到苏秦死后，齐宣王又任用了苏代。

燕王哙三年，燕国与楚国、赵国、魏国、韩国联合攻打秦国，失败而归。子之任燕国的相国，尊贵专断。（这时，）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苏代说：“齐王这人怎样？”苏代回答说：“肯定成不了霸业。”燕王说：“为什么？”苏代回答说：“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苏代想用这个回答来激发燕王，让他重用子之。从此燕王更加信任子之了。子之于是赠给苏代百金，任凭他使用。

〔苏代的使者〕鹿毛寿对燕王说：“不如把燕国的权力让给子之。人们说尧帝是贤君，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当然不肯接受，尧帝却有禅让天下的美名，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把国家权力让给相国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便与尧帝齐名了。”燕王就把燕国的政权全部交给了子之，子之的权势更大了。

又有人对燕王说：“当初，禹王（因伯益助他治水有功，）把国政交给伯益，并让自己儿子启的官吏做伯益的官吏，到禹王年老时，他认为启不能胜任管天下的重任，就把国家大权传给了伯益。（后来，）启和他的党羽攻击伯益，并且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样，禹王名义上把国家传给了伯益，实际上又让启自己夺了权。现在大王要把国家交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的人，这样，名义上国家属于子之，实际上是太子掌权。”燕王因此收回三百石以上俸禄官

吏的印玺,交给了子之。子之因此正式成为燕王。而燕王哙因老退休,不再执掌国政,反而成了臣下,国家大事全都由子之决断。

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各宗族痛恨子之。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进行谋反,准备攻击子之。储子对齐宣王说:“乘此时机进攻燕国,一定可以大败它。”齐宣王就派人给太子平转告自己的话,说:“我听说太子主持正义,准备废除私权,确立国权,整顿君臣的名分,重整子承父位的纲纪。敝国很小,无助于决定问题,即使如此,我完全听从太子的召唤。”

太子于是招集党羽,聚集徒众,将军市被包围了王宫,攻打子之,没有攻下,子之和宗族乃反攻,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列殉国。燕国内战数月,几万人死去,燕国大众痛怨,宗族人心涣散,离心离德。

孟轲对齐宣王说:“现在攻打燕国,正如同周文王、周武王讨伐殷纣一样,机不可失。”齐宣王于是派大将匡章率领全国军队,又加上北边地区的民众讨伐燕国。燕国士兵因不愿打仗,连城门也不关闭,燕王哙终于被杀死。齐军大胜燕军,子之逃亡。过了两年,燕国人拥立公子职为国君,这就是燕昭王。

## 初苏秦弟厉因 燕质子而求见齐王

初,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厉,燕质子为谢,乃已,遂委质为臣。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

燕立昭王,而苏代、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 【译文】

当初,苏秦的弟弟苏厉通过燕国的质子晋见齐王。齐王因怨恨苏秦,打算囚禁苏厉,燕国质子为苏厉致歉谢罪,这才罢休。苏厉于是愿意献身齐国做臣子。

燕国的相国之子与苏代是姻亲,想夺取燕国的政权,就派苏代到齐国去服侍质子(想借齐国的力量使质子受燕国重用。)齐国派苏代回去向燕王述职,燕王哙问:“齐王能称霸吗?”苏代说:“不能。”燕王问:“为什么?”苏代说:“他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于是燕王就让子之专擅国政,不久又让出王位,燕国因而大乱。齐国(乘机)进攻燕国,杀了燕王哙和子之。燕国拥立了昭王,而苏代、苏厉就不敢进入燕国,两人都投靠了齐国,而齐国却优待他们。

## 苏代过魏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封涇阳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涇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而不信苏子矣。齐、秦不和,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之宋,宋善待之。

### 【译文】

苏代经过魏国,魏国为燕国拘留了苏代。齐国派人对魏王说:“齐国提出把宋国的土地封给秦王的弟弟涇阳君,秦国一定不接受。秦国并不是看不出与齐国友好并能有得宋地之利,而是因为不相信齐王和苏代。现在齐国和魏国不和,竟至如此

严重,那末,齐国就不会欺骗秦国。秦国相信齐国,齐、秦两国联合,泾阳君又有宋地,这对魏国绝非有利。所以大王不如让苏代回到齐国去,秦国必然会怀疑而不相信苏代。齐国和秦国如不友好合作,诸侯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进攻齐国的局势就形成了。”魏王于是释放了苏代。苏代到了宋国,宋国很好地接待了他。

##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 píng )几据杖,眄( mi n )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响( k )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

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

### 【译文】

燕昭王收拾了残破的燕国之后,登上了王位。他谦卑恭敬,以厚礼重金招聘贤才,准备依靠他们报仇雪耻。于是,他去见郭隗先生,说:“齐国趁我国内乱,发动突然袭击,打败了燕国。我深知国力弱小,不可能报仇。然而如果能得到有才干的人,与他们共同管理国家,来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请问要报国家的大仇,应该怎么办?”

郭隗先生回答说:“成就帝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师,同朝共事;成就王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友,同朝共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同朝共事;亡国的国君,以贤者为奴仆,则不能保有国家。折节屈尊侍奉贤者,面向老师接受教导,那末,才干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先于别人去劳役,后于别人去休息,先于别人向人求教,别人已经不求教了,自己还求教不止,那末,才干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和别人一样劳役,那末,和自己才干一样的人就会到来;靠着几案,拄着手杖,颐指气使,指手划脚,那末,干杂活、服苦役的人就会到来;如果对人暴虐粗野,随便发怒,大声呵斥,那末,只有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犯人、奴隶就会到来。这些都是古代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办法。大王如果能够广泛选拔国内的人才,亲自登门拜访,天下人听说大王亲自拜访贤臣,天下的贤士一定都会奔

赴燕国。”

昭王说：“我应当拜访谁才合适呢？”

郭隗先生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君王，想以千金求购千里马，经过了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内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三个月后他找到千里马，可是马已经死了，就以五百金买了那匹死马的头，回来报告国君。国君大怒，说：‘我要找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还白白花了五百金。’内臣回答说：‘死马尚且肯花五百金，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由此一定会认为大王善于买马，那末千里马就会买到。’于是，不到一年，三匹千里马就送上门来。现在大王果真想招揽人才，就先从我开始吧，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被任用，何况比我更有才干的人呢？难道他们还会嫌千里为远而不到燕国来吗？”

在这时，燕昭王专为郭隗修建了宫邸，并且尊他为师。〔不久，〕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有才干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燕国。昭王悼念死去的人，安慰活着的人，同老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后，燕国殷实富裕了，士卒喜欢冲锋陷阵，不把战争当一回事。于是，昭王就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赵、魏、韩等国合谋讨伐齐国。齐国大败，齐闵王逃往国外。燕国的军队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攻下齐都临淄，把那里的宝物全部掠去，烧毁了齐国的宫殿、宗庙。齐国的城邑没有被攻下的，只有莒和即墨两处。

## 齐伐宋

齐伐宋，宋急。苏〔代〕〔秦〕乃遗燕昭王书曰：“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秦〕〔奉〕齐助之伐宋，民劳而实费，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仇强而国弱

也。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而足下行之，将欲以除害取信于齐也，而齐未加信于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则足下之事齐也，失所为矣。夫民劳而实费，又无尺寸之功，破宋肥仇，而世负其祸。（矣）〔夫〕〔足下〕以宋加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九〕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此所谓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而燕犹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臣闻知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勾践栖于会稽，而后残吴霸天下，此皆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也。今王若欲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乎？则莫如遥伯齐而厚尊之，使使盟于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约曰：夫上〔计〕破秦，其次长宾之〔秦〕。’秦挟宾〔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结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憚以一国都为不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穷齐’之说说秦？谓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齐而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弗利而势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赵？令涇阳君若高陵君先于燕、赵〔曰：〕’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矣。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立为三帝而以令诸侯。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攻齐，曰：‘必反宋地，而归楚之淮北。夫反宋地，归楚之淮北，燕、赵之所同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同愿也。夫实得所利，名得所愿，则燕、赵之弃齐也犹释弊屣〔x〕。今王之不收燕、赵，则齐伯必成矣。诸侯戴齐而王独弗从也，是国伐也。诸侯戴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赵，名卑而国危；王收燕、赵，名尊而国宁。夫去尊宁而就卑危，知者

不为也。’秦王闻若说也，必如刺心然则王何不务使知士以若此言说秦，秦伐齐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齐，正利也。尊上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氏，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闵王出走。

###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危急。苏秦于是写信给燕昭王，说：“燕国处在万乘大国之列，却屈尊而服从齐国，这样，不但有损国家的名誉，而且也贬低了国家的声威，受齐国之命帮助他攻打宋国，真是劳民伤财；灭了宋国，攻下了楚国淮北，使齐国更为强盛，仇国强盛了而燕国却削弱了。（灭宋、侵淮北、强齐）以上这三种结果都是国家的大祸，可是大王这样做，是想要以此让齐国对自己消除忌恨，又取得齐国的信任吗？但是，齐国并没有更加信任大王，却更加忌恨燕国了。这末说来，大王讨好齐国，完全做错了。劳民伤财而自己却没有丝毫收益，灭掉宋国而加强了仇敌，使燕国世代遭受灾难。宋国加上淮北之地超过一个万乘大国，而齐国独吞了宋国和淮北之地，就等于又增加了一个齐国。九夷纵横七百里，再加上鲁、卫两国，这可以说是一个胜过万乘的大国，而齐国独吞了九夷和鲁、卫两国，就等于增加了两个齐国。一个强大的齐国，燕国尚且不能抵抗，如果以三个齐国进攻燕国，那灾难可就大了。

“即使如此，我听说，聪明人办事也可以使祸患变为吉祥，使失败变为成功。”〔从前，齐桓公喜欢紫色，全国人都喜欢紫色，〕齐国人用无色的劣质绢绸染成紫色，也能以十倍的价钱卖出。越王勾践困守在会稽山，可是不久就灭掉吴国而称霸天下。

这都是‘使祸患变为吉祥，使失败变为成功’的实例。现在大王想要‘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吗？那末，不如远尊齐国为霸主，而深深地敬重他，让诸侯派使臣在周室结盟，焚毁所有诸侯和秦国建立邦交的符节。宣告说：‘上策，是诸侯打败秦国；其次，是诸侯孤立秦国。’秦国受到孤立的威胁，坐以待毙，秦王一定深为担忧。秦国五代都使诸侯屈服，现在却屈居于齐国之下，秦王的心意：如果能够使齐国处于困境，则不惜以秦国而取得胜利。’那末，大王为什么不派一名平民说客用‘使齐国陷于困境’的论调去游说秦国呢？他对秦王说：‘燕国和赵国灭掉宋国加强了齐国，尊崇齐国却处在齐国之下，燕国和赵国并不认为对自己有利。没有利而卖劲地去做，为什么？是因为不相信秦王的缘故。现在大王为何不派一名可以信赖的人去和燕、赵两国联合？让秦之泾阳君与高陵君提前去燕国和赵国，对他们说：“秦国的政策如有改变，我们就分别留在燕、赵两国做人质。”这样，燕、赵两国就会信任秦国了。秦国立为西帝，赵国立为中帝，燕国立为北帝，立三帝来号令诸侯。韩国、魏国如果不听从，秦国就讨伐它；齐国如果不听从，燕国和赵国就付伐它。诸侯谁敢不听从呢？诸侯都服从了，就率领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声明：“必须退还宋地，而且要归还楚国的淮北。”退还宋地，归还楚国淮北，这是燕、赵两国共同的利益；并立三帝，这是燕、赵两国共同的愿望。利益，实际上获得了；求名誉，愿望也满足了。这样，燕、赵两国抛弃齐国，就像扔掉破鞋一样。现在大王如果不联合燕国和赵国，那末，齐国的霸业必然成功。诸侯都拥护齐国，大王偏偏不肯服从，这样，秦国就要被诸侯进攻。诸侯拥护齐国，大王也拥护齐国，这样，秦国的声名就卑下了。大王不联合燕、赵，声名

就卑下，国家就危险；大王如联合燕、赵，声名就尊荣，国家就安宁。舍弃尊荣和安宁，接受卑下和危险，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秦王听到这样的议论，一定心如刀割。那末，大王为何不专门派一位善于游说的人，用这番议论说服秦王，则秦王必然进攻齐国无疑。联合秦国，这是重要的外交手段；进攻齐国，这是正当的国家利益。重视重要的外交手段，谋求国家的正当利益，这是圣明的君主应做的事。”

燕昭王很赞赏苏秦这封信，说：“先王曾对苏秦有恩，当燕国子之之乱时，苏秦离开了燕国。燕国要报齐国的仇。非苏秦不可。”于是召请苏，继续优待他。和他共谋进攻齐国的事，最后终于大败齐国，齐闵王逃亡国外。

## 苏代〔秦〕谓燕昭王

苏代〔秦〕谓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𩚑（qí），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对曰：“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对曰：“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其〔耳〕）。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𩚑，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王曰：“自忧不足乎？”对曰：“以自忧为足，则秦不出殽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忧故也。若自忧而足，则臣亦之周负笼耳，何为烦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则诸侯不为别马而朝矣。

臣闻之，善为事者，先量其国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为事者，不先量其国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东向伐齐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对曰：“矜戟砥剑，登丘东向而叹，是以愚臣知之。今夫乌获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齐虽强国也，西劳于宋，南罢于楚，则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

燕王曰：“善。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对曰：“足下以爱之故与，则何不我与爱子与诸舅、叔父负床之孙？不得，而乃以与无能之臣，何也？王之论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见〔得〕）罪于左右。”

王曰：“安有为人臣尽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对曰：“臣请为王譬。昔周之上地尝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归，其妻爱人。其所爱者曰：‘子之丈夫来，则且奈何乎？’其妻曰：‘勿忧也，吾已为药酒而待其来矣。’已而，其丈夫果来，于是因令其妾酌药酒而进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虑曰：‘吾以此饮吾主父，则杀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则逐吾主母、与杀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宁佯蹶（zh）而覆之。’于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为子之远行来之，故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缚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为足下使于齐，恐忠信不谕于左右也。臣闻之曰：万乘之主，不制于人臣；十乘之家，不制于众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于妻妾，而又况于当世之贤主乎？臣请行矣，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

## 【译文】

苏秦对燕昭王说：“如果这里有一个

人,孝顺象曾参、孝己,信义象尾生高,廉洁象鲍焦、史■,以兼有这样三种高尚品德的人来侍奉大王,怎么样?”燕昭王说:“能这样,我就很满意了。”苏秦回答说:“您以为满意了,可我不侍奉大王了。我将无事可做,回家乡耕田种地去。耕种供家里人吃,织布供家里人穿。”燕昭王说:“这是为什么?”苏秦回答说:“孝顺象曾参、孝己一样,只不过是奉养双亲而已,信义象尾生高一样,只不过是欺骗别人而已,廉洁象鲍焦、史■一样,只不过是偷人的钱而已。现在我是有所作为的。我认为:行为虽廉洁,自己却处境穷困;虽舍生取义,自己却无所建树。即便行仁、行义,这都是以此作为自护其名的办法,而不是有所作为的做法。”

燕昭王说:“自我满足还不够吗?”苏秦回答说:“如果认为自我满足就够了,那末,秦兵就不必开出■塞,齐兵就不必开出营丘,楚兵就不必开出疏章。三王相继称王,五霸相继称霸,都是由于不自我满足的缘故。如果认为自我满足就够了,我也就背上土筐回家乡耕田种地去了,何必还要屈辱大王,为我安排工作呢?以前,楚国攻下章武,诸侯向南朝楚;秦国攻下西山,诸侯向西朝秦。以前,如果燕国没有丢失周室的上地,那末,诸侯会跟朝见秦、楚一样地来朝见燕国。我听说,善于治国的,先要衡量自己国家的大、小,再估计自己兵力的强弱,因此,功可成,名可立;不善于治国的,不先衡量自己国家的大、小,不估计自己兵力的强弱,因此,功不可成,名不可立。现在,大王有向东攻打齐国之意,而我了解这一点。”

燕昭王说:“您怎么知道的?”苏秦回答说:“奋动长戟,磨利宝剑,登上丘山,东望叹息,因此我知道您的心意。现在齐国已经疲惫,也象大力士乌获一样,虽然可以

举起三万斤的重物,但他已经八十岁了,也需要人搀扶。所以,齐国虽然是个强国,在西面因灭宋国而劳顿,在南面因割楚国淮北而疲惫,由此可知,齐军可以击败,而河间可以占领。”

燕昭王说:“好,我就任命您为上卿,为您准备百乘车辆,您现在就为我去齐国游说,怎么样?”苏秦回答说:“大王由于爱护我,给我准备了百辆战车的车队,那末,何不把车辆给爱子、诸舅、叔父以及还不会走路的孙儿呢?他们不能有车,反而给我这个无能之辈,为什么?大王观察我,是何等样人?现在,我之所以侍奉大王,完全是为了忠、信,我担心因为忠、信的缘故而得罪大王。”

燕昭王说:“哪有做人臣的竭尽能力而获罪的道理呢?”苏秦回答说:“我愿为大王打个比方。从前,周室的洛阳曾有这样的事。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外做官,三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与人私通。与妻子私通的那人说:‘你的丈夫要回来了,可怎么办?’妻子说:‘不必担心,我已经准备好毒酒等着他呢。’不久,他丈夫果然回来了,于是他妻子就让他倒毒酒献给丈夫。他的妾知道这是毒酒,半道中站住,心里想:‘我如果拿这毒酒给主父喝了,就会毒死主父;我如果把这事告诉给主父,就会赶走主母。与其毒死主父、赶走主母,不如假装摔倒,把毒酒翻倒在地。’于是,她就假装摔倒,把毒酒翻倒了。他妻子说:‘为了您出远门回家,特别准备了美酒,现在小妾捧酒摔倒了。’丈夫不了解,就把小妾捆绑起来鞭打。所以,小妾被鞭打,完全是因为她忠信的缘故。现在我为大王出使齐国,恐怕我的忠信不被大王了解啊。我听说:‘万乘大国的君王不受人臣的控制,千乘之家的大夫不受众人的控制,普通一般人不受妻妾的控制。’又何况当今贤明的国

君呢？我请求出发去齐国了，希望大王不要受群臣的控制啊。”

## 燕王谓苏代

燕王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诒者言也。”苏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通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诒者耳。”王曰：“善矣。”

### 【译文】

燕王对苏代说：“我最不喜欢骗子的

谎言。”苏代回答说：“周地看不起媒人，因为她在两边说好话。到男家说：‘女子长得漂亮。’到女家说：‘男子家里有钱。’然而周地的习俗，是不能自己作主娶妻的。而且，处女没有媒人，即使老了也嫁不出去，不通过媒人自己找丈夫，就会困在家里嫁不出去。顺应风俗就不会坏事，要想嫁出去而不受挫折，唯有依靠媒人而已。再说，做事没有权变就不会有成就，没有谋略就不能成功。所以，要让人坐享成功，只有靠欺骗人的人。”燕王说：“有道理。”

# 战国策卷三十

## 燕策二

### 秦召燕王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钺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

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齐）（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韩）’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郢隘，苟利于楚，寡人若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郢隘’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赵）（已）得讲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兵伤于离石，遇败于马陵，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穰侯为和（嬴）（嬴）则兼欺舅与母。适燕者曰‘以胶东’，适赵者曰‘以济西’，适魏者曰‘以叶、蔡’，适楚者曰‘以塞郢隘’，适齐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母不能制，舅不能约。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洛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大，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燕反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

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 【译文】

秦国邀请燕王，燕王准备去。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得到枳地却丢失了国都而丧失了主权，齐国灭亡了宋国，而国君逃亡使国家无主。齐、楚两国，非但不能得到枳地和灭掉宋国反而讨好秦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凡是有功劳的国家，秦国都视为仇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靠实行仁义，而是靠施行暴虐。

“秦国在天下施行暴虐，公开直言不讳地对楚国说：蜀地的军队在泅江乘轻舟，入长江，趁夏季水涨时，顺江而下，五日可到楚国郢都。汉中的军队在巴水乘船，入汉江，趁夏季水涨时，顺江而下，四日可到五渚。我在宛地集结军队，东去随地，智者来不及谋面，勇者来不及发怒，我就象射鹰隼一样神速，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然而您们却要等待诸侯去攻打函谷关，这岂不是为时太久远了吗？”楚王因为这个缘故，十七年一直服侍秦国。

“秦国公开警告韩国说：我从少曲出兵，一天就可以切断太行要道，我从宜阳出兵，进逼平阳，两天之内，韩国全国的局势就会发生动摇，我经过东周、西周，进逼韩都，五天可以攻下韩都。”韩国确认无疑，因此就降服秦国。

“秦国公开警告魏国说：我攻下安邑，堵住女戟要道，韩国通往太行山之道就会被切断。顺着枳道、南阳、封、冀而下，包围两周，趁夏季水涨之时，坐上轻舟，强弩在前，锐戈在后。决开荥阳口，魏国就要丧失魏都大梁，决开白马之口，魏国就要丧失济阳，决开宿胥之口，魏国就要丧失虚、顿丘。从陆路进攻可以攻打河内，从水路进攻可以消灭大梁。”魏国确认无疑，因此就

降服秦国。

“秦国打算攻打安邑，担心齐国来救援，于是就把宋国给了齐国，秦王对齐王说：宋王暴虐无道，雕刻了一个木头人，刻成我的样子，再射木人的脸。我国离宋国太远，调兵不便，不能去攻打它。大王如果能打败宋国，占领它，这和我占领宋国一样。”秦国已经得了安邑，堵住女戟的要道，于是把“灭宋”的罪责推到齐国的头上。

“秦国打算攻打韩国，担心诸侯救韩，于是就拿齐国来引诱诸侯，并对诸侯说：‘齐王四次和我订约，四次欺骗我，三次率领诸侯坚决攻打我。所以，有齐国就没有秦国，有秦国就没有齐国，我一定讨伐它，一定要消灭它。’秦国已经得到宜阳、少曲，并告诉在秦国的韩国人质蔺君，于是把“灭韩”的罪责推到诸侯头上。

“秦国打算攻打魏国，担心楚国救魏，就把南阳给了楚国，对楚王说：我本来要与韩国绝交。因此，攻下韩国的均陵，封锁韩国要塞黽隘，只要有利于楚国，就如同有利于我一样。”魏国抛弃了盟国而与秦国联合，于是把“封锁黽隘”的罪责推到（原来的盟友）楚国头上。

“秦军在林中被困，担心燕国和赵国，就把胶东给了燕国，把济西给了赵国。这之后，秦国与魏国和解，并以公子延做人质送去魏国，要魏将犀首集结军队进攻赵国。在离石受到挫伤，在马陵遭到失败，它又担心魏国，就把叶和蔡给了魏国。这之后，秦国与赵国和解，于是挟持魏国，魏国不肯割地。秦军受困，就让太后弟穰侯去讲和，秦军获胜，就对母亲（太后）与舅父（穆侯）进行欺骗。秦国责备燕国就把攻打胶东作为借口，责备赵国，便把夺取济西作为借口；责备魏国，就把占领叶、蔡作为借口；责备楚国，就把封锁黽隘作为借口；责备齐国，

就把攻打宋作借口。〔秦国如此圆滑、诈伪,〕这样循环推论下去是没完没了的,秦王善用兵,甚为工巧,母亲管不了,舅舅制不住。在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中,秦国杀死赵、魏、韩三国的人有数百万。现在还活着的都是和秦国作战牺牲者的遗孤。西河之外、上洛之地和三川都遭受秦祸,秦国差不多占领了赵、魏、韩三国的一半。秦国的兵祸如此之大,而燕、赵两国的亲秦派,都争先恐后地去讨好秦国,并游说他们各自的国君,这是我最担忧的事。”

燕昭王不去秦国了,苏代又在燕国得到重用,燕国仍然与诸侯结成合纵联盟,就如同苏秦活着时那样。诸侯中,有的同意合纵,有的不同意合纵,但他们从此都重视苏氏兄弟的合纵盟约。苏代和苏厉都享其天年,声誉在诸侯中颇为显赫。

## 苏(代)〔秦〕为奉阳君说 燕于赵

苏(代)〔秦〕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奉阳君不听。乃入齐恶赵,令齐绝于赵。齐已绝于赵,因之燕,谓昭王曰:“韩为谓臣曰:‘人告奉阳君曰:使齐不信赵者,苏子也;今齐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苏子也;与齐王谋道取秦以谋赵者,苏子也;令齐守赵之质子以甲者,又苏子也。请告子以请(通情),齐果以守赵之质子以(通己)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恶矣。虽然,王勿患也。臣故(通固)知入齐之有赵累也,出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齐大恶于赵,臣犹生也(令〔今〕齐、赵绝,可大纷已。特臣非张孟谈也,使臣也如张孟谈也,齐、赵必有为智伯者矣。

“奉阳君告朱轫与赵足曰:齐王使公玉(日)〔丹〕命说曰:‘必不反韩珉’,今召

之矣;必不任苏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为上交。吾所恃者顺也,今其言变有甚于其父,顺始与苏子为仇。见之知无厉,今贤之两之。已矣,吾无齐矣。’

“奉阳君之怒甚矣。如齐王之不信赵,而小人奉阳君也,因是而倍(通背)之。不以今时大纷之,解而复合,则后不可奈何也。故齐、赵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为臣患,逃不足以为臣耻,为诸侯不足以为臣荣,被发自漆为厉,不足以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齐、赵不循,恶交分于臣也,而后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尧、舜之贤而死,禹、汤之知而死,孟贲之勇而死,乌获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臣以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韩、魏循自齐而为之,取秦深结赵以劲之。如是,则近于相攻。臣虽为之,累燕。奉阳君告朱轫曰:‘苏子怒于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无燕矣。’其疑至于此,故臣虽为之,不累燕,又不(欲)〔辱〕王。伊尹再逃汤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汤,果与鸣条之战,而以汤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吴,果与伯举之战,而报其父之仇。今臣逃而纷齐、赵,始(通殆)可著于《春秋》。且举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难,管仲逃于鲁;阳虎之难,孔子逃于卫;张仪逃于楚;白珪逃于秦;望诸相中山也,使赵,赵劫之求地,望诸攻关而出逃;外孙之难,薛公释戴,逃出于关,三晋称以为士。故举大事,逃不足以为辱矣。”

卒绝齐于绝,赵合于燕以攻齐,败之。

### 【译文】

苏秦为燕国游说赵国的奉阳君李兑,去联合进攻齐国,奉阳君不同意。于是苏

秦到齐国去诬蔑赵国,让齐国与赵国绝交。齐国与赵国已经绝交,他就回到燕国去,对燕昭王说:“韩徐为对我说:有人告诉奉阳君说:‘让齐国不信任赵国的,是苏秦;让齐王召回触子叫他不要进攻宋国的,是苏秦,和齐王共谋说要争取秦国、图谋赵国的,是苏秦;让齐国用武装监视赵国人质的,还是苏秦。’请让我告诉您实情,齐国真的要以武装监视赵国的人质,我韩徐为一定用武装监视您。’这话可真不吉利。即使这样,大王不必为我担忧。虽然有赵国的破坏,我自己有危险,可是我仍然去齐国,为的是实现大王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死了,如果齐国和赵国关系恶化,我就等于还活着一样。现在齐国和赵国断交,将会大乱。但我不是赵国(从前足智多谋的贤相)张孟谈,如果我也象张孟谈,齐、赵两国中必定会有一个要象智伯那样被灭亡的。”

“奉阳君告诉朱鬣和赵足说:齐王派公玉丹命令我,说:您一定不要召回韩珉。”可现在召回了韩珉,说:“一定不要任用苏秦”;可现在任用他为相国,说:“一定不要和燕国联合”,可现在与燕国结为极好的盟邦。我所依靠的是齐公子顺子,可他现在说话又变了,比他父亲还善变,顺子当初与苏秦为敌,顺子见到苏秦如同见到无赖,可现在他尊敬苏秦,并给他以乘车的待遇。完了,我要失去齐国了。”

“奉阳君很生气,是因为齐王威勇而不信任赵国,又小看奉阳君,他因此背叛齐国。齐、赵两国现正纷乱不和,应当在这时伐齐,齐、赵两国如果解约而复合,那末,伐齐的良机失掉,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齐国和赵国如果恢复联合,即使身死,我也不会以此为祸患;即使逃亡,我也不会以此为羞愧;成为诸侯,我也不会以此为光荣;即使披散头发装疯卖傻,用漆涂身生癩变形,

我也不会以此为耻辱。然而,我有所担忧:当我死后,如果齐、赵两国修好,那末,使齐、赵绝交的罪过就会一齐落在我头上,燕国也会仿效齐、赵,加罪于我,而与齐、赵恢复邦交。这才是我担忧的啊。如果我死后,齐、赵两国互相攻打,我心甘情愿去求死。尧、舜是天下的贤君,终究要死;禹、汤是天下的明君,终究要死。孟贲是天下的勇士,终究要死;乌获是天下的力士,也终究要死。一切生物难道有不死的吗?死是必然的事。我用死来完成有利于燕国的计谋,大王还有什么疑虑的吗?

“我认为,不如(假装获罪)逃离燕国。我率韩、魏两国来顺从齐国并助其成功,联合秦国结交赵国来加强韩、魏。这样,就差不多形成了赵、魏、韩三国与齐国互相攻击的形势。我虽然这样安排了,又担心牵累燕国。奉阳君对朱鬣说:‘苏秦因为燕王用我而生气,若不任苏秦为相,又不任苏秦为卿,则差不多要失去燕国了。’奉阳君如此疑心,所以我这样安排,不牵累燕国,又不玷辱大王。伊尹多次逃离成汤,投奔夏桀,又多次逃离夏桀,投奔成汤,最后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拥立成汤为天子,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最后帮助吴王阖庐与楚昭王战于柏举,攻入楚都,为其父报仇。现在我逃离燕国,打乱齐、赵邦交,将可载入史册。进行伟大事业的人,哪一个没有逃跑过?齐桓公遭难之时,管仲逃到鲁国;阳虎遭难之时,孔子逃到卫国,张仪逃到楚国;白皐逃到秦国;望诸君任中山相时,出使赵国,赵国挟持他,要求割地,望诸君突破关卡逃出;外孙之难时,薛公抛下车子,逃出关卡,赵、魏、韩三国称他为辨是非、通古今的人。所以,凡是开创大事业的人,逃亡不能被认为是耻辱。”

苏秦终于使齐国和赵国绝交,赵国和燕国联合进攻齐国,大败齐国。

## 苏代为燕说齐

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髡曰:“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今臣欲以骏马见于王,莫为臣先后者。足下有意为臣伯乐乎?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十镒,以为马食。”淳于髡曰:“谨闻命矣。”入言之王而见之,齐王大说苏子。

### 【译文】

苏代为燕国去说服齐王,在未见到齐王前,先对淳于髡说:“有个卖千里马的人,接连三个早晨站在市场上,没有人理睬过问。他去拜访伯乐说:‘我有一匹千里马,想卖掉它,接连三个早晨站在市场,没人问津。希望您绕着我的马细看一看,离开以后再回头来看看我的马,我给你一天的收入。’伯乐就绕着他的马细看了一番,离开以后又回头看看马,于是一个早上马价涨了十倍。现在我想以千里马自荐,去拜见齐王,可没有人为我介绍。先生愿意充当我的伯乐吗?我愿献上白璧一双,黄金二百两,以为马的草料费。”淳于髡说:“敬从尊命。”淳于髡于是进宫告诉了齐王,齐王接见苏代,很喜欢苏代。

## 苏代〔秦〕自齐使人 谓燕昭王

苏代〔秦〕自齐使人谓燕昭王曰:“臣〔闻〕〔间〕离齐、赵,齐、〔赵〕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齐?臣请为王弱之。”燕乃伐齐〔攻〕〔次〕晋。

令人谓闵王曰:“燕之攻齐也,欲以复

振古地也。燕兵在晋而不进,则是兵弱而计疑也。王何不令苏子将而应燕乎?夫以苏子之贤,将而应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则赵不敢不听,是王破燕而服赵也。”闵王曰:“善”。

乃谓苏子曰:“燕兵在晋,今寡人发兵应之,愿子为寡人为之将。”对曰:“臣之于兵,何足以当之,王其改举。王使臣也,是败王之兵,而以臣遗燕也。战不胜,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苏子遂将,而与燕人战于晋下,齐军败。燕得甲首二万人。苏子收其馀兵以守阳城,而报于闵王曰:“王过举,令臣应燕,今军败,亡二万人,臣有斧质之罪,请自归于吏以戮。”闵王曰:“此寡人之过也,子无以为罪。”

明日,又使燕攻阳城及狸,又使人谓闵王曰:“(日)(昔)者,齐不胜于晋下,此非兵之过,齐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阳城及狸,是以天幸自为功也。王复使苏子应之,苏子先败王之兵,其后必务以胜报王矣。”王曰:“善。”乃复使苏子,苏子固辞,王不听。遂将以与燕战于阳城。燕人大胜,得首三万。齐君臣不亲,百姓离心,燕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

### 【译文】

苏秦从齐国派人到燕昭王说:“我离开齐国和赵国的关系后,齐国已经孤立了,大王为何不出兵攻打齐国呢?我愿意为大王打败齐国。”燕军于是进攻齐国,驻扎在齐国的晋地。

苏秦派人对齐闵王说:“燕国进攻齐国,是想收复从前燕王丧失的国土。燕军驻扎在晋地不前进,那里因为燕军兵力弱,主意不定。大王为何不派苏秦率领齐军去迎击燕军呢?凭苏秦的贤能,率领齐军去迎击弱燕,一定能打败燕国。打败了

燕国,赵国便不敢不听从,这样,大王既打败了燕国,又征服了赵国。”齐闵王说:“好。”

于是齐闵王就对苏秦说:“燕军驻扎在晋地,现在我出兵迎击燕军,希望您为我担任这支部队的将领。苏秦回答说:“我对于带兵(不熟悉),怎么能担当如此的重任,大王还是重新选人吧。大王如果派我去,那会毁掉大王的军队,而让我把齐国葬送给燕国啊。如果不能战胜燕国,齐国可就没了。”齐闵王说:“去干吧,我了解您。”

苏秦于是率领齐军,与燕军在晋地开战,齐军大败。燕军杀死齐军二万人。苏秦集合残兵退守阳城,并报告闵王说:“大王选错了人,错要我去迎击燕军。现在吃了败仗,损失二万人,我有死罪,我请求向执法官投案自首接受死刑。”齐闵王说:“这是我的错误,您不要认为犯了罪。”

第二天,苏秦又让燕国去攻打阳城和狸地。又派人对齐闵王说:“前些日子,齐军在晋地没有打胜,这不是用兵的错误,是齐国不走运而燕国有上天保佑。现在燕国又攻打阳城和狸地,这是天助我们建立大功啊。大王再派苏秦去迎击燕军,苏秦先前让大王的军队吃了败仗,以后一定会想尽办法取胜来报效大王。”齐闵王说:“好。”于是又派遣苏秦,苏秦坚决推辞,齐闵王不同意。苏秦于是率领齐军在阳城和燕军开战。燕军大胜,杀掉齐军三万人。因此,齐国君、臣不和,百姓离心离德。燕国于是派乐毅兴兵大举进攻齐国,大败齐军。

## 苏(代)(秦)自齐献书于燕王

苏(代)(秦)自齐献书于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将有口事,故献御书而行,曰:

‘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攻齐,将曰善为齐谋;天下攻齐,将与齐兼郢(通贾)臣。臣之所(重)处重卵也。’王谓臣曰:‘吾必不听众口与谗言,吾信汝也,犹划刈者也。上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于)下苟无死,女无不为也。以女自信,可也。与之言曰:‘去燕之齐,可也,期于成事而已。’

臣受令以任齐,及五年,齐数出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且攻齐,使齐大(马骥)(戒)而不(言)(信)燕。

今王又使庆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则臣请为王事之。王欲释臣,专任所善,则臣请归释事。臣苟得见,则盈愿。”

## 【译文】

苏秦从齐国给燕王写信说:“我这次到齐国来,本来就料到会有人进献谗言,所以我临行前给大王上书,说:‘我在齐国如果地位显贵,燕国大夫将不信任我;如果被轻视,他们将看不起我;如果我被任用,燕国大臣就会怨恨我;齐国如果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就会归罪于我;诸侯如果不进攻齐国,就会说我善于为齐国出谋划策;诸侯如果进攻齐国,就会与齐国一道出卖我。我的处境危如累卵。’大王对我说:‘我一定不听那些闲言碎语和谗言,我信任你,毫不动摇。你在齐国,从好的方面说,可以得到齐国的重用;退一步说,也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往最坏处想,如果你尚且活着,还可以做你要做的事。因此,你就放心好了。你就对齐国说:‘我是从燕国来到齐国的’好了。只要把我们希望要做的事做成就行

了’

“我接受大王之命，在齐国任职，已有五年了。齐国好几次出兵，从来没有图谋过燕国。齐国和赵国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离，燕国不是与齐国联合图谋赵国，就是与赵国联合图谋齐国。齐国很信任燕国，甚至在靠近燕国的齐国北部边境也不驻扎军队，而把军队用在其他方面。现在大王相信田伐和参去疾的话，将进攻齐国，这使齐国大为警惕，不再信任燕国了。”

“如今，大王又派盛庆传达您的话说：‘我要任用我认为可以任用的人。’大王如果有合意的人，想用他，那末，就请大王使用他吧。大王想要解我的职，专任大王合意的人，那末，我请求回燕国卸任。如果我能见大王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 陈翠合齐、燕

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燕王许诺。太后闻之，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亦则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老妇欲得志焉。”

陈翠欲见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陈翠曰：“无害也。”遂入见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赖得先王雁、鹜之余食，不宜懼。懼者，忧公子之且为质于齐也。”陈翠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赍地百里，以为人之终也。今王愿封公子，百官持职，群臣效忠，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王之以公子为质也，且以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臣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于王封公子，则公子终身不封矣。”

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公子束车制衣为行具。

### 【译文】

陈翠为了联合齐国和燕国，准备要燕王的弟弟去齐国做人质，燕王答应了。燕太后听说后大怒，说：“陈翠如果不能治理燕国，也就算了，哪有分离人家母子的道理呢？我一定要杀了他才甘心。”

陈翠想去拜见太后。燕王说：“太后正在生你的气，你还是等太后消了气之后再去吧。”陈翠说：“不要紧。”于是他进宫去拜见太后，说：“太后怎么瘦了？”太后说：“我还可以吃到先王吃剩下的鸭、鹅，本来不会瘦。如果说瘦，那是因为担忧公子要到齐国去做人质。”陈翠说：“太后爱子女不如平民爱得深。不仅不爱子女，而且特别不爱儿子。”太后说：“为什么？”陈翠回答说：“太后把女儿嫁给诸侯，送给她一千斤金，一百里地，认为这算了却了做父母的一桩心事。如今燕王想要封公子，大臣们都坚守职分，进献忠言说：‘公子没有功劳，不应当受封。’现在大王让公子去做人质，为的是让公子为国立功后再封赐他。可是，太后不同意，所以，我认为太后特别不爱儿子。再说太后和大王如今还健在，所以公子很尊贵；一旦太后和大王辞世，太子即位，公子将比布衣平民还低贱。因此，如果不趁太后和大王在世时（让公子立功），封赐公子，那末，公子将终生不会有受封的机会了。”

太后说：“我不了解您老人家这样的打算啊！”于是，让公子准备车马，制作服装，准备出外远行所用的一切。

##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而有齐人仕于燕者，昭王召而谓之曰：“寡人且与天下伐

齐旦暮出令矣。子必争之，争之而不听，子因去而之齐。寡人有时复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齐。”当此之时也，燕、齐不两立，然而常独欲有复收之之志若此也。

### 【译文】

燕昭王准备与诸侯联合攻打齐国，有一个齐国人在燕国做官，昭王召见他，对他说：“我准备联合诸侯攻打齐国，很快就要下令出兵了。你一定会规劝我，规劝我而我又不同意，你就会离开燕国回到齐国。如果燕、齐两国有关恢复和好之时，我将借助你在齐国活动。”在这个时候，燕国和齐国势不两立，可燕昭王竟然还有两国重又和好的这种想法。

## 燕饥赵将伐之

燕饥，赵将伐之。楚使将军之燕，过魏，见赵恢。赵恢曰：“使除患无至，易于救患。伍子胥、宫之奇不用，烛之武、张孟谈受大赏。是故谋者皆从事于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无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听吾言而说赵王曰：昔者，吴伐齐，为其饥也。伐齐未必胜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为其饥也。伐之未必胜，而强秦将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赵居强吴之处，而使强秦处弱越之所以霸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使者乃以说赵王，赵王大悦，乃止。燕昭王闻之，乃封之以地。

### 【译文】

燕国遭到荒年，赵国准备乘机攻打燕国。楚国派一名将军到燕国去，经过魏国，去会见赵恢。赵恢说：“消除灾祸，使它不到来，这比发生了灾祸再来救灾要容易。伍子胥规劝吴王，宫之奇规劝虞君，吴王和虞君都不听，〔这是“救灾”，而不能“除

祸”。〕触之武说服秦国不攻打郑国，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国的君王不去攻打赵国，因而受赏。〔这是做到了“除祸。”〕所以，出谋划策的人应该想办法去‘除祸’，先要消除灾祸使它不到来〔也就是使攻打的人不去攻打别人。〕现在，与其以百金送您，还不如以好言送您。您如果听我的话，就去规劝赵王，说：‘从前吴国进攻齐国，是因为齐国遭饥荒，进攻齐国未必能取胜，可弱越趁吴国疲惫之时，打败了吴国而称霸。现在，大王进攻燕国，也是因为燕国遭饥荒，进攻燕国未必能取胜，而强秦将乘赵国进攻燕国的机会，出兵进攻赵国西部边境，这是让弱赵处在以往强吴的地位，而使强秦处在以往弱越的地位〔秦国将象弱越打败了强吴那样灭掉赵国，〕称霸于诸侯。希望大王深思熟虑啊。’”

楚国使者就用赵恢这一番话去规劝赵王，赵王很高兴，于是停止进攻燕国。燕昭王知道后，就把地封给了这位楚国将军。

##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 合五国之兵而攻齐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馀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二〕城未下，而燕昭王死。

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欺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燕王悔，惧赵用乐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生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

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循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馀教也，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愜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

《春秋》蚤（通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 【译文】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率领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攻下七十余城，把它们都划入直属燕国的郡县。还剩两城未被攻下，这时燕昭王去世了。

燕惠王即位，因为中了齐国人的反间计，怀疑乐毅，便派燕将骑劫接替他率领军队。乐毅逃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齐国大将田单用计诈骗了骑劫，终于打败了燕军，重新收复七十余城，归属齐国。燕惠王后悔，又怕赵国任用乐毅，乘燕国战败疲惫之机进攻燕国。燕惠王于是派人去责备乐毅，又对乐毅表示歉意，说：“先王把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国打败了齐国，为先王报了仇，诸侯无不为之震惊，我怎能一刻忘记将军的功劳呢？当时正赶上先王去世，寡人刚刚即位，身边的大臣蒙骗了寡人。寡人所以派骑劫代替将军，是因为将

军长期在野外作战,所以请将军暂时休整,共商国事。将军误听流言,因此与寡人产生隔阂,抛弃燕国,投奔到赵国去了。将军为个人打算是可以的,然而又怎么报答先王对将军的恩情呢?”

望诸君乐毅于是派人送上书信,回答燕惠王说:“我无才,不能遵守先王的教诲,来顺从左右大臣的心意,唯恐遭杀身之罪,损害了先王(知人善任)之明,又伤害了大王(无罪而杀乐毅)的君臣之义,所以逃奔到赵国,甘愿承担不贤的罪名,所以不敢有什么辩解。现在大王派使者来历数我的罪过,我担心大王不明白先王任用和信任我的理由,而且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尽心侍奉先王的心意,所以才敢用书信回答。

“我听说贤能圣明的国君,不把爵禄私自奖赏给自己亲信的人,功劳多的才授给他爵禄;不把官职私自委托给自己喜爱的人,能力够的才担任职务。所以,经考察能力才授予官职的,就是能成就功业的国君;根据德行结交朋友的,就是能建立名声的贤士。我用所学到的知识来观察,先王的措施,有超出一般君王的理想,所以我才凭魏王使臣的身份被燕国考察使用。先王破格录用我,从众宾客中提拔我,而且安排我高居于群臣之上,不和宗室大臣商议,就任命我为亚卿。我自认为遵行命令,接受教导,可以侥幸免除罪过,所以才接受命令,不敢推辞。

“先王命令我说:‘我们和齐国有几代的深仇大恨,我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微弱,而想攻打齐国。’我回答说:‘齐国是一个具有霸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有屡战屡胜经验的国家,熟悉兵器的使用,擅长攻战的技术。大王如果想攻打齐国,就必须发动诸侯的力量去对付它,要发动诸侯的力量去对付它,就没有比联合赵国更为便捷的。

而且楚国想得到齐国的淮北旧地,魏国想得到现属齐国的原来宋国旧地。赵国如果同意和他们结盟,楚国和魏国会尽力协作,燕、赵、楚、魏四国联合攻打齐国,就可以大败齐国。’先王说:‘好。’于是我接受了先王亲口下的命令,准备好外交使节用的符节,向南出使赵国。等我复命之后,就派兵随先王攻打齐国。托上天的福和先王的神威,黄河以北的赵、魏等国随着先王举兵,又打到济上。济上的军队奉令出击齐军,大获全胜。轻便的士卒,精锐的武器,长驱直入,一直打到齐国的都城,齐王逃到莒国,仅仅免于死。所有的珠玉财物,车辆兵甲以及珍贵的宝器,全部收归燕国;齐国的大吕钟陈列在燕国的元英殿上,被齐国夺去的宝鼎又运回到燕国的历室宫中;齐国的宝器陈设在燕国的宁台,燕都蓟丘种植的都是齐国汶上的竹子。从春秋五霸以来,没有谁能赶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已心满意足了,认为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给我分地,为我封爵,使我能有相当于小国诸侯的地位。我无能,自认为遵行命令,接受教导,可以侥幸免除罪过,所以才接受命令而不敢推辞。

“我听说,贤明的国君建立了功业就不能让它毁弃,所以把它载于史册;有先见之明的贤士,成了名就不能让它败坏,所以被后代人赞扬。象先王立志报仇雪耻,征服强大的万乘故国,没收齐国八百年来的所有积蓄,一直到先王去世的那天,仍留下遗教告诫后王,政策法令至今不衰,执掌政权、管理政事的大臣,因此能遵循法令,处理好嫡、庶关系。而且把他的遗教推行到普通百姓之中,百姓都可以用来教育后代。

“我听说,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头的,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从前,伍子胥的意见被吴王阖闾接受,所以吴王能深入打到楚国的郢都;夫差却不信

任伍子胥 ,杀死伍子胥 ,把他装在皮囊中 ,投入长江。原来吴王夫差不明白按伍子胥生前的意见可以建功立业 ,所以把伍子胥沉入长江而不悔恨 ;伍子胥没有及早发现夫差和阖闾两个国君气量不同 ,所以一直到被抛入长江也不改变他原来的主张。离开燕国 ,免遭大祸 ,保全大功 ,发扬先王的业绩 ,这是我的上策。遭受诋毁、侮辱和非议 ,破坏先王(知人善任)的美名 ,这是我最害怕的。面临死罪 ,而去侥幸图谋私利。〔与赵国去图谋燕国 ;〕从道义上讲 ,我不敢做的。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 ,与朋友绝交 ,不说别人的坏话 ;忠臣即使含冤离去 ,也不标榜自己。我虽无能 ,但屡受君子们的教导。我担心大王轻信左右近臣的话 ,而不体谅被疏远的人的所做所为。所以才冒昧地用书信回报 ,希望您对此事深思。”

## 或献书燕王

或献书燕王：“王而不能自恃 ,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 ,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 ,则不如合弱。将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

“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 ,故古之人称之 ,以其合两而不能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 ,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 ,三人不能行 ,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 ,索二国 ,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 ,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 ,言语不相知 ,志意不相通 ,同舟而凌波 ,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 ,如同舟而济 ,秦之兵至 ,不能相救助如一 ,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 ,人之所能为也 ,山东之主遂不悟 ,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

熟虑之也。

“山东相合 ,之主者不卑名 ,之国者可长存 ,之卒者出土 ,以戍韩、梁之西边 ,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 ,国必危矣 ,主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 ,秦见三晋之坚也 ,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 ,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 ,故中山亡 ;今久伐楚 ,燕必亡。臣窃为王计 ,不如以兵南合三晋 ,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 ,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晋也。

## 【译文】

有人上书给燕王说：“大王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那就不要嫌卑躬屈膝去投靠强国 ;投靠强国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 ,这是万世的良策。如果投靠强国却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那就不如弱国彼此联合。弱国联合如果不能团结一致 ,那可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之所以为山东六国担忧的啊。”

“比目鱼不能双双配合就不能游动 ,所以古人叫它们‘比目鱼’ ,因为它们两条鱼合在一起游动象一条鱼一样 ;如果山东六国联合弱国却不能团结一致 ,那末 ,山东六国的智慧还不如比目鱼啊。又譬如车夫拉车 ,三个人〔分散用力〕就不能使车前行 ,如果两个人或五个人合力拉车 ,就能使车前行 ;现在山东六国兵力弱 ,一国则不能抵抗秦国 ,如果联合两国 ,就能战胜秦国 ;然而 ,山东六国不知互相联合 ,智慧就不如车夫啊。胡人和越人言语互不了解 ,思想观念互不相同 ,可是他们在波涛里同乘一条船 ,互相救助象一个人 ,现在山东六国的关系 ,就象同舟共济 ,秦国的军队打来了 ,若不能互相援救象一个人一样 ,那六国的智慧还不如胡人和越人啊。这三件事 ,人们都能够理解 ,而山东六国的国君竟不明

白,这就是我之所以为山东六国担忧的啊。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山东六国联合,他们的国君名声并不卑下,他们的国家可以长治久安,他们的士卒终究会出战,驻扎在韩国和魏国的西边(以防备强秦,)这是燕国的上策。如果不这样做,国家一定危险,大王一定有大患。现在韩、魏、赵三国已经联合,秦国见韩、魏、赵三国团结一致,一定会向南进攻楚国。赵国见秦国进攻楚国,一定会向北进攻燕国。事情本来有形势不同而祸患相同的。秦国长期进攻韩国,因此使得中山国灭亡;如果秦国长期进攻楚国,燕国一定要被赵国灭亡。我暗自为大王打算,不如和韩、魏、赵三国结为军事同盟,约好驻守韩、魏两国的西边(以防备强秦)。山东六国如果不能坚决守住韩国和魏国的西边,那末,一定会被秦国一个一个地灭掉。”燕国果然和韩、魏、赵三国结为军事同盟。

### (客)〔苏秦〕谓燕王曰

(客)〔苏秦〕谓燕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使齐北面伐燕,即虽五燕不能当。王何不阴出使,散游士,顿齐兵,弊其众,使世世无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苏子曰:“请假王十年。”燕王说,奉苏子车五十乘,南使于齐。

谓齐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臣闻当世之(举)〔兴〕王,必诛暴正乱,举无道,攻不义。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则义,实则利,王何为弗为?”齐王曰:“善。”遂与兵伐宋,三覆

宋,宋遂举。

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

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

### 【译文】

(客)〔苏秦〕对燕王说:“齐国向南打败了楚国,向西打败了秦国,对韩、魏之兵,燕、赵之师可以任意驱使。如果齐国向北进攻燕国,即使有五个燕国也抵挡不住。大王为何不秘密派出使者,让他们到各诸侯国去游说,使齐国的军队陷于困境,使齐国的民众疲惫不堪,这样燕国就会世世代代没有忧患了。”燕王说:“给我五年,我可以实现这个愿望。”苏秦说:“给大王十年。”燕王很高兴,就给苏秦准备了五十辆战车,让他出使齐国。

苏秦对齐王说:“齐国向南打败了楚国,向西打败了秦国,对韩、魏之兵,燕、赵之师可以任意驱使。我听说,当代兴旺的王朝一定惩罚暴乱,消灭无道昏君,讨伐不义之师。现在宋王上射天神,下鞭地神,以铜铸造诸侯的肖像,把它们当做侍者立在路旁,让这些诸侯的肖像都伸展胳膊表示恭敬的样子,还用弹丸射他们的鼻子,这是天下不讲道义的人,可大王不去征讨,大王的威名终究很难建立。况且宋国是中原肥沃的地区,是各国游民聚集的地方,与其在燕国得地一百里,不如在宋国得地十里。讨伐宋国,论‘名’,是主持正义,论‘实’,是获得实利。大王为何不讨伐宋国呢?”齐王说:“好。”于是出兵攻打宋国,三次打败宋国,宋国终于被灭掉了。

燕王听说后,即与齐国绝交,率领诸侯大军攻打齐国。大战一次,小战两次,打败了齐国,燕国因而建立了威名。

所以说:齐国本是强国,凭借它是强

国,便攻打宋国以显示它的强大;燕国〔就乘机进攻齐国,〕因而可以打败齐国。齐国本是大国,凭借它是大国,便灭掉宋国,以增加它的土地;燕国〔就乘机进攻齐国,〕因而可以拿下齐国。”

## 赵且伐燕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涌),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 【译文】

赵国准备进攻燕国,苏代为燕国对赵惠文王说:“我今天来,经过易水,河蚌正出来晒太阳,鹬鸟啄住了河蚌的肉,河蚌又夹住了鹬鸟的嘴。鹬鸟说:‘今日不涌(吐),明日不涌,就有死蚌。’河蚌也对鹬鸟说:‘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就有死鹬。’鹬鸟和河蚌都不肯放开对方,渔翁毫不费力就把鹬鸟和河蚌都抓住了。现在赵国准备进攻燕国,燕、赵两国长期对抗,致使百

姓疲惫不堪,我担心强秦就会成为‘渔翁’了。所以希望大王深思熟虑啊。”赵惠文王说:“好。”于是停止出兵进攻燕国。

## 齐魏争燕

齐魏争燕。齐谓燕王曰:“吾得赵矣。”魏亦谓燕王曰:“吾得赵矣。”燕无以决之,而未有适予也。

苏子谓燕相曰:“臣闻辞卑而币重者,失天下者也;辞倨而币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辞倨而币薄。”燕因合于魏,得赵,齐遂北矣。

### 【译文】

齐国和魏国都想联合燕国。齐国对燕王说:“齐国已经与赵国联合。”魏也对燕王说:“魏国已经与赵国联合。”燕王无从决定,就都没有答应。

苏代对燕国的相国说:“我听说,言辞卑下,而礼品厚重的,会丧失诸侯各国;言辞傲慢,而礼品微薄的,会得到诸侯各国。现在魏国言辞傲慢,而礼品微薄〔因此可能得到诸侯各国〕。”燕相国于是和魏国结成盟邦,又有赵国作为盟友,齐国终于被燕国打败了。

# 战国策卷三十一

## 燕策三

### 齐、韩、魏共攻燕

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汝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与宋。

三国惧，乃罢兵。魏军其西，齐军其东，楚军欲还，不可得也。景阳乃开西和门，昼以车骑，暮以烛，见通使于魏。齐师怪之，以为燕、楚与魏谋之，乃引兵而去。齐兵已去，魏失其与国，无与共击楚，乃夜遁。楚师乃还。

#### 【译文】

齐、韩、魏三国联军进攻燕国，燕国派太子去楚国求援。楚王派大司马景阳率军救燕。晚上宿营时，景阳派下属左、右司马分别构筑营垒，营垒已建成，四角各立表柱。景阳看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建的营垒，等到大水来了，表柱都会被淹没的，这里怎么能宿营呢？”于是下令迁到别处。第二天下起大雨，山洪暴发，原来所建的营垒，表柱都被淹没了。全军都很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去援救燕国，而去攻打魏国的雍丘，夺取了雍丘，把它给了宋国。

齐、韩、魏、三国都很害怕，于是停止围攻燕国。魏军驻扎在楚军西边。齐军驻扎在楚军东边，楚军想撤回，但不可能。景阳于是打开西面的军门，白天车马来来往往，夜里灯火照得通亮，显示出楚军与魏军正在通使的模样。齐军见这情况，觉得很奇怪，认为燕军和楚军正联合魏军图谋齐军，于是齐军就领兵撤退。齐军已撤退，魏军失掉盟军，没有了攻打楚国的盟军，于是当天晚上全军转移。楚军也班师回国。

### 张丑为质于燕

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剖子腹及子之肠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说以利，吾要且死，子肠亦且寸绝。”境吏恐而救之。

#### 【译文】

齐臣张丑去燕国作人质，燕王要杀张丑，张丑准备逃出燕国，边防人员抓住了张丑。张丑说：“燕王之所以要杀我，是因为有人说我有宝珠，燕王想得到这颗宝珠。可现在我已经把这颗宝珠丢失了，燕王却不相信。你如果把我送交燕王，我就说是

你夺了我的宝珠。吞到肚子里去了。燕王一定要杀你，剖开你的肚子和肠子。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君，只能用私利才可以说服他。我反正是要死的，你的肠子也会一寸一寸地被切断。”边防人员害怕，就把张丑释放了。

## 燕王喜使栗腹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状，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间而问曰：“何如？”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不可与战。”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为赵可伐，遽起六十万以攻赵，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鄗，使庆秦以二十万攻代。赵使廉颇以八万遇栗腹于鄗，使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乐间入赵。

燕王以书且谢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故君捐国而去，则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愿，而君不肯听，故使使者陈愚意，君试论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掩盖之，不虞君之明（罪）〔弃〕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国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虽然，恐君之未尽厚也。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心）〔恶〕所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掩邪救过，难得于君矣。

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

为君择之也，无所取之。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掩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语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为〕尽厚也。寡人虽不肖乎，未如殷纣之乱也；君虽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则不内盖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适足以伤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义，成君之高，虽任恶名，不难受也。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而君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也。义者不亏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尔。’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今寡人之罪，国人未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弃大功者，辍也；轻绝厚利者，怨也。辍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愚）〔惑〕心以成而过，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修功，退不得改过，君之所制也，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书谒之。”

乐间、（乐乘）怨不用其计（二人）卒留赵，不报。

### 【译文】

燕王喜派相国栗腹拿出金百斤向赵孝成王献礼致敬，饮酒三日，返回燕国汇报说：“赵国的老百姓壮年人都死于长平之战，年幼的一代还未壮大，您可以乘机去打赵国。”燕王于是召见昌国君乐间，问他：“去攻打赵国怎么样？”乐间回答说：“赵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他们的民众都

通晓作战，不能与赵国开战。”燕王说：“我用一倍的兵力去攻打它，可以吗？”乐间回答说：“不可以。”燕王说：“用三倍的兵力，可以吗？”乐间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听后大怒。左右大臣都认为赵国可以攻打，于是立刻出兵六十万去攻打赵国，派栗腹率领四十万士卒进攻■地，派庆秦率领二十万士卒进攻代郡。赵国派廉颇率领八万人在■地迎战栗腹，派乐乘率领五万人在代郡迎战庆秦。结果燕军大败。乐间投奔赵国。

燕王写信责备乐间并致歉意，说：“寡人无能，没有遵从您的意见，所以您才弃国而去，可见寡人无能这是非常明显的了。我想表明自己的心愿，您却不肯听，所以派使者陈述我的心思，请您抉择。常言说：‘仁者不轻易绝交，智者不轻易抱怨。’您对待先王，举世明知。寡人如果有不当之处，希望您能包涵，没想到您公开加罪于我，寡人如有错误，希望您能教诲，没想到您公开抛弃了我。现在寡人的罪过，国内无人知道，天下无人了解，您逃匿出国，公开抱怨并抛弃我，寡人就有罪了。不过，恐怕您也没有尽到忠心吧。俗话说：‘敦厚的人不以毁损他人来抬高自己，仁德的人不以毁损他人来追求名誉。’因此，掩盖别人邪恶的人是敦厚的人的行为，纠正别人错误的人是仁德的人的行为。世间有能掩盖寡人的邪恶，纠正寡人的过错的，不寄希望于你，又寄希望于谁呢？您受到先王的厚待而享受尊位，现在却轻率地抛弃寡人而称心如意，那末，掩盖我的邪恶，纠正我的错误，就很难要求于您了。

“而且世人虽然对待寡人很刻薄，我反而厚待他们，他们行为虽然有错误，我反而惠爱并任用他们。现在即使寡人蒙受无能的罪名，而您也会受到缺乏仁厚之风的批评，还是由您抉择吧，我无所他求。国家

有边界，就如同家庭有垣墙一样，是用来敦睦感情，掩饰内丑的。家庭不和睦，便把家里的矛盾宣扬出去，这可不是符合一般常理的做法。怨恨还未显露，就公开抛弃，不能说是尽到忠心了。寡人虽不好，还不象殷纣那末坏；您虽然不得志，还没有像商容、箕子遭到的那种灾祸。可是，您没有把我的错误掩盖在内部，反而在外面公开抱怨，恐怕这恰恰足以伤害您的高义，而降低您的高尚人格，不是这样吗？如果您这样做，可以表明您的大义，可以成全您的高风亮节，我虽然蒙受不好的名声，也不觉得难以接受。想要表明寡人待您刻薄，而您又不见得敦厚，宣扬寡人的耻辱，而您又不见得光荣。这样一做，双方都受损伤。讲节义的人，不以损害他人来抬高自己，何况损害了别人而又损害了自己呢？希望您不要因寡人无能，而伤害您以前的美德善行。

“从前柳下惠在鲁国做法官，多次被撤职，却不离开鲁国。有人对柳下惠说：‘你可以离开鲁国了。’柳下惠说：‘如果我的做法与一般人没有不同，到哪儿会不被撤职的呢？既然到哪儿都是一样被撤职，我宁愿在本国被撤职。’柳下惠并不因为多次被撤职而自暴自弃，所以人们不忘记他过去的功业，不去考虑离开本国，所以古今没有人非议他的。现在我的错误本国人未必知道，可是议论寡人的人遍及天下。谚语说：‘由衷的心声绝不修饰，正确的议论不伤人害人，有仁心的人不轻率绝交，有智慧的人不轻弃前功。’轻率地抛弃以前的功劳，就会使人仇怒；轻率地绝交，贪求厚利，就会使人怨恨。因发怒而抛弃前功，因怨恨而自暴自弃（这种情况）应该产生在与国君疏远的大臣之中，不希望发生在您的身上。如果我没有罪过，您难道会怨恨吗？希望您抛弃怨恨，追念先王，再来继续教导寡人。也许您会说：‘我将因为您

的过错而感到高兴,因表明您的丑恶而不顾先王对我的厚爱。'使寡人进不能建立功业,退不能改正错误,这都由您来决定,希望您考虑,这是寡人的区区心意,所以诚恳地写这封信向您说明。"

乐间抱怨燕王不采用他的计谋,终于留在赵国没有回信。

## 秦并赵

秦并赵,北向迎燕。燕王闻之,使人贺秦王。使者过赵,赵王系之。使者曰:“秦、赵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于赵者,为秦也。今臣使秦而赵系之,是秦、赵有隙。秦、赵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无妨于赵之伐燕也。”赵王以为然而遣之。

使者见秦王,曰:“燕王窃闻秦并赵,燕王使使者贺千金。”秦王曰:“夫燕无道,吾使赵有之,子何贺?”使者曰:“臣闻全赵之时,南邻为秦,北下曲阳为燕,赵广三百里,而与秦相距五十馀年矣,所以不能反胜秦者,国小而地无所取。今王使赵北并燕,燕、赵同力,必不复受于秦矣。臣切为王患之。”秦王以为然,起兵而救燕。

### 【译文】

秦国联合赵国,赵国向北攻打燕国。燕王听说后,派使臣去向秦王祝贺。使臣经过赵国,赵王扣留了他。使臣说:“秦国和赵国联合,诸侯都服从。燕国之所以听命于赵国,是因为秦国和赵国联合的缘故。现在我出使秦国,而赵国扣留我,这说明秦国和赵国有矛盾。秦、赵两国有矛盾,诸侯就一定不会服从赵国,燕国也不会听命于赵国。再说,我出使秦国,并不妨碍赵国进攻燕国啊。”赵王认为说得对,就释放了燕国使臣。

燕国使臣拜见秦王说:“燕王听说秦、

赵两国联合,燕国派我持金千斤来祝贺。”秦王说:“燕王昏庸无道,我要赵国灭掉燕国,你还来祝贺什么?”燕国使臣说:“我听说,当赵国在全盛时期,南面的邻国是秦国,北面的下曲阳靠近燕国,赵国的土地方三百里,却与秦国相持了五十多年,赵国数为秦败之所以不能声言战胜秦国,是因为赵国小,又没有可能有其它国家来帮助扩大自己的国土。现在大王要赵国向北去灭掉燕国,如果燕国和赵国联合一致,就肯定不会再听从秦国了。我暗自为大王担忧。”秦王认为说得对,于是派兵援救燕国。

## 燕太子丹质于秦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通凌)之怨,欲排其逆鳞哉?”太子曰:“然则何由?”太傅曰:“请入图之。”

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谋。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于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诺。”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

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驎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弩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愿）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俚行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

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请田先生无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致丹不肖，使得至前，愿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临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贄，必

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大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诸侯得合从，其偿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弩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通敕 d n）抗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恨，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

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燕国有勇士秦武（通舞）阳，年十二（三），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懼（同惧），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荆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荆轲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拔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揜（同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计，杀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五岁而卒灭燕国，而虏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后，荆轲空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叫而死。

### 【译文】

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逃回燕国。太子丹眼看秦国就要灭掉六国，秦兵已经逼近易水，害怕亡国之祸就要降临燕国。太子丹为此而担忧，对他的太傅鞠（j）武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太傅能为国家出谋划策。”鞠武回答说：“秦国占领的土地遍布天下，如果秦国出兵胁迫韩、赵、魏三国，那末易水以北的燕田土地未必能保得住。您何必为了被欺凌的怨恨而去虎口拔牙呢？”太子丹说：“那该用什么办法呢？”太傅说：“请让我深入考虑考虑。”

过了一些日子，樊於期将军从秦国逃

到燕国,燕太子接待了他。太傅鞠武劝他说:“您不能收留。秦王暴虐无道,一直怨恨燕国,很让人害怕的了,更何况又听说樊将军躲在我们这里呢!这是所谓把肉扔在饿虎出没的路上,大祸临头一定无法挽救了!即使有像管仲、晏婴那样的谋士,也不能为您出谋划策。希望太子赶快送樊将军到匈奴去,以便消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借口。〔这样做,〕西边可与韩、赵、魏三国结盟,南边可与齐国和楚国联合,北边可与匈奴单于结交,然后才可以想办法对付秦国。”太子丹说:“太傅的计划荒废拖延的日子太久,我心里忧闷烦乱,恐怕等不及了。而且不只是这样。樊将军在诸侯中走投无路,投靠到我这里来,我总不能因为强秦的胁迫,便抛弃了我所同情的朋友,把他推到匈奴去,此刻是我拼命的时候了。希望太傅重新考虑。”鞠武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深谋远虑,勇敢沉着,可以和他商量。”太子说:“希望通过太傅结交田先生,可以吗?”鞠武说:“遵命。”鞠武出来去见田光,说:“太子想跟先生商量国家大事。”田光说:“遵命。”于是就去拜见太子丹。

太子跪拜上前迎接,很恭敬地为田光引路,跪下来把坐席擦干净。田先生坐好以后,看左右没有人,太子便离开坐位,毕恭毕敬地请教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能够想想办法。”田光说:“我听说,千里马精力旺盛的时候,一日可行千里,到它精力衰退的时候,劣马也可以跑在它前面。现在太子听到的是我精力旺盛时的情况,却不了解现在我精力已经消耗完了。即使如此,我不能因为精力已经消亡就耽误国家的大事。我的好朋友荆轲可以担当这个使命。”太子说:“希望能够通过先生结交荆轲,可以吗?”田光说:“遵命。”于是立刻起身,快步走出。太子送他到门口,说:“我告诉您的以及先生所说的,都

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田光低头笑着说:“行。”

田光弓着腰去见荆轲,说:“我和您交情很深,燕国无人不知,现在太子只知道我精力旺盛时的情况,可不了解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荣幸地承蒙他教导,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想想办法。’我没把您当外人,已推荐您给太子,希望您到宫中去拜见太子。”荆轲说:“遵命。”田光说:“我听说,忠厚老诚人的所作所为,不能让别人怀疑他。现在太子和我相约说:‘我们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这是太子尚怀疑我。为人做事让人怀疑,这不是忠义的侠士。”他准备用自杀来激励荆轲,说:“希望您赶快去拜见太子,就说田光已死,表明我没有泄漏太子对我说的话。”于是田光自刎而死。

荆轲见到太子丹,说田光已自刎身死,表明他没有泄漏您的话。太子拜了两次,跪下来,用膝头往前行,流着泪。过了一会才说:“我请求田光先生不要泄漏的意思,是要完成一件大事。现在田先生用死来表明没有泄漏我说的话,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呢?”荆轲坐好以后,太子离开坐席,叩头至地说:“田先生不知我无能,能够让我在您的跟前说出我的心里话,这是上天怜悯燕国,不抛弃他的后代啊。现在秦国有贪得无厌的野心,他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不全部占领诸侯的土地,使诸侯都向秦国称臣,他是不会满足的。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吞并了韩国全部的土地,又派兵向南进攻楚国,向北进攻赵国。秦将王翦率领数十万大军逼近赵国南境漳、邺两地,秦将李信出兵赵国西境太原、云中两地。赵国如果抵挡不住秦国,必然投降秦国,投降了秦国,大祸就要降临到燕国。燕国弱小,屡遭战争的困扰,现在估计,就是发动全国的兵力,也不可能抵抗秦军。诸侯都

屈服于秦国,谁也不敢组织合纵联盟,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天下的勇士,出使秦国,用重利引诱秦王,秦王贪图厚重的礼品,我们一定能如愿以偿。如果能够劫持秦王,要他全部归还被秦国侵占的诸侯土地,像曹沫劫持齐桓公那样,就最好不过了,如果不行,就乘势杀死秦王。秦国大将这时掌握重兵驻扎国外,而国内因秦王被刺必引起大乱,这样,君臣就会互相猜疑。趁此机会,诸侯可以组织合纵联盟,打败秦国就可如愿以偿。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可是,我不知把这个使命托付给谁才好,希望您多多考虑这件事。”过了好一会,荆轲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才质低劣,恐怕不能胜任这样重大的使命。”太子上前叩头至地,坚决要求他不要推让,这样,荆轲才算答应了。于是太子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进上等宾馆,太子每天登门问候,特地备好丰盛的宴席,隔不多久就去进献珍奇宝物,车马和美女尽量满足荆轲的要求,一切都顺从荆轲的心意。

过了好久,荆轲没有出发的意思。秦将王翦已占领了赵国国都,俘虏了赵王,全部占领了赵国的领土,继续进兵北侵,打到燕国的南界。太子丹害怕,就来要求荆轲,说:“秦兵早晚就要渡过易水了,虽说我想长久地侍奉您,又怎么可能呢?”荆轲说:“就是太子不提起,我也会向您提出请求的。现在前往秦国,没有取信之物,就不能接近秦王。樊将军,秦王已悬赏黄金千斤和一个万户的都邑来购买他的头,如果能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kàng)的地图,进献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我才能有办法报效您。”太子说:“樊将军在走投无路时来投奔我,我不忍心为自己的私利去伤害他老人家的诚意,希望您另想别的办法吧。”

荆轲了解太子不忍心,于是就私下去

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是够刻毒的了,您的父母和族人都被杀死或收为官奴。现在又听说要用黄金千斤和一个万户的都邑来购买将军的头,您打算怎么办呢?”樊将军仰首望天,长叹一声,流着泪,说:“我每每想到这些,常常痛入骨髓,只是想不出什么办法啊!”荆轲说:“现在我有一计,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给将军报仇,你看怎么样?”樊於期就屈身向前探问:“该怎么办呢?”荆轲说:“希望得到将军的头去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很高兴,友好地接见我。〔于是,〕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用匕首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仇可报,燕国被欺凌的耻可雪。将军是否同意这样做呢?”樊於期脱下一边衣袖,露出臂膀,左手抓住右手腕,上前说:“这是我日日夜夜切齿捶胸的恨事,今天才算听到您的指教。”说着便自刎而死。太子听到这个消息,驾车飞奔前往,伏尸痛哭,十分哀伤。人已经死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樊於期的头装入匣内,密封起来。

这时,太子预先搜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得到赵国徐夫人的匕首,用金百斤买来,要工匠用毒药炼附在匕首上,有人来试验,被刺伤后,只要浸出一丝儿血,没有不立即死亡的。于是太子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燕国有个勇士叫秦武阳,十三岁杀过人,人们都不敢面对面地看他。太子就派秦武阳作荆轲的助手。

荆轲等待另一人,想和他同去,那人住得远,还没有来,因此便留住等他。待了一些日子,还没有动身。太子嫌荆轲拖延,怀疑他有反悔之意,便再一次催请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难道不打算去了吗?请让我先派秦武阳去吧。”荆轲生气了,斥责太子说:“现在我就去秦国,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回报,那才是一个庸俗的小子呢!何况提一把匕首到吉凶难测的秦国去呢,我暂

时留住的原因,是想等待我的朋友和他一块去。现在太子既然嫌我拖延,那就请求告辞吧!”说完便出发了。

太子以及知道这件事情的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去送他。到易水边上,祭完路神,然后上路。高渐离击着筑,荆轲按着节拍唱歌,发出凄凉的变徵音调,人们都流泪哭泣。他又一边前进一边唱道:“风呼呼地吹啊,易水寒,壮士从此去秦啊,不回还。”接着又发出慷慨激昂的羽声,人人都怒目圆睁,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离去,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荆轲到了秦国,拿着价值千金的钱财礼物,重重地贿赂秦王宠爱的大臣中庶子蒙嘉。蒙嘉为荆轲预先对秦王说:“燕王实在惊惧、仰慕大王的威严,不敢兴兵与大王对抗,愿意全国隶属于秦国做臣民,排在诸侯的行列,交纳赋税,派服劳役,象直属郡县一样,只要求能尊奉先王的宗庙,按时祭祀。他心里害怕,不敢亲自来陈述,特此砍下樊於期的头,并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用匣子密封起来,燕王在朝廷举行了送行仪式,特派使臣来禀告大王,请大王指示。”

秦王听了,很高兴。于是穿了上朝的礼服,举行外交上最隆重的九宾之礼,在咸阳宫接见燕国的使臣。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的匣子、秦武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依次前进。到了宫殿的台阶下,秦武阳脸色变了,露出害怕的神情,群臣觉得奇怪。荆轲回头对秦武阳笑了笑,上前向秦王谢罪,说:“北方荒野没有见过世面的粗人,从未见过天子,因此害怕了,希望大王稍宽恕他一点,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他的使命。”秦王对荆轲说:“起来,把武阳拿的地图送来。”荆轲取出地图献上,展开地图,当地图展到尽头时,露出了匕首。于是,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起匕首,向秦王刺去,还未刺到身上,秦王大惊,抽身跳

起,把袖子挣断了。秦王拔剑,因剑太长,没有全拔出。当时惊慌紧急,加之剑又长,所以不能立刻拔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群臣惊慌失措,因事件突发,出人意料,都失去常态。秦国的法律规定:在殿上的侍从大臣不准携带任何武器,所有警卫武官都在宫殿台阶下面排列,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得上殿。正在这紧急的时候,秦王来不及召唤殿下的警卫人员,因此,荆轲才能追赶秦王。殿上的人在仓猝之际,惊惶紧急,没有什么可用来击刺荆轲的,只好赤手空拳和荆轲对打。这时御医夏无且(j)用捧着的药囊投击荆轲。秦王正绕着柱子跑,仓猝惊慌之际,不知该怎么办。侍从人员才说:“大王,快背上剑!秦王背上剑!”于是才拔出剑,用剑击刺荆轲,砍断他的左腿。荆轲摔倒在地上,便举起匕首投向秦王,没有击中,中了柱子。秦王又用剑击刺荆轲,被砍伤八处。荆轲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了,便靠着柱子冷笑,席地而坐,伸开两腿,骂道:“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想要活捉你,一定要你退还侵占诸侯土地的契约,好去回报太子。”侍卫人员便上前杀了荆轲。秦王头昏目眩了好久。最后,论功赏赐群臣,以及判处依法应该判罪的,各有轻重,差别不等。而赏赐御医夏无且黄金四千两,说:“无且最爱我,才拿药囊去投击荆轲。”

在这时,秦王更恨燕国,他增派兵力开往赵国,下令王翦部队进攻燕国。十月,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都率领精兵往东退守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燕王急迫,便采用赵国代王嘉的计策,杀了太子丹。已经把太子丹的头献给了秦王,秦兵还是继续攻打燕国。五年以后,终于灭了燕国,并俘虏了燕王喜,于是秦国统一了天下。

后来,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借击筑的机

---

会见到秦始皇 ,又用筑去打秦始皇 ,想为燕 国报仇 ,没有击中 ,被秦始皇杀了。

## 战国策卷三十二

# 宋策卫

### 齐攻宋

齐攻宋，宋使臧子索救于荆。荆王大说，许救甚劝。臧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忧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于小宋，而恶于大齐，此（王）〔人〕之所忧也。而荆王说甚，必以坚我。我坚而齐弊，荆之利也。”臧子乃归。

齐（王）〔人〕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人〕不至。

####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派臧子到楚国去求救。楚王很高兴，答应全力援助。臧子却忧愁地返回宋国。他的侍从说：“求救成功，却满面愁容，为什么呢？”臧子说：“宋国小，齐国大，援救小小的宋国，而得罪了强大的齐国，这是人们应当担忧的，可是楚王很高兴，这一定是在坚定我国与齐国作战的信心，我国的信心坚定了，齐国就要疲惫，〔必然两败俱伤，〕因此楚国得利。”臧子便回到宋国了。

〔不久，〕齐王果然攻打宋国，攻下了宋国的五城，楚王竟没有派来救兵。

### 公输般为楚设机 〔械〕将以攻宋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

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人〕。”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人〕。”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人〕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鼃、鼃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楸、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使〕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 【译文】

公输般给楚国制造机械，准备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步行万里，脚都磨出了老茧，去见公输般，对他说：“我在宋国就听到您的大名，我想借您的力去杀人。”公输般说：“从道义上说，我本来就不杀人。”墨子说：“听说您制造云梯，准备用来

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从道义上说，不杀人’，可是又要攻打一个国家，这不是少杀人，而是多杀人。请问攻打宋国依据的是什么‘道义’啊？”公输般很佩服墨子说的，就请求把他介绍给楚王。

墨子拜见楚王，说：“假设这里有一人，舍弃自己豪华的高级车子，见邻居有辆破车，却想去偷；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见邻居有粗布衣服，却想去偷；舍弃自己的白米、精肉，见邻居有酒糟、米糠，却想去偷。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一定是患有偷窃症了。”

墨子说：“楚国的国土方圆有五千里，宋国的国土方圆只有五百里，这如同豪华的高级车跟破车相比一样；楚国有云梦泽，犀牛、野牛、四不像、鹿，到处都是；长江、汉水中的鱼、鳖、绿团鱼、扬子鳄是天下出产最多的，宋国是一个所谓连野鸡、兔子、鲫鱼都没有的地方，这如同白米、精肉和酒糟、米糠相比一样；楚国有长松、文梓、蠹木、楠木、樟木，宋国没有成材的好木，这如同锦绣衣服与粗布衣服相比一样。我认为楚王要公输般（制造机械）攻打宋国，是与以上所说的这些一个样。”楚王说：“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

## 犀首伐黄

犀首伐黄，过卫，使人谓卫君曰：“弊邑之师过大国之邻，曾无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请其罪。今黄城将下矣，已，将移兵而造大国之城下。”卫君惧，束组三百緡，黄金三百镒，以随使者。

南文子止之，曰：“是胜黄城必不敢来，不胜亦不敢来。是胜黄城，则功大名美，内临其伦；夫在中者恶临，议其事，蒙大名，挟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议，犀首虽愚，必不为也。是不胜黄城，破心而走归，恐不免

于罪矣，彼安敢攻卫以重其不胜之罪哉？”果胜黄城，帅师而归，遂不敢过卫。

### 【译文】

犀首攻打黄城，经过卫国，派人对卫君说：“敝国的军队，经过贵国城郊，为何就不能派一名普普通通的使臣来慰问一下呢？我特来告罪。（按：这是反话。）现在黄城将要被攻下，攻下黄城以后，我们就会引兵聚会在贵国都城之下。”卫君害怕了，准备拿三百捆穿甲带、六千两黄金随使臣送去。

卫大夫南文子制止这事。说：“这次犀首如果在黄城打了胜仗，一定不敢来卫国，打了败仗也不敢来卫国。他如果在黄城打了胜仗，因其功大名美，地位就会在同僚之上，同僚们畏惧他在自己之上，就会说他的坏话，蒙受美名，享有功勋，却束手等着同僚们非议，犀首虽然愚蠢，一定不会这样做。他如果在黄城不能取胜，恐惧而奔回本国，还担心不免获罪，他又怎么敢再攻打卫国以加重战败的罪恶呢？”

犀首果然在黄城打了胜仗，随后率军返国，终究不敢经过卫国。

## 梁王伐邯郸

梁王伐邯郸，而征师于宋。宋君使使者请于赵王曰：“夫梁兵劲而权重，今征师于弊邑，弊邑不从，则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赵，以害赵国，则寡人不忍也。愿王之有以命弊邑。”

赵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赵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则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请受边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赵王曰：“善。”

宋人因遂举兵入赵境，而围一城焉。梁王甚说，曰：“宋人助我攻矣。”赵王亦

说,曰:“宋人止于此矣。”故兵退难解,德施于梁,而无怨于赵。故名有所加,而实有所归。

### 【译文】

魏王攻打赵都邯郸,而到宋国去征兵。宋君派使臣向赵王请求说:“魏军强劲而又很有威权,现在到敝国来征兵。敝国不同意,则担心国家遭到危险;如果帮助魏国攻打赵国,就会危害赵国,我不忍心这样做。希望大王能对敝国有所教导。”

赵王说:“当然。宋国不能够抵挡魏国,这,我了解。但削弱本国来加强魏国,对宋国必定不利。那么我又能告诉您什么呢?”使臣说:“〔宋国不与魏国一道攻打赵国,〕赵国愿让出一个边界城邑,宋国再慢慢进攻,来拖延时间,这对大王来说,等于没有丢掉城邑一样。”赵王说:“好。”

宋国于是出兵进入赵国边境,围攻赵国一个城邑。魏王〔以为宋国在帮助自己攻打赵国,〕很高兴,说:“宋国帮助我们攻打赵国了。”赵王也高兴,说:“宋国仅只攻打我们的边城。”因此魏军撤走,攻打邯郸的战争便解除了,魏国感激宋国帮助他攻打邯郸,而宋国又没有遭到赵国的怨恨。所以,宋国有“助魏”、“救赵”之名,又有“魏、赵都与宋国友好”之实。

## 谓大尹曰

谓大尹曰:“君日长矣,自知政,则公无事。公不如令楚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则公常用宋矣。”

### 【译文】

有人对宋国的大尹说:“宋君日渐长大,如果他要亲自执政,那您就不能参与政事了。您不如要楚王来祝贺宋君的孝心,这样宋君就不会夺太后的权,您〔不会被

废黜,〕就可以常在宋国掌握实权了。”

## 宋与楚为兄弟

宋与楚为兄弟。齐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卖楚重以求讲于齐,齐不听。苏秦为宋谓齐相曰:“不如与之,以明宋之卖楚重于齐也。楚怒,必绝宋而事齐,齐、楚合,则攻宋易矣。”

### 【译文】

宋国与楚国结为兄弟之邦。齐国攻打宋国,楚王声称要救宋国。宋国则炫耀自己受楚国的重视,要求与齐国讲和,齐国不同意。

苏秦为宋国对齐相国说:“您不如同意与宋国讲和,以此表明宋国向齐国炫耀自己受楚国的重视。这样,楚国对宋国不满,就一定会计与宋国断交,而与齐国友好,齐、楚联合,攻打宋国就容易了。”

##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答曰:“固愿效之。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战攻,而欲满其意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

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

### 【译文】

魏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经过宋国的外黄。外黄的徐子说:“我有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能听从我的吗?”太子说:“愿

意听。”徐子说：“我本来就愿意效劳。现在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如果大胜，并吞莒地，那末，财富不过拥有魏国，尊贵不过身为魏王；如果战而不胜，太子（逃亡，不能拥有国权），将永远失去魏国。（我看以不攻打齐国为好，）这就是我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说：“好吧。我一定听从您的话，领兵回国。”徐子说：“（现在）太子虽然想领兵回国，已不可能了。那些利用太子作战，希望获取赏金的战士太多了。太子虽然想领兵回国，恐怕不可能了。”

太子上车想要领军返回。他的侍从人员说：“大将领兵出战，无故撤回，与败逃同罪，不如就继续进军。”于是魏太子继续进军。和齐军作战，他被战死，终究没有继承魏国的王位。

## 宋康王之时

宋康王之时，有雀生（𪊑）（𪊑）（同鷩 zh n）于城之陬（zōu）。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地）鬼神。”骂国老谏（曰）（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伛（者）之背，契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馆，遂得而死。见祥而为不（祥）（可）（祥）反为祸。

### 【译文】

宋康王时，有只小鸟在城墙角落里孵出了鷩。康王要太史占卜，卜辞说：“小鸟生大鸟，一定称霸天下。”康王非常高兴，于是，灭了滕国，进攻薛邑，又夺取淮北之地。他于是更加自信，希望霸王之业马上成功。所以上射天神，下鞭地神，砍断土神、谷神的牌位，把它们烧掉，还说：“我的威力可以降服天地鬼神。”他骂国老中敢

于直谏的大臣，戴着没有帽沿的帽子，以表示自己英勇，劈开驼子的背，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因此国内大为骚乱。齐国听说后，出兵讨伐宋康王，于是百姓逃散，无人守城。宋康王只得逃到倪侯之馆，终于被抓获杀死。看到吉祥，却不做好事，吉祥反会变成灾祸。

## 智伯欲伐卫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

卫君以其言告边境。

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 【译文】

智伯想攻打卫国，赠给卫君好马四匹，白璧一只。卫君非常高兴，君臣都来庆贺，南文子却面带愁容。卫君说：“全国都很高兴，您却面带愁容，为什么呢？”文子说：“没有功绩而受到赏赐，没花劳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慎审考虑。好马四匹，白璧一只，这是小国给大国送的礼，大国却把这种礼品送给了我们，君王还是认真考虑考虑吧！”

卫君把南文子的这番话告诉了边防人员。

智伯果然派兵偷袭卫国，到了卫国边界又返回去了，说：“卫国有贤人，预先知道我的计谋了。”

## 智伯欲袭卫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使奔卫。

南文子曰：“太子颜为君子也，甚爱而有宠，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车过五乘，慎勿纳也。”

智伯闻之，乃止。

### 【译文】

智伯想偷袭卫国，就要他的太子假装逃亡，让他逃到卫国去。

卫臣南文子说：“太子颜是智伯的儿子，智伯很爱他而受宽信，他没有大罪却逃亡，必有事变。”便派人到边境去迎接太子颜〔并对边防人员〕说：“如果太子的兵车超过五辆，小心不要让他入境。”

智伯听到这些，才停止了偷袭。

## 秦攻卫之蒲

秦攻卫之蒲。胡衍谓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为秦乎？以为魏乎？为魏则善，为秦则不赖矣。卫所以为卫者，以有蒲也。今蒲入于（魏）〔秦〕，卫必折〔而入〕于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复取者，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将观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请为公入戒蒲守，以德卫君。”樗里疾曰：“善。”

胡衍因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释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镒焉。曰：“秦兵诚去，请厚子于卫君。”

胡衍取金于蒲，以自重于卫。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归，又以德卫君也。

### 【译文】

秦国攻打卫国的蒲地。胡衍对樗里疾说：“您攻打蒲地，是帮助秦国呢？还是帮助魏国呢？如果是帮助魏国还好，如果是帮助秦国，可就不好了。卫国之所以是卫

国，是因为有蒲地。如果蒲地被秦国占领，卫国必然转而投靠魏国。魏国丧失了西河以外地带，却不能从秦国收复，是由于魏国力弱。如果把卫国并入魏国，魏国必然强大。魏国强大的那一天，西河以外地带就难以守住。而且秦王也要看看您这次攻蒲之战的结果。如果损害了秦国，而对魏国有好处，秦王一定会怨恨您。”樗里疾说：“那可怎么办？”胡衍说：“您放弃攻蒲，让我为您告诉蒲地的守将，您已放弃攻蒲了，这样，卫君就会感激您。”樗里疾说：“好。”

胡衍就到蒲地去，对蒲地守将说：“樗里子知道蒲地被困，他说：‘我一定要攻下蒲地。’现在我能让樗里疾放弃攻蒲。”蒲地的守将听说后，两次跪拜，就献金六千两给胡衍，说：“秦军果真撤走，我要请求卫君重用您。”

胡衍在蒲地得到赏金，又在卫国得到重用。樗里疾也得到三百斤金返秦，还使卫君感激他。

## 卫（使）客事魏

卫（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见。卫客患之，乃见梧下先生，许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诺。”乃见魏王，曰：“臣闻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愿王（博）专事秦，无有他计。”魏王曰：“诺。”

客趋出，至郎门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于事己者过急，于事人者过缓。今王缓于事己者，安能急于事人。”奚以知之？”卫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见。”臣以是知王缓也。”魏趋见卫客。

### 【译文】

卫客去朝见魏王，经过三年没有见到。卫客感到忧虑，便去拜见梧下先生，答应酬谢他一百斤金，梧下先生说：“行。”于是去

见魏王,说:“我听说秦国要出兵,不知他们进攻什么地方。秦、魏两国邦交不好已经很久了。希望大王专心专意亲秦,不要有其它打算。”魏王说:“好。”

梧下先生匆匆走出〔没走多远〕到廓门口又返回来,对魏王说:“我担心大王亲近秦国不积极。”魏王说:“为什么?”梧下先生说:“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别人服侍自己多是积极的,对于服侍别人多是消极的。现在大王对于服侍您的人还那么消极,又怎么能积极服侍别人呢。”魏王说:“何以见得?”梧下先生说:“卫客说:来朝见大王可三年了,还见不到大王的面。”我因此知道大王不积极。”魏王便立刻接见了卫客。

## 卫嗣君病

卫嗣君病。富术谓殷顺且曰:“子听吾言也以说君,勿益损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与死之心异。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丽也,所用者,缙错、拏薄也。群臣尽以为君轻国而好高丽,必无与君言国事者。子谓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谬。缙错主断于国,而拏薄辅之,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

君曰:“善。”与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顺且以君令相公期。缙错、拏薄之族皆逐也。

### 【译文】

卫嗣君生病,卫人富术对殷顺且说:“你听我的话,去说服国君,要完全按照我的话,不增不减,国君就一定对你好。一个人,活着时的所作所为,与他将死时的心情不同。当初,国君在世间的所做所为,是极力追求富贵豪华的物质享受;所信用的人是■错、■薄这类奸臣。群臣都认为国君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只追求富贵豪华的

物质享受,这样,必定没有与国君谈论国事的人。你对国君说:‘君王在天下所作所为太错了。■错在国内独断专行,■薄则助纣为虐,从今以后,君王将无人继承了。’”

〔殷顺且按照富术的原话告诉了卫嗣君,〕卫嗣君说:“好。便把相印交给了殷顺且,说:‘我死了,你就执政。’嗣君死了,殷顺且按照遗命出任相国,辅佐卫嗣君的儿子公期。■错、■薄一帮人全部被罢免。”

## 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

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赎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群臣谏曰:“以百金之地,赎一胥靡,无乃不可乎?”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里)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

### 【译文】

卫嗣君时,一名劳改犯逃到魏国,卫国以金百斤赎回,魏国不同意。竟然要求拿卫国的城邑左氏去赎。君臣劝谏卫嗣君说:“用一百斤金和左氏去赎回一名劳改犯,恐怕不合适吧?”卫嗣君说:“一个国家安定,不在于国小;一个国家混乱,不在于国大。教化深入人心,三里大小的城也可以治理得好,如果百姓不讲廉耻,即使有十个左氏,还有什么用呢?”

## 卫人迎新妇

为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驂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拏驂,无答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白,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

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通早)晚之时失也。

### 【译文】

卫国有的人迎娶新娘,新娘上车后,就问:“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马?”车夫说:“借来的。”新娘对仆人说:“鞭打两边拉套的马,中间驾辕的马也跑,可以免受鞭打之苦。”车到了新郎家门口,扶新娘下车时,

她又对送新娘的老妇说:“把灶火灭了,以防失火。”进了新房,看见舂米的石臼,说:“把它搬到窗户下面,免得妨碍室内往来的人。”主人觉得她可笑。

新娘这几次说的话,都是切中要害的话,然而不免被人笑话,这是因为新娘刚过门,就说这些,失之过早了。

# 战国策卷三十三

## 中山策

### 魏文侯欲残中山

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

#### 【译文】

魏文侯想要灭掉中山国。赵臣常庄谈对赵襄子说：“魏国吞并了中山，赵国必将灭亡。您为何不请求娶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倾为王后，并把她封在中山，这样中山还可以继续存在。”

### 犀首立五王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

中山闻之，大恐，召张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国，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对曰：“君为臣多车重币，臣请见田婴。”中山之君遣之齐。

见婴子，曰：“臣闻君欲废中山之王，将与赵、魏伐之，过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国伐之，中山虽益废王，犹且听也。且中山恐，必为赵、魏废其王而务附焉。是君为赵、魏驱羊也，非齐之利也。岂若中山废其

王而事齐哉？”田婴曰：“奈何？”张登曰：“今君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中山必喜而绝赵、魏。赵、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为君难其王，则中山必恐，为君废王事齐。彼患亡其国，是君废其王而（立）（并）其国，贤于为赵、魏驱羊也。”田婴曰：“诺。”

张丑曰：“不可。臣闻之：‘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今五国相与王也，负海不与焉。此是欲皆为为王，而忧在负海。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夺（五）（四）国而益负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国，四国寒心，必先与之王而故亲之，是君临中山而失四国也。且张登之为人也，善以微计荐中山之君久矣，难信以为利。”

田婴不听，果召中山君而许之王。张登因谓赵、魏曰：“齐欲伐河东。何以知之？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岂若令大国先与之王，以止其遇哉？”赵、魏许诺，果与中山王而亲之，中山果绝齐而从赵、魏。

#### 【译文】

魏将犀首公孙衍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称王，然而只有中山国最后僭称王。齐王对赵、魏两国说：“寡人以跟中山并立称王而感到羞耻，希望和各大国共同讨伐中山，废掉它的王号。”

中山君听到此事后非常害怕，就召见

大臣张登,告诉他说:“寡人已经称王,齐王对赵、魏两国说,以跟寡人并立称王而感到羞耻,要讨伐寡人。我担心会要亡国,倒无心要求什么王号。(现在,)非您不能救我了。”张登回答说:“君王为我多准备些车辆和钱帛,我愿去会见齐相田婴。”中山君就派张登去齐国。

张登见到田婴说:“我听说您要废掉中山君的王号,准备和赵、魏两国一道讨伐中山。您错了。拿小小的中山,需要三国联合去讨伐它,中山君即使有比‘废掉王号’还要严重的后果,他也会接受的。何况中山君害怕齐、赵、魏三国,他一定会因为赵、魏两国要废弃自己的王号,使一心一意地逢迎亲附赵、魏。这样,您就等于把‘羊’往赵、魏那里赶,这对齐国可不利啊。这怎么比得上要中山自己废掉王号来投靠齐国呢?”田婴说:“该怎么办?”张登说:“如果您邀请中山君和您会晤,同意他称王,他一定很高兴,便会与赵、魏两国断交。赵、魏一气之下必然进攻中山,中山紧急,又因为您‘羞与中山并称为王’,中山一定十分恐惧,便会为您废掉王号而投靠齐国。中山害怕亡国,这样,您就使中山既废掉了王号,而您又控制了中山,这比把‘羊’赶往赵、魏那里去好多了。”田婴说:“好。”

张丑说:“不行。我听说‘欲望相同的人互相忌恨,患难相同的人互相亲近。’现在五国都互相称王,只有齐国不愿与中山并立称王。五国共同的欲望是互相称王,五国共同的忧患是担心齐国从中干涉。如果您邀请中山君并和他会晤,同意他称王,这就剥夺了四国称王的权利,而有利于齐国。容纳了中山,却断绝了四国,四国担心,必定先和中山一道称王,并故意与它亲近。这样,您控制了中山,却失掉了四国。而且张登的为人,善于给中山君设置阴谋诡计,一向是如此,很难相信他会是为了齐

国的利益。”

田婴不听张丑的劝告,果然邀请了中山君,而且同意尊他为王。张登于是对赵、魏两国说:“齐国打算攻打你们的河东。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齐国认为和中山并立称王是莫大的耻辱,可现在它又邀请中山君会晤,并同意尊他为王,这是想利用中山的兵力。你们何不即刻先同意中山称王,来阻止齐国和中山联合呢?”赵国和魏国答应了,果然同意中山称王并与它亲近。中山果真与齐国断交,而与赵、魏联合。

## 中山与燕、赵为王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侷名于我?”欲割平邑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

蓝诸君患之。张登谓蓝诸君曰:“公何患于齐?”蓝诸君曰:“齐强万乘之国,耻与中山侷名,不惮割地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燕、赵好位而贪地,吾恐其不吾据也。大者危国,次者废王,奈何吾弗患也?”张登曰:“请令燕、赵固辅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蓝诸君曰:“此所欲也。”曰:“请以公为齐王而登试说公。可,乃行之。”蓝诸君曰:“愿闻其说。”

登曰:“王之所以不惮割地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实欲废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则王之为费且危。夫割地以赂燕、赵,是强敌也;出兵以攻中山者,首难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亏而兵不用,中山可废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蓝诸君曰:“然则子之道奈何?”张登曰:“王发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闭关不通使者,为中山之独与燕、赵为王,而寡人不与闻焉,是以隘之。王苟举趾以见寡人,请亦佐

君。‘中山恐燕、赵之不己据也，今齐之辞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赵，与王相见。燕、赵闻之，怒绝之，王亦绝之，是中山孤，孤何得无废？以此说齐王，齐王听乎？’蓝诸君曰：‘是则必听矣。此所以废之，何在其所存之矣。’张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齐以是辞来，因言告燕、赵而无往，以积厚于燕、赵。燕、赵必曰：‘齐之欲割平邑以赂我者，非欲废中山之王也，徒欲以离我于中山，而已亲之也。’虽百平邑，燕、赵必不受也。’蓝诸君曰：‘善。’

遣张登迂，果以是辞来，中山因告燕、赵而不往，燕、赵果俱辅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 【译文】

中山和燕国、赵国互相称王，齐国封闭关口，不许中山的使臣通行，还说：“我齐国是万乘大国，中山不过是千乘小国，你们怎么能和我们齐国并驾齐驱呢？”齐国打算给燕国和赵国割让平邑，要燕、赵出兵攻打中山。

中山的相国蓝诸君很担忧。张登对蓝诸君说：“您对齐国有什么好担忧的？”蓝诸君说：“齐国强，是万乘大国，他认为与中山名位相同是耻辱，不惜以割地来收买燕国和赵国，出兵进攻中山。燕国和赵国好名位、贪土地，我担心他们不会帮助我们。局势严重的话，国家就有危险，往轻里说，王号也会被废除，我怎么能不担忧呢？”张登说：“我愿使燕、赵两国坚决帮助中山君称王，此事终究是可以成功的。您愿意干吗？”蓝诸君说：“这正是我的愿望。”张登说：“就请您权且扮作齐王，让我试着说服您，如果成功，就这么干。”蓝诸君说：“愿意听听您是怎么说的。”

张登说：“大王之所以不惜以割地来收买燕国和赵国，让他们出兵去攻打中山，

其实是想废掉中山君的王号吧！齐王说：“是的。”这样做，大王既有割地的耗费，又有首先发动战争的危险。割地收买燕、赵，这是加强敌人的办法，出兵去攻打中山，这要背上首先发动战争的名声。大王这两点都做了，但所要求于中山的未必能够得到。大王如果用我的办法，不割地又不用兵，中山君的王号也可废掉。齐王一定会说：“你的办法到底怎样样呢？”蓝诸君说：“那末，你的办法到底怎么样呢？”张登说：“大王派出特使，要他告诉中山君，说：我之所以封闭关口，不许中山的使臣通行，是因为中山单独与燕、赵两国共谋称王，而不让我知道这事，所以才不让中山的使臣通行。假如中山君屈驾来见见我，我也会帮助你们的。”中山君担心燕、赵两国不帮自己，现在齐王说：“即刻帮助中山君，”中山一定会避开燕、赵，而与大王相见。燕、赵两国听说后，一定会与中山断交，大王也和中山断交，这样，中山就孤立了，中山已经孤立，怎么能不废掉王号。假如用这些话去劝说齐王，齐王会不会听从呢？”蓝诸君说：“这么说，齐王一定会听的。这正可用来废掉中山王的王号，怎么说是用来保存他的王号呢？”张登说：“这就是中山王保存王号的办法。齐王已声明‘立即援助中山君为王。’就可把齐王的话通知燕、赵两国，要他们不要出兵攻打中山，这大有利于燕、赵。燕、赵两国必然会说：‘齐国想割让平邑给我们，并不是要废掉中山的王号，不过是想离间我们与中山的关系，自己与中山友好。’这样，齐国就是割一百个平邑，燕、赵两国也必然不会接受。”蓝诸君说：“好。”

于是派张登去齐国，齐王果然有那一番声明。中山就把齐王的‘声明’通知燕、赵两国，要他们不要出兵攻打中山；燕、赵两国果然都帮助中山，要中山君称王。

“成其王”的事终于成功。

## 司马恚使赵为己求相中山

司马恚使赵,为己求相中山。公孙弘阴知之。

中山君出,司马恚御,公孙弘参乘。弘曰:“为人臣,招大国之威,以为己求相,于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马恚顿首于轼,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居顷之,赵使来为司马恚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孙弘,公孙弘走出。

### 【译文】

司马恚要赵国为自己谋求在中山国任相国,公孙弘暗中知道这件事。

一次,中山君外出,司马恚驾车,公孙弘陪坐。公孙弘说:“做人臣的,宣扬大国的威势,来为自己谋求相国,君王认为这种人怎么样?”中山君说:“我要吃他的肉,而且不把肉分给别人。”司马恚对着车横木叩头,说:“我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中山君说:“为什么?”司马恚说:“我当死罪。”中山君说:“开车走,我明白了。”

待了不久,赵国的使臣来为司马恚请求相国。中山君便很怀疑公孙弘与赵国暗中有来往,所以才知道司马恚要赵国为自己谋求相国这事。公孙弘(怕里通外国之罪,于是)逃离中山。

## 司马恚(三)(己)相中山

司马恚(三)(己)相中山,阴简难之。

田简谓司马恚曰:“赵使者来属耳,独不可语阴简之美乎?赵必请之,君与之,即公无内难矣,君弗与赵,公因劝君立之以为正妻。阴简之德公,无所穷矣。”果令赵

请,君弗与。司马恚曰:“君弗与赵,赵王必大怒;大怒,则君必危矣。然则立以为妻,固无请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田简自谓:取使,可以为司马恚,可以为阴简,可以令赵勿请也。

### 【译文】

司马恚已经出任中山的相国,中山君宠姬阴简为难他。

大臣田简对司马恚说:“赵国使者来探听情况,怎么不把阴简的貌美告诉他呢?赵王一定会要求娶阴简,中山君如果给他,那末,在朝内就没有为难你的人了,如果不同意给赵王,您就劝君王立阴简为正妻。阴简会对你感激不尽。”司马恚果然要赵王来求娶阴简。中山君不同意。司马恚说:“君王若不给赵王,赵王一定大怒,他大怒,君王的处境就危险。既然这样,那末就可立阴简为正妻,世上本没有要别人的正妻,要不到还怨恨别人的道理。”

田简自认为:按照这个办法去做,既可以帮助司马恚(使他“无内难,”)又可以帮助阴简(“立为正妻,”)还可以使赵王不能求取阴简。

##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司马恚谓阴姬公曰:“事成,则有土子民;不成,则恐无身。欲成之,何不见臣乎?”阴姬公稽首曰:“诚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司马恚即奏书中山王,曰:“臣闻弱赵强中山。”中山王悦而见之,曰:“愿闻弱赵强中山之说。”司马恚曰:“臣愿之赵,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君臣贤不肖(商)(商)敌为资,未可豫陈也。”中山王遣之。

见赵王,曰:“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今者臣来,至境,入都邑,观人民谣俗,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无所不通，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也。不知者，特以为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颜色，固已过绝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颔、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赵王意移，大悦，曰：“吾愿请之，何如？”司马惠曰：“臣窃见其佳丽，口不能无道尔。即欲请之，是非臣所敢议，愿王无泄也。”

司马惠辞去，归报中山王，曰：“赵王非贤王也，不好道德，而好声色；不好仁义，而好勇力。臣闻其乃欲请所谓阴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悦，司马惠曰：“赵，强国也，其请之必矣。王如不与，即社稷危矣；与之，即为诸侯笑。”中山王曰：“为将奈何？”司马惠曰：“王立为后，以绝赵王之意。世无请后者。虽欲得请之，邻国不与也。”中山王遂立以为后，赵王亦无请言也。

### 【译文】

阴姬与江姬争着要做中山君的王后。司马惠对阴姬的父亲说：“争立王后的事如果成功，您就能拥有封地，统治人民；如果不成功，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想要成功，为什么不来见我呢？”阴姬的父亲行下跪叩头礼，说：“事情果真象您说的那样，不用说我就当先重重报答您。”

司马惠即刻向中山王上书说：“我知道使赵国弱中山强的办法。”中山王很高兴，接见了司马惠，说：“希望听听使赵国弱中山强的高论。”司马惠说：“我希望到赵国去，察看那里的地理形势，险要的关塞，人民贫富的生活情况，君臣贤愚的工作情况，斟酌以为参考，而不能事先无根据地陈说。”中山王于是派司马惠到赵国去。

司马惠拜见赵王，说：“我听说，赵国是天下擅长音乐、出美女的国家。现在，我来到赵国，到了大都市，去了小县城，听了民歌，看了风俗，也看到各色各样的人，实

在没有见到什么美丽漂亮的女子。我到的地方不少，周游各地，无所不到，从未见到过象中山的阴姬那样的美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仙女，那容貌、姿色，简直已经是绝代佳人了。至于那眼眉、鼻子、脸蛋、眉宇、额角，她真是帝王之后，绝不是诸侯的姬妾。”赵王的心被说动了，他非常高兴地说：“我想娶她，怎么样？”司马惠说：“我心里觉得她太美了，口里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如果想要娶她，这可不是我敢插嘴的，希望大王不要泄漏出去。”

司马惠告辞，回报中山王说：“赵王不是贤德的君王，他不喜好道德，而喜好音乐、女色；不喜好仁义，而喜好勇武。我听说，他竟然还想娶阴姬哩。”中山王神情严肃，很不高兴。司马惠说：“赵国是强国，赵王想娶阴姬是娶定了的。大王如果不给，那末国家就危险了；如果给了，又要被诸侯们耻笑。”中山王说：“对这事可怎么办？”司马惠说：“大王可立阴姬为王后，以此断了赵王的念头。世上决没有向人家求娶王后的道理。即使赵王认为可以要求，邻国也不会赞同。”于是中山王就立阴姬为王后，赵王也没有再提出要娶阴姬的事。

## 主父欲伐中山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主父曰：“何以？”对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贤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 【译文】

主父赵武灵王想要攻打中山，派李疵去仔细察看。李疵说：“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将要落在诸侯后面了。”

赵武灵王说：“为什么？”李疵回答说：“中山君礼贤下士，到穷街小巷之中，车子难以通行，就取下车盖，甚至下车去拜访士人，象这样，总共去了七十家。”赵武灵王说：“这是贤能的君王啊，怎么可以去攻打他呢？”李疵说：“不对，如果任用士人，那末，老百姓就会致力于扬名，而不存心于农耕和作战，如果拜访贤者，那末，农夫就会懒于务农，战士就会怯于作战。象这样而不亡国的，还从没有过啊！”

## 中山君飧都士

中山君飧都(同享)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怒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飧得士二人。”

### 【译文】

中山君设宴款待国都的士人，大夫司马子期在座。羊羹没有分给司马子期，他一气之下，投奔到楚国，说服楚王攻打中山，中山君便逃跑了。有两个人提着戈随在中山君的后面，中山君回头对二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二人回答说：“我家老父，饿得快死了，君王曾经赐了一壶熟食给我们父亲吃。父亲临死时说：‘中山一旦有难，你们一定要为中山效死。’所以我们来为君王效死报恩。”中山君感慨地仰天长叹说：“施与不在多少，而在于处在他遭受困厄的时候，怨恨不在深浅，而在于是否伤了人的心。我以一杯羊羹亡国，而以一壶熟食得到两位为国效死的义士。”

## 乐羊为魏将

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乐羊食之。古今称之：乐羊食子以自信(信)明害父以求法。

### 【译文】

乐羊做魏国的将领，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山，中山君将乐羊的儿子处以烹杀的酷刑，并将乐羊儿子的肉做成肉汤送给乐羊。乐羊喝了这肉汤，古今称颂说：“乐羊喝儿子的肉汤，为求君王的信任；申鸣不顾父亲被杀，为整饰君王的大法。”

## 昭王既息民缮兵

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民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

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飧，饮食馈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已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兴师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将而伐赵。陵战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称疾不行。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

鄢、郢，焚其庙，东至境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向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卒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刀不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

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灭赵乎？”复益发军，更使王龁代王陵伐赵。围邯郸八、九月，死伤者众，而弗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秦数不

利。武安君曰：“不听臣计，今果何如？”王闻之怒，因见武安君，强起之，曰：“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

武安君顿首曰：“臣知行虽无功，得免于罪，虽不行无罪，不免于诛。然惟愿大王览臣愚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骄（同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此所谓‘为一臣屈而胜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计，必欲快心于赵，以致臣罪，此亦所谓‘胜一臣而为天下屈’者也。夫胜一臣之严焉，孰若胜天下之威大耶？臣闻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愿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 【译文】

秦昭王已使百姓得到休息，修缮了武器，又准备攻打赵国，武安君白起说：“不行。”秦昭王说：“前一年，国家府库空虚，人民遭受饥饿，您不估量百姓的能力，要求增加军粮去消灭赵国。现在寡人使百姓得到休息，士卒得到安养，蓄积了粮食，全军的给养又超过从前一倍，您却说‘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

武安君说：“在长平大战中，秦军大胜，赵军大败；秦国人欢喜，赵国人害怕。秦国人战死的给以厚葬，受伤的给以精心治疗，有功绩的设酒食给予慰劳，百姓假借祭祀之名聚会，浪费了财物，赵国人战死的无人收殓，受伤的得不到医疗，军民悲泣哀弓，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努力耕田，增加了生产。现在大王派兵虽然一倍于以前，我预料赵国的守备力量也会相当以前的十倍。赵国从长平之战以来，君臣都忧愁恐惧，早上朝，晚退朝，用谦卑的言辞，贵重的礼品，向四方派出使节，结交盟友，与燕、

魏、齐、楚结为友好盟邦。他们千方百计，同心同德，致力于防备秦国来犯。赵国内财力充实，外交活动成功。现在这个时候，对赵国不可攻打。”

秦昭王说：“寡人已经派兵了。”于是他派出五大夫王陵率军攻打赵国。王陵战败，损失了四千人。秦王又要派武安君白起，武安君声称有病不去。秦王于是派应侯范雎去见武安君，责备他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战士百万。您从前率领数万军队攻打楚国，攻下了楚都鄢郢，烧了他们的宗庙，一直打到东面的竟陵，楚国人震惊，往东迁都而不敢向西抵抗。韩、魏两国前后相随，动员大批军队，而您率领的军队不及韩、魏联军的一半，却和它们大战于伊阙，大败了韩、魏联军，以致血流成河，漂起了大盾，共斩首二十四万。因此，韩国、魏国至今还称作秦国东面的属国。这是您的丰功，诸侯无不了解。现在赵国士卒死于长平之战的已有十分之七、八，赵国虚弱，所以寡人才发动几倍于赵国的大军，希望派您领兵出战，一定要消灭赵国。您曾以少击多，获胜如神，何况现在是以强攻弱，以多攻少呢？”

武安君说：“当时楚王依仗他的国家大，不顾国政，大臣们居功自傲，嫉妒争功，阿谀谄媚之臣掌权，贤良的忠臣受到排挤而被疏远，百姓离心离德，护城河也不修浚，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所以我能够领兵深入楚国，占领了很多城邑，拆除桥梁，烧毁船只（绝其归路），来坚定百姓作战的决心，并在郊野各处寻找（食物），来补充军粮。在这个时候，秦国的士兵，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家，把将、帅当作自己的父母。没有经过约定，大家都很亲近；没有经过商量，大家都很信任。全军上下同心同德，抱着必死的决心，至死也不回头。相反，楚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作战，都只关心自己的家，

全军将士离心离德，没有斗志。所以，我才能够建立战功。在伊阙战役中，韩国势力孤单，等待魏国，不愿首先动用自己的军队。魏国依靠韩军精税，想推韩军打头阵。韩、魏两军争利，不能同心协力，所以我有机会能够设置埋伏，来对付韩国的军队，并集中精税，组织劲旅，出其不意，进攻魏国。魏国军队已经战败，韩国军队自然溃散。乘胜穷追败军。因此之故，我才能够建立战功。这都是由于谋划得当，利用形势，〔随机应变，〕符合自然的道理，哪有什么‘神奇’可言呢？现在秦国在长平打败了赵军，不在当时趁赵国畏惧而灭掉它，却有所顾虑，放弃了机会，让他们能够从事耕种，提高生产，增加积蓄，使孤儿能够养育，幼儿能够成长，以增加人口；并修缮兵器，以增强战斗力；增高城墙，修浚护城河，以巩固防守；国君放下架子，对臣下以礼相待；上级军官对士卒推心置腹，同甘共苦；至于对平原君赵胜这类人，都让他们的妻、妾到军营中，来为战士缝补衣裳。臣民一心，上下协力，如同越王勾践当初被困在会稽山上受辱〔而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样。现在如果攻打赵国，赵国必定拼死坚守；如果向赵军挑战，他们必定不肯出战，包围其国都邯郸，必然不可能取胜；攻打赵国其它的城邑，必然不可能攻下，掠夺赵国的郊野，必然一无所获。我国对赵国出兵毫无战功，诸侯就会产生抗秦救赵之心，赵国一定会得到诸侯的援助，我只看到有攻打赵国的危害，还没有看到有利之处；再加上我有病，所以不能出征。”

应侯范雎惭愧地退下，把白起所说告诉了秦王。秦王说：“没有他白起，我就不能消灭赵国吗？”又更增加兵力，另派王翦替换王陵攻打赵国。包围赵都邯郸八、九个月，死伤人数很多，却没有攻下。赵王派出轻兵锐卒，来袭击秦军的后路，秦军一连

失利。武安君白起说：“不采纳我的计谋，现在到底怎么样呢？”秦王听说后大怒，于是亲自去见武安君白起，强迫他起来，说：“您虽然生病，也要为寡人带病指挥。如果建立军功，这是寡人的愿望，一定重赏您，如果您不去，寡人就要深深地怨恨您。”

武安君白起叩头至地，说：“我明知出战虽然不会成功，却可以免于获罪；不出战虽然没有罪过，却不免处死。但还是希望大王接受我的愚见，放弃攻打赵国，让人民养精蓄锐。利用诸侯关系的变化，安抚他们中担惊害怕的，讨伐他们中骄傲轻慢的，消灭他们中昏庸无道的，这样来号令诸侯，

则称霸天下的大业可定。为什么一定要先消灭赵国呢？这就是所谓‘屈（白起）一臣，却可以战胜诸侯’的做法呀。如果大王不明察我那愚计，一定要消灭赵国，求得一时痛快，致使我获罪，这也就是所谓‘取胜（白起）一臣，而被诸侯所屈服’的做法呀。取胜一臣的威严，哪里比得上战胜诸侯的威严大呢？我听说，明君爱他的国家，忠臣爱他的名誉；灭亡的国家不可能再复原，死去的士卒不可能复活。我宁肯受重罪而死，也不愿做一个辱军败国的将领，希望大王审慎考虑。”秦王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了。